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断指麒麟
磨刀滴水脆
不一样的生日歌

2020.9
【下半月】
总第56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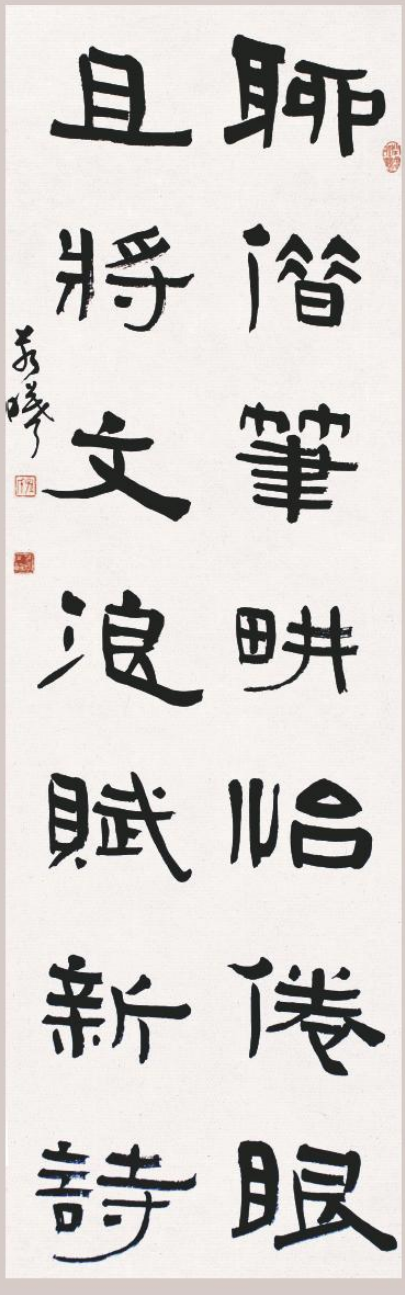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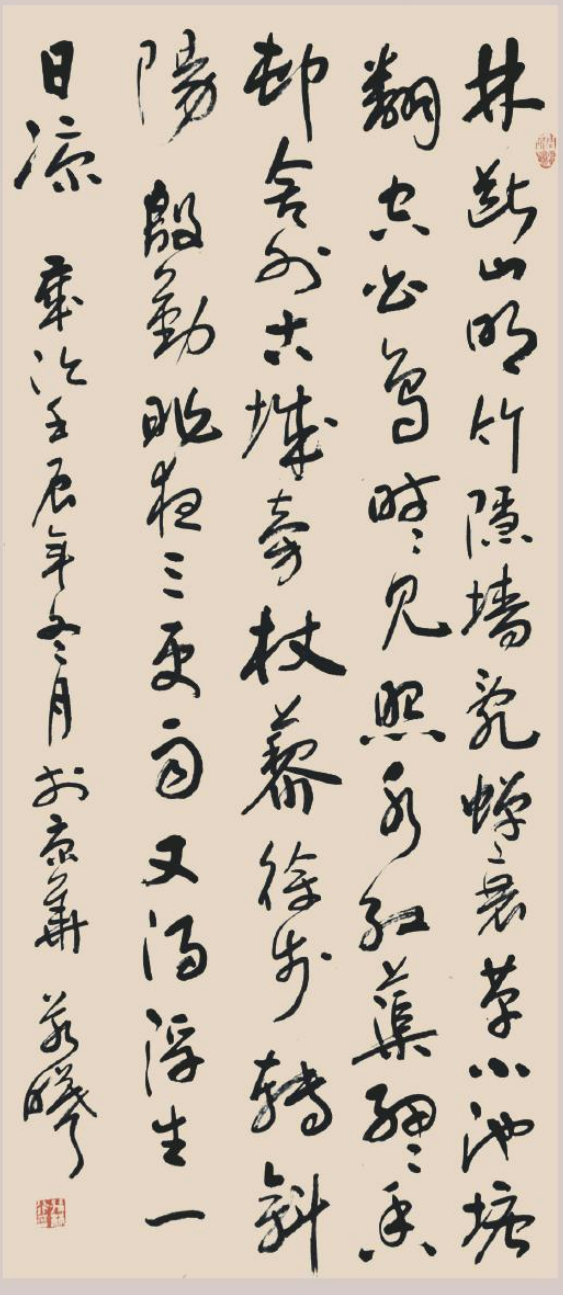
孙若曦作品选



孙若曦简介

孙若曦，字墨雅，号清凉江人、听月阁主人。书法家、诗人，曾任多家报刊美术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西城区文联理事、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特聘艺术家。多次举办个人艺术展，并被多家单位聘为书法指导教师。





孙若曦书法作品

戚氏的福报

◇文／吕啸天　图／段明



梅城莲花山进入多雨季节，建在山上的莲花寺香客稀少起来。这一天，一位年近四旬的妇人来到寺里求见住持福如大师。妇人跪在地上失声痛哭：“大师，救救民妇。”

妇人自称戚氏，住在莲花山下的黄石村。丈夫黄添本是一个屠夫，以卖肉谋生，家底还算殷实。没想到，黄添做生意时误交了几个以赌为业的朋友，沉迷赌博不能自拔。几年之后，败光了家业的黄添还背负了一笔沉重的赌债，于是一夜之间消失了。戚氏一个人挑起了家中的重担，内心感到凄苦无比，见到邻友开口第一句常是：“我的命怎会这么苦？”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怨天尤人，自损福报。”福如大师宣一声佛号对戚氏说，“施主不必自生烦恼，下山之后，记住每日逢人便说一件高兴之事，福报自能得到。”

戚氏将信将疑，下山回到家中。一晃过了十几天，她还没对众人说过一件高兴的事。也因为有了心事，她忘记了诉说痛苦，十几天来没诅咒过一声。

戚氏再次来到莲花寺对福如大师道：“我真想告诉乡亲们令人高兴之事，但想不出，也找不到。”

“念如轮转，乐随心动。”福如大师微微一笑，令人取来五斤福米让戚氏带回去。得到寺里赠送的福米，戚氏自是高兴，到了村头村尾，逢人便说。村里人见戚氏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也感到安心。戚氏把福如大师赠送的五斤福米加上一些山珍，熬成一大锅粥食请邻人来品尝。

闻到粥香，一个瘸了一条腿的乞丐也登门乞讨。戚氏笑着给他两根红薯，还给他盛了一大碗福米粥。

乞丐浊泪纵流地对戚氏说：“我是昔日开赌场的老板杨某，当年开赌场，连累了尊夫。因结怨太多遭到仇家算计，被打残了腿，沦落到乞讨为生，算是罪有应得。今日得到你的施舍，杨某真是无地自容。”

选自《故事会文摘版》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9（下）【总第565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戚氏的福报　吕啸天　1

今古传奇

断指麒麟　何汝锋　4
偷东西的乌鸦　张震　7
御画师　费恒　9
鱼杀　13
挖洞鼠　魏炜　15



险境迷踪

放牧风电场　梁柱生　20
奇玉灵龟　白婷　23
小证人　31

天下奇案

盗中盗　徐树建　34
夜明珠失窃案　江贺　36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宫廷秘事

四菜一汤 朱西岭 39

鹞鹰之死 戴希 41

世情百态

秦八碗 迟子建 43

画在纸上的暴力 李谦 45

偷来的书 卢树盈 48

不一样的生日歌 陶文进 51

捡金 燕芷 54

乡野异闻

厨王赛厨 孙兴运 56

奇赌 陆涛声 58

陈州猫王 孙方友 60

磨刀滴水脆 任万杰 62

嫁妆 李永生 64



传世传说

茅房边上开面馆 张迪 66

堆婆冢 戴智生 69



秘闻纵横

崖山海战灭南宋 71

华盛顿纪念碑里为何有汉字碑文 73

“镇远”舰铁锚回归记 刘中刚 74

卧底英雄 刘继兴 76

鼠疫催生新中国六大生研所 江永红 77

沧海拾贝

让子弹飞 陆春祥 6

你发火我发力 张军霞 38

不钓“阳桥鱼” 姚秦川 53

喝脏水喝出绝艺 57

小偷儿子 张欹 68

冒雨赴约 赵盛基 70

烤片面包骗日军 佟雪辉 80

断指麒麟

◇文／何汝锋　图／段明



这天夜里，朱三菜侍候老母亲吃完药，转身正要出门，母亲叫住了他。朱三菜心头一惊，生怕母亲追问他的去向。可母亲并没有问他，只递给他一个热气腾腾的粽子说：“这是娘亲手包的肉粽子，饿了就吃它。”朱三菜这才放下心来，把粽子揣在怀里出了门。

说起朱三菜，万州地界上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小子自幼丧父，他娘只盼着他一顿饭能吃上三个菜，便给他取名叫三菜。朱三菜长到七八岁时，家里穷念不起书，他便天天跟着走江湖卖艺的师傅学着舞刀弄枪，不想竟练出了一身好功夫。十八岁时，从乡下来到了万州城，凭着一身功夫竟还混出了名堂，手底下有了一帮小地痞。现在别说一顿三个菜，就是三十个菜也吃得起。

朱三菜虽说是地痞，对母亲却非常孝顺。以前母亲在乡下时，他骗母亲说自己在做生意，每年都寄去大笔银两。现在母亲病了，朱三菜又将她接到身边，雇人侍候她。可每次母亲问他干什么营生时，他总是含糊其词地说帮朋友做生意。

朱三菜今晚要去的地方是大盛布店。这大盛布店在西大街上，屋高瓦明，檐壁又雕了九个小狮子，气势不凡。可自从这大盛布店开张后，它对面的杨家商行的生意便一蹶不振。杨家商行的杨老板心里气不过，让人找到朱三菜，拿出五百两银子，要他做两件事：一是砸了布店；二是在神龛前拿了布店镇店之宝——铜麒麟。杨老板再三叮咛朱三菜，那铜麒麟是宝物，朱三菜一定要亲自拿到手。见这桩买卖的油水不错，朱三菜满口答应。杨老板给了他一张布店构造图，哪儿是仓库、哪儿是账房、哪儿有神龛，上面标得一清二楚。这不，就在今晚，朱三菜便要动手了。

朱三菜刚到布店门口，弟兄们都已等候多时了。为首的李三一见老大来了，顿时有

了主心骨，便挑头捅开了布店大门，朱三菜带着人，手持棍棒冲了进去。可奇怪的是，偌大的屋子找不见一个人，柜台上一匹布都没有。朱三菜叫人四处查看，自己则来到侧屋。他推开门，见正面墙上挂着一块红布，红布后面就是神龛。朱三菜扯掉红布，神龛前赫然供着一只铜麒麟。这铜麒麟做得惟妙惟肖，十分精致。朱三菜高兴极了，伸手去拿麒麟。

就在这一瞬间，铜麒麟突然张开嘴，一口咬住了朱三菜，蒺藜般的牙齿将朱三菜的手指咬得死死的，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朱三菜发出一声惊叫，众人循声而至，无不大惊失色。朱三菜拖着那只沉甸甸的铜麒麟，额头渗出黄豆大的汗珠。他心知中计，马上吩咐手下赶紧撤。这时，店外响起衙役的喊声，喊声由远而近，转眼间已近在咫尺。朱三菜急了，让人打碎窗子，从窗口逃到后院，翻过院墙，就能进到菜市场。那边摊铺林立，可以暂避风头。一时间，众人惊慌失措，纷纷作鸟兽散。唯有李三见朱三菜拖着铜麒麟行动迟缓，便一把将他背到身上，一路飞奔，连夜逃离了万州。

一出万州城，李三便请了个郎中给朱三菜诊治。郎中把那铜麒麟取下后，发现朱三菜的四根手指早已筋骨皆断。郎中摇了摇头，给他上了一些白药，说：“这铜麒麟是暗器，通常会淬毒。算你命大，这只没毒，否则你不仅手保不住，恐怕连生命都有危险。”朱三菜看着郎中，再看看李三，长叹一声。他知道自己不收手也得收手了，舞不了枪，弄不了棒，他还怎么混。

当天晚上，李三买来大饼牛肉给朱三菜吃，朱三菜却没有胃口。李三吃饱喝足后，不一会儿就鼾声如雷。朱三菜痛得睡不着觉，索性坐起来，掏出临走时娘塞给他的粽子，含泪撕去粽叶，咬下一口，没想到竟咬出一角白布来。朱三菜取出布条一看，见上面绣着一间草屋，娘就坐在草屋前。

盯着布条，朱三菜的眼泪顺着脸颊哗哗地流淌。天没亮，他便将身上的散碎银子全部塞进李三怀里，不辞而别。第二天一早，李三揣着朱三菜给自己的银子，追出几里地，也没找到他。从此以后，万州城里再没有人知道朱三菜的下落。

一晃十年过去了。李三在江湖上跟人有一顿没一顿地混饭吃，后来被人打残了腿，沦落成乞丐。这天，李三拄着拐，来到了朱家洼。李三觉得这地名耳熟，仔细回想，才记起这里正是朱三菜的老家。但一别十年，不知道朱三菜流落到了何处。停在街角，李三向一个小孩打听朱三菜。小孩一听，说：“你找朱百万？就在前面街上，最高的门楼，朱红大门就是他家。他可是朱家洼首富，良田千顷，铺子也有好几家呢。”李三嘿嘿一笑：“我问的是朱三菜，不是朱百万。”小孩嗔道：“是啊，朱百万的小名就叫朱三菜！”

李三又惊又喜，急忙跛着脚上朱家门前拜望。听说是李三，朱三菜急忙出来迎接。看到李三如此模样，朱三菜急忙让家人给他打水洗脸，换了衣服，又端来大盘牛肉。李三吃饱喝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说：“大哥，我残了腿，已经无处落脚，还想跟着大哥。”

朱三菜扶起他，沉吟半晌，一言不发地领他进了祠堂。李三见祠堂正中挂着朱三菜老母亲的画像，两边燃着香烛。而画像下面，供奉的竟是一只铜麒麟，正是让朱三菜手残的那只。李三惊诧地看着朱三菜。朱三菜说他残了手后，连夜赶回朱家洼老家。想不到母亲已经买下百亩良田，盖起三间瓦房等他。他年年捎回的银子母亲都置了地，买了房。朱三菜在老家落下了脚，精心经营田地。后来，又娶了大盛布店的小姐，也跟着岳父做些生意，想不到十年工夫竟成了朱家洼的首富。

“你娶了大盛布店的小姐？”李三惊得

张大嘴巴。朱三菜点点头。朱三菜告诉李三，自从母亲住到万州后，便知道了儿子干的勾当，母亲又气又怒，但她知道儿子的秉性，劝诫恐怕无用，便想起了大盛布店老板——他母亲娘家的远房兄弟。十年前的那次夜袭便是布店老板受他母亲所托布下的局。这只铜麒麟也是母亲高价买来的暗器。准备妥当后，母亲亲手包了一枚肉粽，又把画了图的布条藏在了里面，是想叫朱三菜知道，她已回老家，在茅屋等他回来。

李三看着老夫人的画像，一时心里百感交集。他上前上了炷香，然后跪到老夫人遗像前，喃喃地说：“我就留下来给老夫人守祠堂吧。”

朱三菜点点头说：“到现在，我还常常梦到我娘。在梦里，我娘一只手拿着又热又软的肉粽子，另一只手拿着又凉又硬的铜麒麟……”说着，朱三菜的眼角渗出了泪花……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让子弹飞

◇文／陆春祥

雷州地处广东偏僻之处，崇祯初年，有个南京人，以部曹（京里的司官）身份出任雷州太守。太守上任途中，船过长江，遭遇盗贼。这伙人知道他是太守，就将他杀了，并将太守的随从也一并杀掉，独独留下太守的妻女。这伙人选出他们中间一个最聪明的人，装作太守，拿着公文去上任，其他人则装作随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到雷州已经一个多月了，这假太守甚为廉洁，并干了好多事，州内形势一片大好，老百姓都互相庆祝，认为来了一个好官。太守的部下及监司使，也都认为假太守非常不错，并到处称赞。

没几天，假太守颁出一道禁令：禁止旅客过境。他所管辖的地方，不能接待一个南京人，不然，即便是太守最亲近的人，也要受到惩罚。于是，雷州的老百姓愈加认为，这个太守是真清廉，将自己的人管得这么紧。

没过多少时间，太守的儿子来了。他到雷州地界，竟然找不到住的地方，没有人敢留宿他。太守儿子就很奇怪，问原因，听说有这样一道禁令，心里越发疑惑。



第二天早晨，假太守出来了，太守儿子在路旁观察，发现不是他父亲，但他询问“太守”的籍贯、姓名，都和他父亲一样。太守儿子突然明白：唉，这是碰到强盗了呀！但他不敢作声。

太守儿子秘密去见监司使，监司使这样告诉太守儿子：先别声张，我明天请“太守”吃饭，你出来见他。监司使还派下属将太守府包围起来，并在吃饭的地方埋下武装的士兵。

第二天，假太守前来拜见监司使，监司使请他喝酒，并让太守儿子出来对质，假太守自然不能辨认。监司使现场发飙，揭穿了假太守的画皮，“太守”很难堪，想要起来作乱，但埋伏的士兵一下子冲进来，将“太守”活捉。那些包围太守府的士兵，也冲进去捉拿其他盗贼，数十盗贼群起而斗，只抓住了六七个，其余的都逃跑了。

按法律定案，将这些盗贼戴上枷锁，送往南京杀头。

到这时，雷州的百姓才知道。原来太守，是个假太守。他们是一群强盗。

选自《袖中锦》



偷东西的乌鸦

◇文／张震　图／周欣欣

这天一大早，游击队的林队长悄悄来到了根宝家。根宝家就根宝和爷爷两个人，爸爸和妈妈是八路军，都在前线打鬼子呢，根宝家就成了游击队的一处秘密联络站。

林队长是根宝崇拜的英雄，他一来家里，根宝就缠着他给自己讲故事。林队长平时常常给根宝讲三国的故事，大闹长坂坡、火烧赤壁……听得根宝浑身有劲儿。

今天林队长可没工夫给根宝讲故事，他是来组织开会的，游击队计划破坏掉鬼子的物资补给站。去年一队鬼子兵进了村，霸占了打谷场后的祠堂，把那儿变成了他们的一处物资补给站。

打小鬼子可比三国故事更来劲儿！可是这么重要的会，根宝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爷爷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大门口放哨去！"

根宝哪有心思放哨啊？他心里头痒痒的，像无数蚂蚁在爬，脚底下不由得往里蹭了蹭，蹭来蹭去就蹭到了堂屋里，隔着布门帘，就听到大家在研究对策。

林队长说道："这个补给站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咱游击队人手少，装备又差，再说这里离鬼子的据点很近，一打起来，鬼子的援军眨眼就到。"

有人紧接着说："咱要是有门炮就好了，一炮轰进去，给他来个连窝端。"

这人的发言立刻就遭到了抢白："废话！有飞机更好，扔个炸弹更省事。"

林队长赶紧制止二人的争辩："别扯没用的。我看能不能挖一条地道，一直通到祠堂下面，然后埋上炸药……"

"不成！"爷爷当即反对，"祠堂建在高台上，周围都是开阔地，一点障碍物都没有，很容易暴露。"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可把根宝急坏了。

他一着急，猛地一撩门帘，探进去一个脑袋嚷道：“放火啊！一把火把小鬼子和物资一股脑儿烧个毛干爪净……”

爷爷的烟袋锅不偏不斜敲在了他的脑壳上：“滚蛋！给我好好放哨去！”

根宝在院子里脱下鞋子，顺着墙边的一棵树爬到了屋顶上，从这里能看出老远，连鬼子占的祠堂都看得见。只见绿帆布盖着一个个大箱子小箱子，把祠堂里里外外堆得满满当当。根宝坐在屋顶上生着闷气：我说得不对吗？曹操百万大军都被烧得干干净净，区区几个小日本……

这时，扑棱棱飞过来一只羽毛泛着油光的大黑乌鸦，翅膀一收，立在破破烂烂的墙头上，冲着正房屋顶上的根宝“呱呱”地叫了两声。

根宝这个气啊，可恨的乌鸦！它可嚣张呢，根宝原先拿弹弓都打不中它。乌鸦又“呱呱”叫了两声，然后一个俯冲落到院子里，蹦跶了几下，叼起根宝的一只鞋，飞走了。

根宝急得在屋顶上跺脚，爷爷奔了出来：“咋回事？”

“我的鞋……我的鞋！乌鸦……”

爷爷听了，气咻咻地说：“嚷啥？我以为鬼子来了呢！”

鞋子无论如何是拿不回来了！根宝看着乌鸦飞进了祠堂，那里有一棵参天大树，乌鸦的窝就在大树顶上。

根宝恨死了乌鸦。鬼子虽然也不是好东西，但是根宝希望鬼子拿枪把乌鸦打下来。

事实上，鬼子和乌鸦处得好着呢。根宝听林队长讲，乌鸦在日本是神鸟，怪不得呢！乌鸦是天生的贼，这家伙除了偷吃，还极爱偷东西，根宝的三件弹弓，一个拨浪鼓，都被偷进了乌鸦窝。

会散了，林队长回了山。根宝迫不及待地问爷爷：“什么时候打？咋个法子打？”爷爷抽了一口烟：“不好办。祠堂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还有好几十鬼子……你问这个干啥？到外边要敢胡咧咧，我拿烟袋敲漏你脑壳！”

根宝摸了摸头，现在脑壳还疼着哩……咦，有主意了！根宝笑嘻嘻地说：“爷爷，你躺下，我给你挠挠痒。”爷爷疑惑地问道：“咦，你小子今儿怎么这么孝顺？平时让你挠，一千个不乐意。”

爷爷抽透了烟，将烟袋锅在鞋底上猛磕一顿，顺手插在腰间，便躺到了炕上。根宝伸出手给爷爷挠起背来。爷爷有个毛病，只要一挠后背，用不了多久就会睡着。果然，一会儿工夫，爷爷的呼噜就打响了。根宝喊了两声，见爷爷没反应，就蹑手蹑脚将那管烟袋抽了出来。

烟袋一尺长，红木的烟杆，黄铜的烟嘴，这可是爷爷的宝贝！根宝来到院子里，学着爷爷的样子装满了一大锅烟丝压实，再取出火镰和火绒，“噌噌”打火，把嘴巴凑过去，使劲儿嘬了一口，一股辛辣味便呛进了喉咙，根宝流着眼泪捂住嘴巴，强憋着不咳嗽。烟袋锅里火星闪烁，着了！根宝不敢怠慢，麻溜地把烟袋安放在墙头上。

这么好看的烟袋，贼鸟一定喜欢！

果然，乌鸦来了！它“呱呱”叫了两声，一眼就瞧见了烟袋，叼起来就飞跑了。

根宝这个乐啊，好戏要开场了！他爬上屋顶，不错眼珠地盯着祠堂，盯着大树……一阵风刮过来，根宝抹了抹脑门上的汗珠。

有烟！大树枝杈间好像有烟升起来。烟越来越浓，终于变成了一团火球，扑簌簌地掉落下去。转眼间，祠堂就变成了火海，里面不时传来一连串的爆炸声，连屋顶都被震得晃动起来……

选自《故事会》2020.4下



御画师

◇文／费恒　图／段明

一

宫里来了个画师，听说是与皇上交好的杨将军举荐的。这位画师的画艺极佳，笔下所画的山水川流、人马牲畜，无不栩栩如生。

画师进宫后不过三日，就直升正三品御画师，从此只为圣上一人作画。

当今圣上，虽为一国明君，但脾气着实古怪，宫里上到太后，下到浣洗宫厕的小太监，更别提朝堂上的满朝文武，无一不被皇上骂过。好在他是个明君，终是手下留情，才没造成宫内人头落地满处滚的景象。

画师进宫三日，面圣六次，还未见圣上面色不悦过，守在外面的太监都说，少见圣上如此安宁。

年轻的皇帝坐在案前，批着那摞永远批不完的折子。画师侯沅勾完了最后一笔，停下手，望着对自己毫无知觉的皇帝。皇帝的年龄并不大，满打满算才至弱冠，他一头尊贵的青丝铺了满地，望进那双看不见底的龙目，一晃觉得，他的主人已然迟暮之年。

窗外一阵风没头没脑地闯进来，鲁莽地掀起那张绘着龙像的宣纸，侯沅措手不及，险些让那张纸落在地上。

皇帝从一堆折子里抬起头来，“画完了？”

侯沅俯下身子，行了个礼，笑得温和：“回皇上，是。”

皇帝将一本批完的折子丢在一旁，又拿起了另一本，隙间冲侯沅勾了勾手指，示意

他将画拿过来。

侯沅顺从地将画递上去。皇帝拿起看了一眼，“朕不喜欢，”随手放在案上，力度大了些，那张轻薄的纸便悠悠滑落到地上，“毁了吧。”

“是。”侯沅俯下身拾起那张染了灰的画，毫无留恋地撕了个细碎，随手扬在离皇帝不远处的烤火炉中，脸上依旧笑得温和。

那张不远千里自徽地而来的宣纸，就这么结束了生命。火舌卷起了几片灰烬，不满地向着皇帝翻涌而来。

侯沅扬手用袖子为皇帝挡住了那几片不速之客，自始至终，他脸上始终挂着笑意。

二

方才那张已经是毁去的第十九张。

侯沅入宫三日有余，这位皇帝从未开口谈过自己的诉求，只是一味地命侯沅画。

侯沅的性子也的确是个耐磨的，这般遭人发难十数余次，仍旧如此气定神闲，委实少见。

座上的皇帝又批完了一本奏折，他转头看向那边许久未曾拿起笔的画师，眸子依旧深得触不见底，“怎么，画不出来了？”

侯沅垂眸看了眼滴墨未染的新纸，重新看着这位不知喜怒的真龙天子，“未曾，只是臣在思量，陛下想要一幅怎样的画。”

皇帝腾然起身，宽大的袖子扫倒一摞批完的奏折，展开的奏折上，是鲜红刺目的批注，字迹里是一本小小的奏折关不住的张牙舞爪。站在一旁的小太监忙上前，理好折子，放回到案上，再站回原位。

“朕说了，你随意。”

转头的时间，皇帝已走到窗前，窗外的山茶花高过宫墙，内务总管正带着几个小太监，修剪那棵出了墙的山茶。皇帝的脸色沉下来，一只纤长泛着些青白的手直指那几个太监，“你们几个，寻不到东南枝，来朕的跟前碍眼吗？”

几个胆小的小太监已经跑没了影，剩下那位内务总管吓得颤颤巍巍跪下，头也不敢抬：“回皇上，老奴看御书房窗前这棵山茶高了，担忧这万一起阵大风，这又是您平日常走的路……所以老奴赶紧亲自带人来修剪一番……”

“朕看这山茶生得极好，眼疾若是未好，就不必在宫里伺候了，朕特许你可以出宫医治。”皇帝冷眼望去，言语不留半分情面。

“皇上，这条路……”

“顺带一同医好耳疾，若是医不好，便不必回来了。”皇帝打断太监未毕的话，转身抿了一口捧在太监手里的茶，不再去看窗外跪得扎实的老太监。

底下跪着的老太监不敢再多言，很快也同那几个小太监一样没了影子。

三

年轻的皇帝坐在案前，又开始批那摞永远批不完的折子。窗外，伸展开枝丫的山茶开得肆意潇洒。

画师侯沅望着刚发了一顿脾气的皇帝，莫名想起了江南的枇杷，每次食它像极了伴君如伴虎，头一次准会被它硌到牙齿，就算是当地的江南人士，也难免马有失蹄。

一个时辰后，纸上龙像身后，赫然有了一片枇杷林，皇帝一身龙袍，是宫中人从未见过的意气风发。侯沅转了转酸痛的腕子，抬头向案后望去，原本坐在案后的皇帝早已不知去向。

旁边的小太监一个劲儿地冲着侯沅打眼色，侯沅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身后的皇帝

盯着侯沅案上的那张画入了神，想必已经站了许久。

侯沅连忙起身行礼，却被皇帝拦住。

“此为何物？”皇帝指着画中自己身后的林子问道。

侯沅慌乱地理了理袖子，脸上温和的笑意因乱了心神显得更软了些，“回陛下，这是枇杷。”

皇帝脸上略显狐疑，随后了然，“朕倒是还没吃过刚摘下来的枇杷，”站在一旁的小太监搬来一把皇椅，皇帝顺势坐下，与侯沅不过两步距离，“和朕说说，除了枇杷，外面还有什么？”

侯沅将江南的特产捡了几样说，他少年时去过中原各地，各处风土人情也记得不少。外面的人虽传皇帝脾气古怪，喜怒无常，但在侯沅看来，这位皇帝也并非外面传得那般不堪。

眼前的皇帝似乎在这时才有了弱冠少年的灵气，原本深的触不见底的眸子，也隐隐能看见一道微弱的光。皇帝听得入了神，侯沅甚至觉得，这时坐在他面前听他杂谈江南的皇帝，比方才坐在案后批折子的那个帝王，还要认真。

窗外山茶树上的麻雀飞飞落落换了几波，守在御书房外的小太监进来催了几回午膳，皇帝这才意犹未尽地停了侯沅的话头。召了门外候了许久的小太监，侯沅也该出宫了。杨将军平乱归来，照规矩侯沅也该去敬上一杯酒。

临走前，皇帝又坐回了那摞满折子的桌案之后，他又成了那个不苟言笑的帝王，“今日这最后一幅画，朕很喜欢，赏！”

皇帝身旁的小太监殷勤地上前，“陛下想赏点儿什么呀？”

皇帝思虑了片刻，随手扫落了案上的折子，“来人，笔墨伺候，”一旁的小太监上前想要帮他研墨，却被皇帝一手拦住，他笑得一脸真诚，可在侯沅看来，像极了一只胜券在握的狐狸，“侯爱卿，你来。”

侯沅低头笑了笑，顺从地上前。

玉指玄石很快就出了墨，皇帝一手挥笔淋墨，半晌时间在纸上落下七个字，这次的字，不同于折子上的张牙舞爪，反而极其端正。

皇帝细细吹干了洇墨，又拿玉玺盖了印文上去，才递给侯沅。

侯沅见了纸上的字一愣，随后轻笑出声，“陛下，这‘京城第一御画师’，臣可担不起。”

皇帝摊开双臂，绕着桌案行了三圈，最后立定看着侯沅，“朕这里，没什么适合你的东西。朝臣们都说，文人墨客惺惺相惜，朕没什么可送你的，就送你一幅墨宝吧。若是他日有什么变故，保全自己，这东西卖掉丢掉或遗失，也都是个身外之物，朕不治你的罪。”

侯沅愣了愣，随后温和的笑意弥漫到了眼角眉梢，原来这位皇帝陛下心细至此，都想到了来日之事。侯沅行了个礼，“那臣，谢过陛下。”

四

第二日侯沅接到入宫口谕时已是深夜，小太监来的时候，他正准备就寝，无奈只能重新披上袍子，随小太监入宫。

将到御书房时，一位面色绯红的宫女将侯沅拦下，神色有些扭捏，“侯大人，今日陛下同太后娘娘大吵了一架，砸了不少东西，一会儿大人进去了务必多加小心……”

侯沅谢过姑娘，正欲再问些什么，身后被侯沅落下的小太监赶上来，催促他再快些。

推开御书房的门，扑面的酒气冲得侯沅有些头痛，九五之尊的皇帝正坐在地上喝得神色迷离。听见动静，皇帝转过头，见是侯沅，挣扎着想要爬起，却最终敌不过酒劲儿摔回地上，手里壶中的酒洒了大半。

“侯沅……朕想去江南看你说过的梅子雨……可是朕出不去……你画给朕看……”皇帝醉眼蒙眬，却对侯沅毫无防备。

“好，臣画给陛下看。”侯沅语气软了下来，皇帝现在的样子，像极了一个撒泼要赖的小孩子。

皇帝早早就备好了笔墨放在一旁，君命难违，侯沅也就由着他性子来。

“今天……太后又骂朕了。她说朕治国无方，国政迟早要在朕手里灭亡……朕又错了……朕不想当这个皇帝了，”侯沅画画的当口，皇帝也没闲着，兴许是酒后吐真言，御书房不大，侯沅听了个一清二楚，“朕想出宫去玩玩……”

侯沅作画的手顿了顿，皇宫一向是如此，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侯沅无法搭话，只能静静地听着。

皇帝翻了个身，咳出一口酒沫，纵声大笑起来，笑了好一会儿后呛了两口气进去，又咳了好一会儿：“朕坐拥江山，却迈不出这小小的宫门！”

“啪！”酒壶碎在墙上崩裂到各处，酩酊大醉的皇帝终于消停了一会儿。从侯沅的方向看去，影影绰绰的烛光里，皇帝眼中的光在转动。

侯沅吸了口气，“如果陛下不嫌弃的话，臣可以做您的眼睛和马车，”他点了点手下上好的宣纸，“臣定能让陛下站在您想去的地方。”

皇帝挣扎着爬起来，盯着侯沅看了许久，原本迷离的目光变得幽深，他又成了那日坐在案后批折子的帝王，“侯爱卿如此待朕，图什么？”

侯沅眼眶红了红，极其艰难地扬起那抹温和的笑，“臣也曾为别人活过，那是为了报恩。陛下身负江山社稷，是为了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而活，那陛下自己的那一份，便让臣来代劳吧。”

五

侯沅天生活得没有自己，幼时阿娘为了在山匪手中救下他，毁了半张脸，丢了一条腿，他的两条命都是阿娘给的。他应允过阿娘，孝顺她一辈子。

侯沅学画也是因为阿娘。阿娘未破相时，是村中数一数二的大美人，他想学成后再给阿娘画一张旧时的丹青小像。

弱冠后两年，阿娘给他寻了门亲事，哪料拜堂当晚，姑娘染了急病，就此倒下。就这样，他带着连房都未圆的新妻，两年间踏遍了中原求医问药，也不过多留她在人间留恋了两年。

他带着阿娘回家，没过几日村内便起了瘟疫。好在控制得快，还未待蔓延开来就及时止住，村里只去了十余人，但他却再也没有机会去把那幅绘成不久的小像送给他阿娘了。

阿娘已去，重恩终抵，但他早就在报恩时没了自我，只会替他人而活。现今他没了方向，只能急不可耐地去找生活的方向。

皇帝伏在案上，一双闪着光的眸子直勾勾地盯着侯沅，“你给朕画画江南的梅子雨，朕也不去下江南了，朕好好地治理国家，让江南的百姓在梅子雨中安居乐业。”

侯沅依旧笑得温和，他的笔被他的灵感激励着像飞一样，他感到不再迷茫，似乎找到了自我，找到了方向……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20.5 下

鱼杀



刺 杀

赵天佑是云平州首富，十年前，他将生意交给下人去打理，不惜重金在离云平州十里之外的灵壁山下建造起了高宅大院，又雇了几名武功高手看家护院，平日就在家里喝茶、看书。

一天深夜，赵天佑正欲就寝，突然看见窗外人影一闪。赵天佑大喊不妙，立即呼叫守护在外室的保镖。就在这时，一个黑衣蒙面人破窗而入，一把长剑向他直刺过来。幸好三名保镖飞步赶到，化解了这致命一击。终因寡不敌众，刺客被砍中，最终被拿住。

赵天佑撕下蒙面刺客脸上的黑纱，却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面生男子，便问："你我素不相识，为何要对我痛下杀手？"青年男子虽被绳索捆绑，伤口的血汩汩外冒，但依然挺直身子："只恨我学艺不精，未能替爹娘报仇……"二十年前，赵天佑还只是云平州里一个坑蒙拐骗、臭名远扬的恶棍，而当时，徐锦琪所开的徐记绸缎店，是周围三县四州绸缎生意做得最红火的。那年初冬，徐锦琪去苏州进一船绸缎，顺便带着妻儿一起去游玩。但在归途中，被赵天佑一伙劫持，徐锦琪被逼写下一份将全部家产捐赠给赵天佑的协约。心狠手辣的赵天佑将徐锦琪夫妻双双杀死，又把徐锦琪年仅七岁的独子徐作铭抛入金川河中。想不到徐作铭命不该绝，被一渔民救起，捡了一条命。

赵天佑一阵冷笑："徐家小儿，你自己上门找死，就怨不得我了。"就在这时，徐作铭大吼一声，用力挣脱了绑在身上的绳索，纵身一跃，翻过了围墙，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明心鱼

赵天佑气得暴跳如雷，他命人几乎将整个灵壁山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徐作铭，莫非徐作铭藏匿于石崆寺中？

第二日一早，赵天佑便带着手下前往石崆寺。寺内，玄

意法师正在闭目打坐，见是赵天佑，便将他请进禅房。玄意法师已近古稀之年，是一位得道高僧，三十年前就已在石崆寺当住持了。

赵天佑问道："大师，昨夜寺里是否收留生人？"玄意摇摇头说："寺里清寒，无人留住。"

赵天佑抬头朝窗外扫了一眼，玄意笑道："施主如若不信，可叫人查看。"赵天佑不敢造次，忙说："哪里哪里，您别见怪，告辞。"

送赵天佑出山门时，玄意说："看赵施主的脸色，似是受了惊，明日老僧一定上门拜访。"

第二日，玄意法师果然登门了。"今天我来，给赵施主带了一件好东西。"玄意从随从的小和尚手中接过一个锡罐，从中取出一根芽递到赵天佑手中说："赵施主可否听说过采自灵壁山上断崖岩的明前茶？"赵天佑连忙接过，高兴地说："早有耳闻，却从未亲见。"赵天佑知道这茶叶出自山中特有的一种岩茶树。茶树生长在悬崖绝壁上，只靠雨露存活，树龄千年，树干也不过茶杯粗细。茶叶产量极小，又很难采摘，每年最多出产不过两三斤，并且几乎全部上贡，极少流入民间。

赵天佑连忙吩咐管家去煮水沏茶，玄意伸手拦住了，道："好茶需用好水冲泡，赵施主家中的水，恐怕……"赵天佑狐疑地看着玄意："大师此话怎讲？"

玄意法师带着赵天佑来到赵家大宅的后院，察看一番后，指着墙根下的一块石头说："此石下面是个泉眼，水脉来自出产此茶的断崖岩，所谓一脉相通，只有用此水冲泡，茶方能出真味。"赵天佑立即叫下人挖出石头，果然，涓涓细流慢慢涌出，片刻工夫，即蓄上了一池水，不枯不盈，清澈见底。赵天佑问："大师，用这水……"

玄意看出了赵天佑的担忧，又唤小和尚递上一只小竹筒，里面养着一条通体透亮的小鱼，玄意说："这是明心鱼，唯石崆寺的远清池里独有，此鱼得灵壁山滋养，清洁无杂质，沾上一点点的毒物便不可活，把明心鱼养入泉中，每日观察它，就可知水的清浊。"赵天佑大为开怀，忙叫管家取了泉水烧煮。茶沏好后，赵天佑品了一口，道："真是好水好茶，太谢谢大师美意了。"

命　绝

此后每一天，赵天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泉眼前，看到明心鱼在水里欢快地游着，然后吩咐管家煮水沏茶，坐在内室里细细地品味。

半月后的一日早晨，赵天佑刚喝下半盏茶，忽然，管家跌跌撞撞地跑进内室，慌张地说："老爷，明心鱼……明心鱼死了。"

赵天佑顿时脸色发白，说："刚才我亲眼所见明心鱼活蹦乱跳的，怎么才过了片刻工夫就死了？"赵天佑立即跑到泉眼前一看，只见明心鱼肚皮朝上漂浮在水面上。这时，赵天佑捂着肚子大叫一声："啊！有人在水里下毒……"然后瘫倒在地上。赵家大院内一时乱作一团，管家赶忙叫郎中抢救，又派人去石崆寺请玄意法师。

半个时辰后，玄意法师赶到赵家大院。此时，赵天佑已没有了气息。玄意法师来到了泉眼边，唤过赵家管家说："明心鱼不是还活着吗？"管家擦了一下自己的眼睛，疑惑地说："刚才，我明明看见明心鱼是死的……"

回到寺中，禅房里走出了一个身上绑着绷带的男子，跪在玄意法师面前，哭着说："谢大师替我报了大仇。"原来，徐作铭脱逃后，被玄意法师收留。玄意法师早就对赵天佑的所为深恶痛绝，听了徐作铭的哭诉，愤慨又添一分。玄意法师知道寺中的远清池中有一种明心鱼，每过半个月便会肚皮朝上浮于水面一动不动地晒太阳，过一会儿，明心鱼又会沉入水底，恢复原来的生机。考虑到赵天佑谨小慎微的性格，玄意心生一计。赵天佑是被自己的疑心活活吓死的。

选自《大河文摘报》

图／黄胜

挖洞鼠

◇文／魏炜　图／段明



清朝乾隆年间，湖广举子裴峻金榜高中，被任命为北直隶沧县知县，他意气风发地赴任，准备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来。可等他到了沧县，转了半个月，那心已是冰凉冰凉，快是要死了，就像那被秋雨淋过的棉花桃，瞬间塌了秧，只剩下了沮丧和唉声叹气。

原来沧县这地方，出奇地贫困，百姓们都在为温饱奔波。逢到旱年，更是逃荒要饭，几十里地看不到炊烟。要想做出一番事业来，真是难比登天。裴峻这才明白，只因他没给朝中要员行贿送礼，才把他发配到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裴峻可说是万念俱灰。此后，他不问政事，只赏风月。十天里，倒有九天是醉醺醺的。夫人劝他，也劝不来。他总是白夫人一眼，不咸不淡地说道：“老百姓饿得连打架的力气都没有，要我这个知县还有何用？就是没有我，他们也会依然如故。”夫人说不过他，只剩下了叹气。

半年后的一天，刚过完了年，天寒地冻，雪花飘飘。裴峻正在后衙喝酒，一名差役忽然跑过来禀报，说是老太爷来了。裴峻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睁大眼睛，问道：“你说啥？”差役说道：“外面来了两个人，说是大老爷的爹娘。”

裴峻怒道：“哪来的刁民？好大的胆子，竟敢冒充是本官的爹娘。快跟本官去把他们拿下！”他丢下酒壶，怒气冲冲地来到衙门外面，见门外停着一辆驴车，车上坐着一位老人，车夫正冷得跺着脚，门边还站着一位老人。那位老人见他出来，大步迎过来，颤着声地喊道：“儿啊，我们可见到你了！”裴峻一把扶住了他，愣怔怔地问道：“爹，你们咋来了？”

他娘也忙着从驴车上下来。她脚小啊，走路不稳，又走得急，险些就要摔倒。裴峻忙着过去扶住了她。他娘一看见他就哭了，颤颤巍巍地说：“儿啊，我们投奔你来啦。”裴

峻忙着接二位老人进了后衙，让差役卸下家当。

来到后衙，裴峻忙着叫过夫人和小儿来拜见了爹娘，然后才问他们怎么会来到沧县。他娘未曾开口，却先抹上了眼泪，哽哽咽咽的，说不出话来，只剩了伤心。他爹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时运不济，时运不济呀。”

裴峻他爹名叫裴友良，开着一家酿酒坊。头年腊月，他给邻县的望江楼酒楼去送酒，半路被山匪劫了，失了十来车酒不说，望江楼酒楼还说酒没送到，耽误了他们的营生，让裴友良赔银子。裴友良已是两手空空，哪还有银子赔？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卖了酒坊，赔完银子还剩下一点儿做路费，正好来投奔儿子。

裴峻怯怯地问道：“你们还想做啥营生？”

裴友良又叹了口气，这才万分沮丧地说：“还能做啥营生？落魄之人，只望有口饭吃吧。给我们租个房子，再买几亩薄地，我们自会耕种，饿不到也就行了。”

裴峻只好点了点头。

裴峻的俸禄很微薄，养着他一家三口，再也养不起父母了。好在爹娘岁数也不是太大，自会耕种。他到乡下去打听，还真就在八里庄买下了十来亩地，还有三间土坯房。裴友良过去看了，倒很知足。收拾利落，就跟老伴儿一起搬来住了。裴峻顺便带着他爹到地里去看。

里正听闻知县大人来了，忙着赶过来，讲讲村里的情形，再说说地。这里的地都是旱地，附近没有水源，全靠老天吃饭，因而就不能种用水多的庄稼，只可种谷麦高粱。收成如何，全靠老天爷的恩典啦。裴友良望了望四周，说道：“我看村上有许多枣树。”

里正苦笑着说：“这枣啊，也是穷苦枣。”

裴友良来了兴趣，笑着问道：“枣还分富贵和贫苦吗？”

里正点点头说：“分呀。”

枣好枣赖，全看水了。水若好，那枣就又大又甜，水若不好，那枣不光个儿小，还会带点儿苦头。偏偏这地爱起盐碱，下面的水都是苦的，结出来的枣，要多孬有多孬，根本卖不出去。乡亲们留着，是备着没粮食的时候充饥用的，好歹能填饱肚子，不至于饿死呀。

裴峻和裴友良对视一眼，也只有苦笑了。

过了十五，乡下就开始忙起来了。裴友良对裴峻说，不要经常来，更不要帮他们干活儿。否则，让老百姓看到了，有损他的官威。裴峻回道：“你们若有什么事，就给我捎个信儿。”然后，他就回到了城里。

一直过了两个多月，裴峻也没听到老爹和老娘的只言片语，他心里又不踏实了。毕竟是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的，老爹和老娘不会遇到什么事儿了吧？他换上民服，骑上毛驴，直奔八里庄。

先回到家，却见门锁着，他又来到地里，只见老爹正在一条沟边忙碌着。他注目看去，才发现这十来亩地被挖出了许多条沟，沟里长出了细细的枣树苗。沟间平整的地上，种着谷子。谷苗也已有寸把高了。他来到老爹身边，迷惑地问道：“爹，你这是干吗呢？”

裴友良兴奋地说：“我在间苗儿啊！”

裴友良笑着说，他要种植一片枣林。这附近都是枣树，枣树的根四通八达，只要挖条沟，断根处就会生出小树苗儿来。他现在要挑粗壮的留下，细弱的就要铲掉，还要保证苗儿距。裴峻更迷惑了：“爹，别人家种枣树，都是准备没粮时吃的，你种这么多干吗呀？枣树多了，这谷子就不爱长了呀。”

裴友良诡秘地笑笑，说道：“走，我带你去看看！”他拉着裴峻就走。裴峻问他去看什么，他也不说。两个人进到村里，裴峻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偌大一个院子，忙碌异常。人们进进出出，却是忙而不

乱，显然就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裴峻对这场景再是熟悉不过，这是在酿酒呢。却见老娘盘腿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正指挥着人们干活儿。

裴峻不觉笑道："爹呀，你又把酒坊搬到了这里啊？"

裴友良说道："这酒可不一样。"他拉着裴峻来到院子里，从酒缸里舀了一瓢，让裴峻尝尝。裴峻尝了一口，但觉醇厚中带着微甜，喝下去，倒是极舒服。老爹问道："感觉如何？"裴峻正要回答，却见一个小伙子急急慌慌地跑进来，大声喊道："魏各庄的不服气，拉着里正去县衙了。咱们也快去壮壮声势！"

大伙儿丢下家伙就要走。裴峻大喝一声："站住！"大伙儿扭头看着他。裴峻道："县衙是讲理讲法的地方。你们去这么多人干什么？打架吗？"他娘也说："这活儿耽误不得，该干什么干什么。"

裴峻缓和了语气，说道："有本官在呢，定会给大伙儿一个公平。倘若我判得不公，你们再去找我！"

大伙儿迟疑了一下，又去干活儿了。

裴峻叫过了那个小伙子，让他跟自己一道回城。他骑上毛驴，小伙子迈开大步，倒也能跟他同行。他问小伙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小伙子这才说开了。

裴友良来到八里庄，很快就和乡亲们混熟了。没事儿的时候，他就到各家各户去串门。乡亲们很热情，见他来了，就会拿出些零食招待他。那所谓的零食，也不外乎枣子、花生、瓜子。裴友良看到各家各户都存着许多枣子，灵机一动，就想到了酿枣酒。他先酿了一坛，尝时却觉有些苦，他又加了些中药，去苦扬甜。再酿一坛，很好喝，送到城里的酒楼，人家也很喜欢，就跟他预订了。他动员乡亲们凑钱，开起了酒坊。

前两日，里正带着他去给城里的酒楼送酒，人家却说已买下酒了，不再要。里正觉得很惊奇，偷偷一打听，才知道城西的魏各庄也酿出了枣酒，跟八里庄的一模一样。今天一早，他带人去魏各庄说理。魏各庄人不认，说咱沧县处处都产枣，谁都能拿来酿酒，掺啥中药也随便，你管不着。里正很生气，就和他们吵。吵来吵去也没个结果，就拉拉扯扯地去了县衙，要让知县大人给评评理。

裴峻略一沉吟，感觉这事儿有点难办。因为这边有他爹呢。稍微差一点儿，人家都会觉得他偏心啊。

进了城，他没急着回县衙，却把毛驴交给了小伙子，他缓步来到了药铺。小伙计问道："你拿什么药啊？"裴峻淡淡地说道："我看看。"他看了看那些药橱，然后问："我时常做噩梦，这可该吃什么药啊？"小伙计说："我只会拿药，可不会看病。我们掌柜的懂。我叫他来。"他就冲后面喊："掌柜的，有人问药！"

随着一声应，一个精瘦的小老头儿从后面跑过来，问道："谁问药？"裴峻又把时常做噩梦的症状讲了一遍。掌柜的就给他说出了几味药。裴峻问道："听你的口音，是城西人吧？"掌柜的说："先生说得对。我是城西魏各庄的。"

裴峻凛然说道："魏掌柜，你把人家配制药酒的方子泄露出去，这算怎么回事啊？两个村的人要互殴。出了人命，全由你担着！"

魏掌柜两腿一软，跌坐在地。小伙计忙着把他扶起来。魏掌柜吓得脸都白了，哆哆嗦嗦地说道："我只想着给乡亲们一条活路，没想到后面的事儿啊。"

裴峻问道："你如何化解？"

魏掌柜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此时猜到了裴峻的身份，忙着说道："全凭大人吩咐。"

裴峻想了想说，你泄露了人家的秘方，魏各庄又造出了一模一样的枣酒，还先卖给了酒楼，影响了八里庄的生意。

不成就给人家两成利，只当买下了人家的秘方。魏掌柜忙着应了。

魏掌柜先赶到县衙，见到了魏各庄的人，说了自己的想法。魏各庄的人知道自己理亏，又是从魏掌柜这儿拿到的秘方，自然感念他的情意，更愿意听他的话。听他这样一讲，倒也未必不是个好办法，当即也就应了。裴峻把里正叫到后堂，说了自己的想法。里正摇着头说："不行。沧县就这么大，要的酒就这么多。他们酿了卖了，咱们的酒就卖不出去了。"

裴峻笑："沧县就这么大，可北直隶大了。咱离京城才多远？你酿的酒好，就不能往京城卖？"

里正眼睛一亮，拍手道："大人说得极是！咱这酒养人啊。京城的达官贵人们可不最想着保养吗？咱就该卖给他们去！"

魏各庄就用二分利，买走了枣酒的秘方。

两边的人散了，裴峻却不觉暗暗好笑。他没承想老爹跑到沧县来，竟白手起家，又干起了老本行。但现在还有个难题摆在他眼前：怎么才能帮着老爹把酒卖进京城里去呢？说着简单，做起来可难。可不做也不行。若是卖不掉，八里庄和魏各庄抢沧县这个小地方，还得打架，他会更难办。

裴峻正犯愁，差役通报，章群来访，裴峻忙着出迎。裴峻和章群一同参加的殿试，很是谈得来，虽然相处时短，但却成了挚友。章群也中了进士，被大学士纪晓岚看中了，留在身边。此时，纪晓岚正受命编纂四库全书，章群给他当助手。纪晓岚少到江南，对江南书院中所藏书籍不太了解，特派章群去探看。章群回京途中，路过沧县，想到裴峻在此任职，特意停了船，过来一叙。

裴峻灵机一动，即刻命差役赶往八里庄，驮回几坛枣酒。菜已备下了。他打开一坛，倒上一碗，对章群说道："来，尝尝咱沧县的宝贝酒。"

章群凝目看去，只见那酒呈琥珀色，倒入碗中，一股醇甜之香氤氲开来。他端起酒碗尝了一口，但觉满口留香，极是惬意。他不觉赞道："好酒啊好酒！"

裴峻说道："此酒乃用红枣酿成，不只好喝，且有补血安神的功效。年兄和纪大人极为辛苦，喝这酒最是合适。"

章群忙道："就此谢过贤弟。我定要给纪大人带回去！"

两个月后，章群带人来采购红枣酒，竟是要一船。他跟裴峻说，纪大人原本已累得筋疲力尽面呈菜色，很多官员都以为他得了重病。可喝了这枣酒，纪大人身体越发好了，精神好，脸色更好，连皇上都问他怎么保养的。纪大人就说，是喝那枣酒喝的。官员们听说了，都嚷嚷着要买来喝，纪大人就吩咐他来办这个事了。章群笑呵呵地对裴峻说，若是官员们喝完都觉得好，没准皇上就要喝了，那红枣酒的名声可就打出去了，只怕会供不应求啊。裴峻点点头，心里那叫一个乐。

八里庄和魏各庄酒坊的红枣酒都装船运走了，沧县城里一时没枣酒可卖了。

商人们看准时机，纷纷投钱开办酒坊。红枣酒的配方只有八里庄有，他们就赶去求买。前有车后有辙，魏各庄就成了现成的例子，皆以二分利成交。他们还得去收红枣。一向被乡亲们称为贫苦枣的红枣此时也身价倍增，乡亲们稳赚了一笔，一个个笑逐颜开。更有乡亲也看到了红枣的好前景，纷纷挖沟取苗，沧县将会是枣林片片。

裴峻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不知不觉间，又到了冬天。

这天上午，老爹不期而至。裴峻忙着喊过夫人和儿子来见。

裴友良把孙子拉进怀里，笑呵呵地说："猜猜，

爷爷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小孙子晃晃脑袋，却是猜不出的。裴友良从身后拿出一个油纸包来，放到桌上，慢慢地打开，里面竟包着鲜亮亮的红枣。小孙子兴高采烈地嚷道：“呀，红枣！”他抓起一颗来就吃。裴友良忙着对儿子和儿媳说道：“你们也尝尝吧！”

北方冬天冷啊，天寒地冻的，哪有水果吃啊。小孙子一看到红枣，眼睛都亮了，连着吃了好几颗。裴友良一个劲儿地嘱咐他：“慢点儿吃。注意吐核。”儿媳也尝了一颗，惊讶地说：“好吃是真好吃。可怎么有一股酒味儿呀？”裴友良微笑不语。

裴峻也拿过一颗，放到嘴里，酒香伴着脆生生的枣香，美味不可言说。他惊奇地问道：“爹，哪儿淘换来的？”

裴友良微微一笑，这才说起来。八月十五，竿起枣落地。不知道从哪儿蹦来几颗脆枣，落到了酒坛里。那酒不能再卖，裴友良就留着自己喝。十几天后，酒坛见底，那几颗枣也被倒出来了。他看那枣颜色鲜亮，甚是馋人，没舍得扔，拿过来尝了尝，只觉得美妙不可形容。他就想，若是枣在酒中能保鲜，那放到冬天，岂不是一道美味。但毕竟没人尝试过，他也不知道行不行，就试着做了一坛，这刚刚打开，感觉不错，特意拿给他们来尝尝鲜。

沧县的大红枣，原是肉绵且厚，并不适合鲜吃，只能晒干了储存，但被酒一泡，倒是酥脆可口。尤其在冬天，更显难能可贵了。裴峻不觉笑道：“爹呀，你到沧县来，可发现了宝贝啦！酿出了枣酒，先让乡亲们赚了一笔，再做了酒枣，更能让他们赚上一大笔，生活也更上层楼啊。”

裴友良脸色一暗，把裴峻拉到一旁，小声说道：“儿啊，跟你说个事。我跟你娘，要回老家去了。”

裴峻一惊：“回家？”裴友良点了点头，无可奈何地说：“北方太冷了，你娘的腿受不了，疼得成宿成宿地睡不着觉。我还是带她回家去吧。咱家的冬天，没有这么冷啊。”

裴峻忧虑地问道：“酒坊都抵给别人了，你们咋生活呢？我当这么个芝麻小官儿，也没攒下几个钱呀。”

裴友良狡黠地一笑，说道：“儿啊，别怪爹，我骗了你。咱家好好的，啥倒霉事都没发生。那酒坊啊，我托付结义兄弟照看着呢。”

裴峻惊得说不出话。

裴友良说道：“我先给你讲个小故事吧。”

多年前，裴友良跟着师父到北方去收高粱。那一年，也出奇地冷。有天早上，裴友良看到街上有两只死老鼠，可旁边还有老鼠活蹦乱跳呢。他很奇怪地问师父是怎么回事。师父说，冻死的老鼠，是过路鼠，那些活着的，是挖洞鼠。过路鼠是要到别的地方去，穿街过巷，又冷又饿，这才死了。可那些挖洞鼠就住在洞里，里面暖和，又有吃有喝的，才不怕冷。它们现在就在自己家附近活动呢。裴友良说，那些过路鼠真是傻呀。师父摇了摇头说：人也一样。要不为了自己家，谁会真用心呢？

故事讲完，裴友良定定地看着儿子。

裴峻心里一颤。他颤着声儿地问：“你们过来找我，就是要让我把沧县当成自己的家？”

裴友良点了点头，缓缓地说道：“当成了自己的家，你才会真心实意地想做些事啊。这刚一年的工夫，你走走听听，乡亲们都在说你的好儿呢。儿啊，爹娘不求别的，只求乡亲们提到你的时候，能给你竖起大拇指。你有本事，能办到。”

裴峻使劲儿地点了点头。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潸然……

选自《上海故事》2020.4

放牧风电场

◇文／梁柱生　图／段明



阿布山地势平缓，海拔4000米，风大，不长树木只长草，但离村子远，很少有人到那儿去放牧。一家风电公司看中了山上的风能，就征地在那儿修建风力发电场。山下的村子靠征地费，一下子脱了贫。

吉列大爷拿到硬扎扎的钞票，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要拉建材和设备上山，风电公司在山上开了一条简易公路。在修建风机塔架基础的时候，村里的劳力都去干活，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吉列大爷用征地费买来马和架子车，天天为工地拉建材。因为山上要安装100多架风机，汽车只能把建材拉到中心地带和可以通车的风机点，那些无法通车的风机点虽然不多，但风力好，就只能靠吉列大爷的马车拉。

两年后，100多架风机全部错落有致地矗立在阿布山上，日夜不停地转啊转，源源不断地发电。

吉列大爷用两年务工挣来的钱，买了一批牛犊羊羔，天天赶到阿布山上放牧。阿布山虽然成了风电场，但风机之间隔得较远，植被没破坏，依旧绿草茵茵。风机塔高100多米，也不影响放牧。村民们嫌路远不到这里来放牛羊，这里就成了吉列大爷的私家牧场啦。

他到这里来放牧，还有

一个目的：学普通话。

两年前，他赶马车为工地拉建材，因为不会普通话，很不方便，还闹了不少笑话。用彝语说话，他口才很好，可用汉语说话，他结结巴巴。村民全是彝族，平时都用彝语交流。吉列大爷觉得一个人在村里学汉语怪不好意思的，年纪一大把了，还跟幼儿园孩子一样a、o、e地学，所以就到风电场来学，顺便放牧，一举两得。

起初，他是把孙子教他的汉语拼音字母和儿歌翻来覆去地背。后来，风电公司巡查工郑天到山上查看风机运行情况，知道此事后，就送给吉列大爷一部智能手机，教他点击里面的广播电视节目，学习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所有话费和流量费，都由郑天出。吉列大爷十分感谢。

郑天隔三岔五开摩托车上山巡查。他本是说四川话的，可为了给吉列大爷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每次都说普通话，而且，一到山上就主动跟吉列大爷打招呼。吉列大爷对郑师傅很有好感，几次要请他到家里吃饭，可郑天都婉言谢绝了。

吉列大爷发现，郑师傅的巡查都有固定的路线：下车后，提上工具箱，先到51号风机去。该风机是这100多架风机中最偏僻的。风机远看似乎跟玩具风车一样小，到近了其实很大：塔架高上百米，塔底截面外径也有七八米。

郑天来到51号风机跟前，掏出钥匙打开风机塔底上的小铁门，进去忙碌。忙完后，就去检查一下四周的风机，之后过来跟吉列大爷聊天。吉列大爷因为平日难以碰到一个人说话，加上想展示近期的“学普”成果，所以滔滔不绝地跟郑天交谈起来。这时，他会看到一个跟郑师傅一样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的人，手里也提着同样的工具箱，走进51号风机内。

吉列大爷曾经问过郑天，那是什么人？郑天告诉他，那是自己的同事老王，老王负责从山南巡查，自己负责从山北巡查，最后在51号风机会合，写巡查日志。

这天，郑天把山北的风机巡查完后，照例过来跟吉列大爷聊天。这时，吉列大爷看到老王提着工具箱走进51号风机忙碌，大概一刻钟后，提着工具箱出来。

郑天喊：“老王，过来歇会儿不？”

“不了，我下山还有点儿事，你们慢慢聊。”老王说着朝他们招招手，走了。

吉列大爷忽然问：“会合地点为什么不选在地势平坦的56号风机，而选在陡峭的51号风机？”

“因为51号风机是风电场的中心机组。”郑天答。

吉列大爷“哦”了一声。

郑天站起来跟吉列大爷告辞，到51号风机拿上自己的工具箱，锁好门，骑上摩托车，下山去了。

几天后，下起了毛毛雨。吉列大爷正在风电场跟着手机里的播音员学说普通话，这时隐约听到山下传来摩托车的引擎声，就关掉手机，躲进附近的光伏电板下避雨。

一会儿，郑天披着雨衣，骑着摩托车上山来了。到了56号风机处，熄火，下车，四处看了看，又掏出手机打电话。一会儿，从山南那边走来同样披着雨衣的老王，手里也提着工具箱。

两人见面后，并不去“中心机组”内部写巡查日志，而是相互交换工具箱，之后分道扬镳。郑天骑上摩托车下山了。

吉列大爷迅速爬出光伏电板，吆喝起牛羊。牛羊排山倒海一般冲向公路。郑天连忙踩刹车，车子撞到路侧，倒在地上。

吉列大爷跑过去，从摩托车上扯下工具箱，打开看了一眼，又迅速合上。

郑天一条腿被压在摩托车下，痛得龇牙咧嘴。他摘掉安全帽，把摩托车垫高，想把腿抽出来。吉列大爷双手拿起工具箱，狠狠朝郑天的头部砸去。郑天一下子昏迷过去。吉列大爷拿出羊毛绳子，把郑天双手反剪绑上，为了安全起见，双脚也捆上。之后掏出手机，开机拨打110，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报警，同时通知联防队，截住山南的老王。

这时郑天醒过来了，挣扎几下说："吉列大爷，这是怎么回事？我给你买手机学普通话，你怎么恩将仇报？"

吉列大爷哼一声："我前几天才知道，这手机有定位功能。你给我买手机的目的，是看我在哪儿，你们好避开我做肮脏交易！我刚才故意关机，你以为我没在山上，所以就直接跟老王交换工具箱。"

郑天恨恨道："都怪我大意！我看到下雨，手机也打不通，就以为你没到山上放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我上次就看出猫腻来了。两只工具箱虽然一模一样，但上面的划痕是不同的。告诉你，我是猎人出身，眼力可好着呢！不过，我那时也仅仅是以为你们相互把工具箱拿错而已。直到你上次说了一句话，我才判断出你们不是风电公司的职工。"

"哪句话？"郑天回忆。

"你说51号风机是风电场的中心机组，这是在说外行话。因为我曾参与风电场的建设，工程师告诉过我，每个风机都是独立的，哪来什么中心机组！"

当时这句话是郑天随意说的，他以为自己对风电不太了解，这个乡下老头儿肯定也不懂，随便都能糊弄过去。可他想错了。

"吉列大爷，只要你放了我，这箱货全归你……"郑天哀求。

那个工具箱里，装满了小砖一样的海洛因。

"做梦去吧！我怎么会要这些害人的东西！这东西把我家害得还不够惨吗？"

吉列大爷的儿子，目前还在戒毒所里戒毒。儿子因为吸毒，媳妇跟他离了婚，孙子只好由吉列大爷老两口带。

一会儿，联防队长给吉列大爷打电话：老王已被逮住，缴获了一工具箱的人民币。这时，警察呼啸着上山来了。

此地因离金三角不远，一度毒品泛滥，不少人家都因吸毒致贫。经过努力，村子终于肃清毒品，并脱了贫。为了巩固成果，村里成立了联防队，吉列大爷就是队员之一。

最近一段时间，联防队发现，又有毒品流进村子。他们在没收的同时，一直想把毒源找到，以绝后患。村子三面都有联防队员巡逻，毒贩不敢轻易进来，唯一能进来的是地广人稀的阿布山，那里防守薄弱。为了抓到毒贩，吉列大爷主动请缨到阿布山放牧，用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毒贩出现。可等了一段时间，除了风电公司两名巡查工，并没看到面目狰狞的毒贩。可毒品却源源不断地流进村子。这是咋回事？吉列大爷开始对两名"巡查工"留意起来。

原来，郑天和老王这两个毒贩见风电场人迹罕至，交通又好，就偷配了一把风机的钥匙，在那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后来看到吉列大爷经常到风电场放牧，就化装为巡查工，设法瞒过吉列大爷，继续做交易。但再狡猾的狐狸也骗不过猎人的眼睛。

选自《故事林》2020.5 上

奇玉灵龟

◇文／白婷　图／戴清胜



怪异女客

老周名叫周海洋，其实并不老，今年只有五十八岁。人们之所以叫他老周，那是尊称，象征着他在古董圈的地位。他自己也特别自信，用他的话说，西京城倒腾古董的有谁不知道我老周啊。

确实，他玩古董那可是老江湖了。他二十出头的年纪，就对古董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砸锅卖铁花了大价钱买了许多花瓶古玩，街坊们都说这老周疯了。可他那会儿收购的那些别人都不要的“破玩意”，现在随便拎出一件都价值连城。

这些年老周声名鹊起，在天安街上开了一家店，叫周氏古董店，每天都人来人往的，好不热闹。

这几天老周突然发现不对劲儿，有一个戴墨镜的女人总是在玉器栏前转悠，也不说话，静静地站在那儿好像心事重重的，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这天那女的又来了，还是在玉器那一块来回转悠。老周实在忍耐不住了，走过去对她开口道：“小姐在这儿看了几天了，莫非小店的玉器太过粗糙都不入您的法眼？”老周虽然是笑着说这句话，但他眼角乜斜，显然对这位挑剔的女客人很是不以为然，他对自己的玉器很自信。

他故意发问，带着嘲弄的意味，没想到那女子撇了撇嘴道：“你还算有自知之明，这里的玉都太差，没什么好货。”说完竟要离去。

老周心里的怒火噌的一下起来了，他怒

道：“这位女士，请留步。”

女子转头看着老周，脸上带着一抹挑衅的微笑，说道：“怎么，先生有何指教啊？”

老周气得一时语塞。他倒弄古董这些年，还没人说过他的东西差，尤其是玉器，那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店里的玉，不敢说都是稀世珍宝，却也大抵不凡，懂行的人看过之后莫不交口称赞露出艳羡的目光。只有这女子，看他的玉仿佛在看菜市场上的黄瓜土豆一样。

老周指着一排上等的和田玉问道：“这些都是平庸货，那么您说什么样的玉才算上品啊？”

女子缓缓说道：“在普通人看来，你这些东西也算稀罕了，是不是？”

老周更生气了，女子那种有恃无恐的轻蔑口吻，简直是对他“老周”的一种侮辱。他紧追着问：“你说，到底什么玉才算上品？”

女子神秘一笑道：“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说完又要走。

老周一把拉住了她，气愤道：“你今天不说出什么玉比我这儿的玉好就别想走。”

看着气急败坏的老周，女子竟是一点都不生气，她神秘一笑道：“孕璜玉，你这儿有吗？只有孕璜玉才算是上等货。”

听了女子的话老周先是一呆，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声很大，简直是声震屋瓦。他本以为自己碰上了什么懂玉的高人呢，原来只不过是个妄人罢了。

那女子怒道：“你笑什么？”

老周心想孕璜古玉那只不过是传说罢了，现在世上只有“孕璜遗璞”四个大字刻在姜子牙的钓鱼台上，你拿传说在这儿卖弄，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看来这女子不是傻子就是个疯子，开始的怒气一下子消散了，他轻松地摆摆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那意思再明白不过，要开玩笑请去别地，我没空陪你寻开心。

女子见他不信，她忽然从脖子上解下她的挂饰递给了老周，那是一块龟形状的美玉。老周一见那块玉，眼睛再也挪不开了，仿佛被雷劈了一样。他研究玉器这么些年，翡翠玛瑙孔雀石鸡肝石他什么没见过，可眼前这块玉却让他晃了眼睛。他推了推眼镜，想看得再仔细些。只见这块小小的龟玉散发出淡淡的绿光，虽然还不能肯定这就是传说中的上古名玉孕璜，但是凭他多年玩玉的经验，这东西肯定是件罕物。

老周声音颤抖地对女子说：“你说你要多少钱。”

女子道：“我不要钱，只要你帮我一个忙。”

老周说：“只要你愿意把这块玉留在我店里，我什么都答应你。” 女子道：“先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吗？”

老周满心想着快点得到这块玉，哪有心思听她讲什么故事，可看到女子此刻庄严肃穆的表情，和之前的她判若两人，他也就不好说什么。他让那女子坐下来，倒了杯龙井给她。女子轻轻地抿了一口，放下茶杯，开始讲起自己的故事。

“我叫贺小荣，有个妹妹叫贺小静。去年春天我和妹妹到骊山游玩，我忽然想上厕所，可是周围一个卫生间也没有。我去树林里方便，叫妹妹在树底下等我，结果等我回来我妹妹已经不见了。我爸妈去世得早，一直都是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这个妹妹对我来说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可我用尽了所有办法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报警警察也找不到，我妹妹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哦，是这样。那恐怕不好找了。附近都是荒山野岭，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妹妹有可能被狼吃了都说不定。”老周面色沉重地说道。

“我这次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件事，希

望你能帮我这个忙。”女子说到这儿，“扑通”一声跪在了老周的面前。

老周赶忙道：“快起来快起来！这是怎么说的，我帮，我一定帮。谁让我是热心肠呢。可是我要怎么帮助你呢？”这女子刚来时态度倨傲，现在却这般苦苦哀求，老周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我这玉原本不是一块，而是一对。”

“什么，一对？你是说还有一块和这块一样的玉？”老周兴奋得声音发抖，他本以为如此稀世美玉世间已是绝无仅有，没想到美玉竟是一双。

“这玉是我们家祖传的，我和我妹一人一块，而且两块玉可以完美地契合在一起。”

老周道：“你是说希望通过寻找那另一半玉来找回你妹妹？”

“没错。”

荒山小庙

老周古董店外面贴了一张告示：“本店新到稀世古玉一枚，此玉本是一对，本店愿出一千万寻访另一半美玉，有线索者欢迎提供，必有重谢。”古董老周的名声谁人不知，此事立刻轰动了西京，来观玉的人络绎不绝。可来的人有的是想买这块奇玉，有的是慕名前来观赏，看完赞叹一番就走了，一个月过去了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老周倒是不着急，他巴不得这玉能永远留在他这里呢，每天看着美玉乐滋滋的。只是苦了贺小荣，她几乎天天都来周氏古董店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可每次都是带着希望而来失望而归。

这天下午刚过六点，老周准备关门打烊了，贺小荣叹了口气，又白等了一天。她正准备出门，一个女孩忽然大呼小叫地闯了进来，差点儿撞在她身上。

老周皱眉道：“小文，你遇见鬼了，咋呼什么？”

这个叫小文的年轻姑娘是老周的侄女，读大学。这时候正值放暑假，她没事干就到老周的店里玩。她听说了千万元寻玉的事情，就整天琢磨着怎么尽快找着那玉，从而实现她一夜暴富的白日梦。

小文眨巴着大眼睛，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我找到那块玉了。”

贺小荣惊喜地拉着小文道：“真的，在哪里？”

小文喘着粗气道：“我今天和几个同学去山里玩，那里有个庙，我们几个就想进去上炷香。没想到就在那庙里，我看见一个小女孩脖子上戴了一块玉，一看和你的那块玉一模一样。”

老周道：“小文你看仔细了吗，这种事情可不能乱讲。”他太了解这个侄女，从小就是一副疯叉叉的样子没个正经，等做错了事人家要她负责任的时候她又是个二皮脸。

小文道：“千真万确，绝对错不了。我这几天满脑子都是那块玉，所以我一眼就看出那个小女孩戴的玉和贺姐姐这块一模一样，都是乌龟形状，大小也一样。”

贺小荣急切地问道：“那个小女孩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

小文说：“那小女孩十岁左右，大眼睛……”

贺小荣道：“没错，是小静，不会错一定是小静。小文你快带我去那个寺庙。”

贺小荣的汽车飞快地行驶在环山公路上，行至山脚下，小文说后面的路车过不去，贺小荣只好把车子暂停在山下的一家招待所里。她跟着小文一路披荆斩棘翻山越岭，这时天都全黑了。

她们走过一片树林，忽然小文叫道：“到了。”贺小荣一看，融融月光下，一座古老的小寺赫然出现在面前。要不是亲眼所见，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么荒凉的地方竟然会

有庙宇，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来这儿烧香。

贺小荣走到跟前一看，庙门上写着几个红色的大字——大龙王神女庙。庙门开着，她俩走进去，这是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小庙，房梁顶上挂着一只硕大的电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几个老态龙钟的妇人跪在那里，她们的嘴里喃喃自语，发出一些抑扬顿挫的音调，仿佛是在念诵一种古老的咒语。在她们的正前方，竖立着一尊神像。贺小荣看了一眼那神像，忽然呀的一声喊了出来："小静。"

贺小荣像疯了一样向神像扑了过去，幸亏小文一把拉住了她。"姐姐你疯了，你看清楚那是神像，不是你妹妹。"贺小荣这才明白过来，很奇怪，那神像的样子竟然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而神像的脸，竟然活脱是她妹妹小静的样子。

"我看你是想妹妹想疯了。"小文叹了口气道。

贺小荣问道："你说你就是在这儿看见那个小女孩的？"

"没错，就是这儿。"小文很自信。可是她和贺小荣几乎把庙翻了过来，这庙就这么大，除了中间的神像和那几个烧香的女人，根本没有什么小女孩。

小文脸红道："肯定是她们烧完了香回去了。"

贺小荣道："她们？那小女孩和谁在一起？"

小文道："我记得她旁边有一个中年妇女。咦，不就是你吗？"小文忽然指着那群烧香的女人中间的一个说道。她认出这个烧香的女人就是下午她见到的那个拉着小女孩手的人，小文大声对她道："那个小女孩呢，快把人交出来。"

那妇人本来在闭目念经，忽然被人这么一喝，吓了一跳。睁眼看见一个女孩凶神恶煞般地对她吼着，她莫名其妙道："什么小女孩？"

小文道："你装什么啊，就是今天下午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小女孩啊。"

妇人冷冷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贺小荣对妇人道："大姐，我妹妹丢了，我正在找她。小文说今天看见和你在一起的小女孩戴着我们家的玉，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她在哪儿。只要能找到她我什么都愿意做。"说到这儿贺小荣的眼泪都下来了。

那妇人听了贺小荣的话，缓缓开口道："我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什么小女孩，我只是来这儿拜神的。"

贺小荣还要说什么，那妇人已经又转过去念经了。她实在不甘心，问遍了庙里的人也是无果。正当她百般无奈准备往回走的时候，那妇人缓缓开口道："施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贺小荣道："你知道些什么？你不肯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那妇人摇摇头再也不开口了。

小文想要使用武力逼那妇人说实话，贺小荣拉住了她，回头看了看那尊神像，转身出庙去了。

童年歌谣

贺小荣回到古董店把庙里的古怪遭遇告诉了老周，老周凭自己多年的经验分析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老周沉吟道："你想啊，为什么那么偏僻的庙里的神像竟然和你妹妹长得一样？还有你临走时那个妇人对你说的话，我总觉得她的话似乎是有所指的。"

小文在旁边插话道："对，我也觉得那个妇人的嫌疑最大，说不定就是她拐走了你妹妹。"

这么久以来终于查到了一丝线索，贺小

荣很是高兴，她已经决定明天起继续去庙里追查。她笑着问小文：“愿不愿意和姐姐一起去？”小文眉飞色舞地说：“那当然，这么惊险刺激的事情怎么能少了我呢！”

可惜的是那妇人好像早就知道她们会再来，在接下来的几次暗访中，那个小女孩从未出现。几次扑空之后，贺小荣已经筋疲力尽了，只有小文还是守株待兔般极有耐心。皇天不负有心人，时间久了那妇人也放松了警惕，终于，那个小女孩又出现了。

这天中午，在庙外树林里蹲守的小文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喊叫起来：“姐姐，你快看。”

贺小荣道：“小心，别让人听见了。”她也看见了，那个妇人果然拉着一个小女孩进了庙门。可是距离太远，她们又不敢走太近，贺小荣始终没看清那小女孩的脸。她急得直跺脚。小文笑道：“姐姐，别忘了还有我的秘密武器。”说完小文从挎包里翻出一个望远镜。

贺小荣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终于看清了那个小女孩，她大失所望，那根本不是小静。看来这阵子白忙活了。忽然之间她的眼睛又亮了，因为她清楚地看到了小文说的那块玉。没错，就是她妹妹小静脖子上戴的那块玉，和自己的一模一样的那块玉，现在就挂在这个小女孩胸前，看来小文没撒谎。

“怎么样，是不是你妹妹。”小文看她端着望远镜半天不说话，还以为她没看清。

“不是小静。可你说的没错，她身上戴的就是我妹妹的玉。看来一定要从这个小女孩入手，可那妇人寸步不离地跟着她。”

小文笑了两声，说道：“一会儿她保证得出来。”贺小荣不明就里，小文趴到贺小荣的耳朵边说了几句悄悄话，两个人都笑了起来。原来昨天晚上小文偷偷往庙里的茶水里放了泻药，这么热的天她们不可能不喝水。果然不一会儿，只见那妇人面色痛苦地往茅厕的方向跑去了，贺小荣抓紧时机直奔那个小女孩。

“小姑娘，你好啊，阿姨给你吃糖。”贺小荣拿出准备好的糖果给她。

“谢谢阿姨，可是我妈妈说陌生人的东西不能吃。”

“小妹妹，阿姨不是外人，吃吧没事的。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啦？”

“我叫婉儿，今年九岁。”小女孩的声音脆脆的，非常稚嫩。

贺小荣问什么小女孩就回答什么。

“小妹妹，你脖子上的玉真漂亮，能给阿姨看看吗？”

“可以，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给我的。”

“是吗？你的朋友对你真好，她叫什么名字啊？”

“她没有名字。”小女孩说。

“没有名字，怎么可能呢。是人都有名字的。”

小女孩的脸上忽然浮现出一种悲伤的神色，好像想到了什么痛苦的事情，她的眼泪忽然流了下来。

她对贺小荣说：“阿姨，我唱一首歌给你听吧。”

那小女孩轻轻地唱道：“黄河清，黄河清，黄河清了龙开心；龙开心，龙开心，龙开心了人安宁。”

贺小荣道：“小妹妹，快告诉阿姨，这首歌儿你从哪儿学来的？”

小女孩被她吓了一跳，这时候忽然听到一声：“婉儿，不是告诉你不准和陌生人说话吗？”那妇人已经回来了。

小女孩见到妇人，似乎非常害怕，她开口道：“妈妈，我再也不敢了。”那妇人冷冷地看了贺小荣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拉着婉儿走了。

小文兴冲冲地跑过来，却看到贺小荣蹲

在地上小声地哭泣着。

“姐姐你怎么了？”

“那首儿歌，那首儿歌……”贺小荣哽咽着说不出话。小文看这情形，只好扶起她，带她回去。

回到老周的古董店，贺小荣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她把见到小女孩的事情告诉了老周。

老周道：“这女人这么老，怎么也是五六十岁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九岁小女孩的妈妈？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贺小荣道：“周大哥，我只能报案了，听了那首儿歌，我已经能肯定我妹妹在那妇人手上。”

老周惊讶道：“说不定只是凑巧小女孩也会而已。”

贺小荣道：“不可能。那首儿歌是我编出来哄我妹妹高兴的，天底下不会有第二个人会唱。”

老周这才明白了，他望着贺小荣，心里非常感慨。

天降灵龟

小文给贺小荣介绍了一个出色的检察官朋友，名叫柳媛。

看到柳媛的时候，贺小荣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个看起来比小文大不了多少的娇怯怯的女生竟然是一名出色的检察官，办过不少的有名案件。

柳媛正色对贺小荣说道：“小文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我建议你现在不要报警，凭我的直觉，这件事非同小可。万一打草惊蛇，可能会坏事情。”

柳媛这么一分析，贺小荣觉得非常有道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好呢？”

柳媛神秘地笑道：“我准备玩一个游戏。”

贺小荣和小文齐声道：“什么游戏？”

柳媛提起自己带来的笼子，她打开盖子，努了努嘴道：“就是它。”

小文“呀”的一声尖叫，原来那笼子里竟然是一只小乌龟，更奇的是它的头竟然是金色的。此刻的它正仰着头，眯着它那小眼睛，好奇地望着她们俩。

小文忍不住去摸它的头，谁知那乌龟居然把头一摆，躲开了。贺小荣一见这龟，心里竟有种说不出的喜欢，好像和它很有缘似的。说也奇怪，当她用手去摸那龟的时候，它竟然乖乖不动，温顺异常。

“你们可别小看这家伙，这是我们局的秘密武器。”柳媛道。

“秘密武器？”小文立即来了兴趣。柳媛说，这只金头龟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在很多案件中立过功。

第二天中午，柳媛、贺小荣还有小文，三个人带着灵龟一齐朝着神女庙出发了。在车上的时候，她们三个已经商量好了作战方案。贺小荣犹自不放心：“这样真的行吗？万一不行，岂不是还损失了这只乌龟。”柳媛信心十足地说：“放心吧，我保证万无一失。”

到了神女庙附近，贺小荣用望远镜又看到了那个小女孩和那个妇人，然后回头对柳媛点点头，开始按计划行动。柳媛放出了那只金头龟，金头龟摇摇摆摆地往庙门方向爬去。金头龟爬进了庙门，那个叫婉儿的小女孩第一个发现了，她惊喜地叫道：“乌龟。”她果然非常喜欢这龟，目光再也转不开了。她拉着那妇人的手央求道：“妈妈，我们把它带回家吧。”那妇人非常警惕地说道：“这地方怎么会有乌龟呢？”说完走出庙门四处张望，什么也没有发现。那妇人本来是不肯的，无奈婉儿实在太喜欢那龟了，最后只好答应了她。婉儿高兴地抱起乌龟和妈妈回家去了。

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柳媛喜上眉梢：“搞定了。”

贺小荣不放心地说道：“这样就行了？”

柳媛拍拍手说：“放心吧，我们可以回家静候佳音了。”

第二天中午她们三人又来到了神女庙外的树林，贺小荣惊讶地发现那只金头龟已经在那儿了。

“天呐，怎么会这样。它是怎么回来的？”

柳媛笑道，“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无论多么蜿蜒的山路，只要让它经历一次，就能记住路线。现在我们只要跟着它走就行了。”

荷花坟墓

贺小荣她们三个没想到的是，在那只神奇的金头龟的带领下，她们竟然来到了一片开满荷花的湖边。只见漫天遍野的荷花随着微风摆动，碧绿的荷叶衬着粉白的荷花。一路上跋山涉水忽然看见这等美景，她们三人都呆住了。

“这里好美啊。”寻妹心切的贺小荣见到了这样的桃花源，在一瞬间忘掉了一切，仿佛置身世外。

“是啊，要是能在这儿住一辈子我都愿意。”就连一向爱玩爱闹的小文竟然也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

“你们两个小心点，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柳媛还能保持冷静，她早注意到这里的一切美景都非自然，显然是有人请建筑大师造出来的。

她们两个这才如梦初醒。这时候只见那只乌龟朝着湖水的方向伸着脑袋，并不停地挥舞着爪子。

“这乌龟不会搞错了吧，难道她们住在这湖里？”小文道。

“我的龟绝对不会错，一定就在这湖里。”

“可是我们要怎么过去呢？”贺小荣犯了难。

就在这时忽然听见小文道：“看，那儿有船。”果然，在一片荷花丛中，竟然停泊着几只皮划艇。她们三人惊喜万分地上了船，小文扳动船桨，小船推开层层莲花的包裹，朝着湖中心去了。呀，也不知道这湖有多大，竟然一望无际似的。

“我实在划不动了……这里居然还有岛！”才喊累的小文忽然发现新大陆似的大喊大叫起来。小船这时刚绕过了一大片茂密的荷花，这座小岛仿佛从天而降似的出现在眼前。小船靠了岸，她们三人上了岸。

小岛上布满了参天古木和荆棘野草，她们三人走得很吃力。不知道怎么的，贺小荣觉得心里直发毛，好像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将要发生。她们三人全都屏气凝神地走着，没有人说一句话。一阵阴风从树林里吹过来，三个女孩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因为她们看见了一群坟堆。

各种大大小小的坟头上面长满了野草，简直就是一个乱葬岗。

“这简直就是聊斋里的画面，我们还是走吧。”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文也怕了。

柳媛咦了一声：“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碑。”她走到那座坟前，这是一座孤坟，和那些乱葬岗离得很远。坟两旁种了一排松柏，这里所有的坟都只是一个土疙瘩，只有这一个前面立了一块石碑。

贺小荣走上前，想看看这墓有什么稀奇，忽然看见墓碑上刻的字，“爱女小静之墓”，她脑子轰的一声，差点儿晕了过去。

“姐姐姐姐，你别担心，说不定只是巧合罢了，天下叫小静的人何其多啊。”

贺小荣满眼含泪说不出话来，就听见小文说：“嘘，有人来了。”她们三人急忙躲到了松柏后面。好在那松柏甚是宽大，躲在

背后不容易被发现。

随着一阵脚步声，来的人居然是庙里的那个妇人还有那个小女孩婉儿。她们俩没有理会那些乱葬岗，直接来到了这座孤坟面前。只听见那个小女孩说："小静，我和妈妈又来看你了。我很想你，妈妈也是，昨天我得到了一只乌龟，我很喜欢，我想让你也看看……"

那妇人也道："乖女儿，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每年都会给你过生日，看看妈妈给你带了什么……"说着她打开随身带的篮子，拿出一些竹叶编成的小动物，放到了小静的墓前。那妇人接着说道："前几天庙里来了一个女人，说是你的姐姐来找你了，可是妈妈真的舍不得你啊，你是妈妈最爱的女儿。"

听到这里贺小荣再也忍不住了，她已经能百分百地确定，因为她妹妹小静最喜欢竹编了，小静从小就叫姐姐买竹叶编的小兔子给自己玩。贺小荣一下子从柏树后跳了出来，刚才还虚弱的她此刻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把掐住了那妇人的脖子怒喝道："是你害死了我妹妹！"

幸亏柳媛拉开了贺小荣，那妇人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吃惊地问道："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婉儿高兴地叫道："小乌龟，原来你跑到这儿了。"

那妇人看着那乌龟终于明白了过来，她叹了口气道："原来你们早有准备。"

柳媛直视着那妇人的眼睛。她学过心理分析，感到那妇人的心理防线已经开始崩溃了。她开口道："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说实话吧。"

那妇人看了看柳媛，又回头看了看小静的墓碑，终于讲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个小岛有个名字，叫不足道。"

柳媛沉吟道："看来这岛的主人很有文化啊，这名字的意思是不足为外人道。"

那妇人含着笑点了点头："这位姑娘说得对。可是你们想想，什么样的事情才不足为外人道呢？"

小文抢着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这碑是你立的？"柳媛道。

"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庙里的神像也是你做的吧？"

"对。小静是最可爱的女孩子，她死了以后一定化成神仙了。"说到这儿那妇人满脸的幸福，仿佛想起了自己那个乖巧聪明的女儿。

柳媛追问道："贺小荣的妹妹贺小静是被你给拐卖到这儿的吧？"

妇人道："不是我，我只是个看门的。"她抬起手指了指乱葬岗的后面，说道："你们走出这片树林，会看到有一栋大别墅，那里就是他们的总部了，你们想知道的所有秘密都在那里。"

柳媛道："谢谢。可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案子破了之后，你也难逃责任。"

妇人平静地说："我当然知道。可是我已经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自从小静去世以后我的心也跟着死了，我现在什么也不在乎了。"

一个星期以后，西京市破获了一起重大案件。原来所谓的"不足道"岛是一个犯罪组织者创建的基地，他们拐卖妇女儿童，那些乱葬岗就是一些不听话的孩子被他们打死后埋在那儿的。那个妇人是主犯的母亲，常年在岛上帮他们看门。当贺小静被人贩子带到岛上时，那妇人发现自己和小静很投缘，就认了小静当干女儿。她总共收了两个女儿，一个是小静，一个是婉儿。后来因为贺小静不听犯罪分子的话，死活不肯和买主走，被犯罪分子杀害了。那妇人无意间发现了山上的破庙，她为了赎罪，把贺小静做成了神像。

选自《上海故事》2020.5

小证人



皮克和妈妈住在英格兰古堡游览区内的一个大公寓里。皮克的恶作剧层出不穷，这也很难怪他：妈妈把他锁在家里去上班，他孤独难忍，在家里同时向消防队、警察局、急救站打电话，声称“大楼失火了”“有人用刀架在邻居的脖子上”“我的心脏在绞痛”，把救火车、警车和救护车骗到他家楼下团团转，他却在阳台上乐得又笑又跳。

不久，他又和好朋友佐卡把一只驴子弄到家里，妈妈把他的“驴子兄弟”撵了出去。皮克气极了，让佐卡冒充医生打电话给妈妈，说自己被汽车撞了，正在医院抢救。

妈妈对此深信不疑，赶到医院急匆匆地从这个病房找到那个病房，躲在角落里的皮克被深深地感动了，一下子扑到她怀里，向她表示：从今以后再也不惹她生气，一定要做个好孩子。

一天夜里，皮克被隔壁一阵激烈的吵闹声惊醒。他悄悄走上阳台，顺着栏杆翻到隔壁想看个究竟。透过窗帘，他看见邻居贝尔托先生和妻子尼娜正与一个外国人吵架。那外国人将一皮箱钱收拢好拎起来要走，尼娜拉

着那人不放，贝尔托则猛地用一根尼龙绳勒住那人的脖子。

那人拼命挣扎，眼看就要翻过身来。这时，尼娜拿出一把雪亮的刀捅进了他的胸口。那外国人一阵痉挛，终于软瘫下去。

皮克惊呆了，他趁着贝尔托夫妇处理尸体的忙乱时间，翻回自己家里，一口气跑进妈妈房间，推醒妈妈，把刚才见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但妈妈认为他又在编造故事，就催他赶快回自己房间去睡觉。皮克只好害怕地蜷缩在妈妈脚边，眼前晃动着尼龙绳、尖刀、鲜血，久久不能合眼。

第二天一早，他从噩梦中惊醒，妈妈已经上班去了。他决定把昨夜见到的事告诉罗里达警长。老警长一边听一边笑，最后对他说："皮克，我可不会再上你的当了。"皮克发誓这次没说半点谎话。老警长半信半疑，只得派一个便衣警察装扮成电工，到贝尔托家去侦查一下。

贝尔托和尼娜早已把尸体藏在麻袋里，正准备带着那一箱钱逃走，见有电工来检查线路，只得开门放他进来。便衣警察在几个房间里都看了看，最后来到卫生间。那只装尸体的麻袋就放在门后，地上还有一块血迹。

尼娜走上前用脚遮住血迹，身子挡住麻袋，假意叫他仔细查查。那个便衣在室内草草打量了一下，就离开贝尔托家回去报告，说没发现任何可疑现象。老警长以为又上了皮克的当，就生气地命令一位执勤人员用摩托把皮克送回家去。

皮克的妈妈正在街上买水果，准备外逃的尼娜也在一旁。执勤人员把皮克带到他妈妈跟前，大声告诉她皮克又编造邻居谋财害命的荒唐话。皮克惊恐地在妈妈身后注视着尼娜那双慌乱又凶残的眼睛，害怕得心脏咚咚直跳。

尼娜马上把情况告诉了贝尔托，贝尔托吓了一跳，但听说谁也不相信皮克的话，就咬牙切齿地说："咱们要赶快把他杀了灭口，最好是伪造车祸！"

皮克和妈妈回到家里。他一刻也不离开妈妈。他知道两个凶手一定会对他下毒手……他不能离开妈妈，时刻注意着隔壁的动静。

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有个陌生人打电话来，说他姨妈病了，要妈妈立即去一趟。皮克断定这是贝尔托夫妇搞的鬼，劝妈妈别去。但妈妈不知道这电话是贝尔托冒充医生打来的，不顾天已黑，一定要赶去探望姨妈。

皮克见妈妈不肯带上自己，只好把门窗都关紧，害怕地呆在黑暗里。不一会儿，细小而清晰的脚步声传了进来，接着，门上的锁被撬得咔咔乱响。

皮克的妈妈赶到姨妈家，发现她一点病也没有，觉得那个假电话必有蹊跷，猛然想起皮克说邻居家发生凶杀案的事来。她马上打电话给皮克，但怎么也打不通，她推断家里的电话线被人扯断了，急忙叫上出租车，火速往家赶。

这时，贝尔托和尼娜已经撬开门进入皮克家，他们打开收音机，嘈杂的音响掩盖了他们的脚步声，皮克一时分辨不清，在黑暗中被贝尔托一把抓住。

他们把皮克塞进一辆偷来的轿车里，开到偏僻的街上把他推出去，驾驶着轿车一次次向他撞来。皮克左躲右闪，一次次逃开。忽然，他见街角来了位巡夜的警察，连忙大呼救命。警察以为驾车人是个酗酒者，拿出警棍想拦住轿车，谁知贝尔托横下一条心，开足马力撞倒警察。尼娜抓住皮克，又把他塞进车里。

皮克被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夹在中间，脑子一刻也不停地打着主意。

突然，皮克一下拔出车上的钥匙扔出窗外，车子立即停了下来。贝尔托气呼呼地下车寻找，但黑暗中要找到一把钥匙谈何容易？不一会儿，等得不耐烦的尼娜也下车帮他去找，皮克趁他们不备，打开车门消失在茫茫黑暗里。

贝尔托和尼娜找回轿车钥匙，发现皮克逃走了，吃惊不小。他俩连忙分头乱找，终于看见皮克的身影在铁道上急急窜过。他俩立即攀上去，眼看要抓住皮克了，这时一列火车急驰而来，把他们隔了开来。等列车开过去，皮克已不见踪影。贝尔托和尼娜只得开着车返回公寓，守候在大门外等皮克回来时再抓住他。

皮克不敢回家，他敲开了佐卡家的门。佐卡的母亲也不相信皮克的话，拒绝他进屋。皮克只得要求佐卡去告诉妈妈，说自己躲在古堡里过夜，要她快来接他。

这时，妈妈已回到家中，她发现室内很乱，皮克却不见踪影，便鼓起勇气去敲隔壁家的门。门虚掩着，屋里空无一人。她推开卫生间，门后装死尸的麻袋倒了下来，她一看，吃了一惊，更确信儿子已经遇到危险，急忙奔下楼去打电话。这时佐卡赶来了，告诉她皮克躲在古堡不敢回来。妈妈把这事告诉了大楼看守人，又叫佐卡去找警察，自己则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古堡。

佐卡刚跑出大楼，就被一只大手抓住拉进汽车。原来，贝尔托早就注意到他了。贝尔托问："你匆匆忙忙干什么？"佐卡说："发生了凶杀案，要去找警察。"贝尔托说："我们就是警察，快说！"佐卡信以为真，把知道的事都说了出来。

再说皮克的母亲。当她赶到古堡时天已亮了。她一下车就边奔跑边高喊皮克的名字。蜷缩在暗处的皮克听见妈妈的叫声，从藏身的角落里跑了出来，抱住妈妈说："妈妈，这次我可没说谎！"妈妈含着泪激动地抱住了自己调皮的儿子。

这时，古堡外传来了佐卡的呼唤声，皮克大声回答："佐卡，我在这儿！"他和妈妈循声望去。突然，贝尔托和尼娜出现在他们眼前！佐卡挣脱控制跑出来，大声喊叫："皮克，快躲起来，有人要杀你们！"皮克和妈妈一愣，转身就逃。

贝尔托用枪抵住了佐卡的头。皮克回头痛苦地呼喊着佐卡的名字，只得跟着妈妈择路逃跑。贝尔托向他们连发几枪都没打中，就凶神恶煞般追赶过来。

皮克和妈妈不顾一切地跑出古堡，但清晨一辆车也没有，四周静悄悄的。他们跑到海港码头边，解开一条舢板拼命划向对岸。

贝尔托和尼娜追到码头边，发现旁边正好有条没锁的摩托艇，他们纵身跳下去，一拉引擎绳，摩托艇突突突发动起来，盯住舢板追了上去。

两船靠近时，贝尔托对准皮克就要扣动扳机。这时，几辆警车呼啸着赶到了岸边。贝尔托和尼娜也发现了警车，他们更加丧心病狂地开足马力，一次次向母子俩乘坐的小舢板撞去。

因为找不到船，警察也束手无策。老警长一面担心地注视着航道中心惊心动魄的搏斗，一面取出警车里那支带瞄准器的步枪。

贝尔托夫妇将摩托艇调转方向，准备给小舢板来一次致命的撞击。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老警长举起枪，眯起右眼扣动了扳机。"轰"的一声，摩托艇的油箱被击中起火爆炸，两个凶残的杀人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爆炸的气浪将小舢板颠簸得高高的，又猛地落下来，但这时任何力量也不能把皮克和他的妈妈分开了。

选自《天下奇闻》

图／段明

盗中盗

◇文／徐树建　图／黄胜



苗元龙是个衙门捕头。最近，他遇上了大麻烦：前些天酒后兴起跟人赌钱，结果输了个精光不算，还欠下不少银子。酒醒后苗元龙后悔不已，发誓再也不赌了，可债主追债追得很紧，逼得苗元龙走投无路，成天想着从哪儿弄一笔银子填上窟窿。

就在这时，衙门接到报案：城东黄家被盗，损失巨大。这黄家是全城数得上号的富裕人家，开着大大小小好几个商铺，可谓日进斗金。

苗元龙当即领着一班衙役赶过去，一到黄家大门外，就看到一群人对着大门指指点点的，个个脸上现出畏惧之色。苗元龙挤上前一看，不禁愣住了，只见大门上插着一枚铁镖，镖身上刻着一只面目狰狞的青狼！

早有衙役惊呼起来：“青狼！”

大伙儿之所以如此畏惧，是因为这枚铁镖的主人青狼，曾是个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不过老百姓都称呼他为“侠盗”。就在三年前，他在众衙役的围攻之下，纵身一跃跳下了悬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大伙儿都以为他死了，想不到他现在重出江湖。

回到衙门后，苗元龙陷入苦苦的思索当中，他把青狼留下的铁镖在手上掂来掂去、反复察看，突然间眼睛一亮，脸上浮现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自言自语道：“想不到啊想不到，既然这样，我相信你还会报案的，等着瞧！”

不出所料，很快衙门就接到了黄家的第二次报案，青狼依旧留下了一枚面目狰狞的青狼铁镖。苗元龙带人赶到后，发现这一回黄员外的反应特别大，他吓得脸色苍白，语无伦次：“苗……苗大人，失……失窃了，这回真失窃了！”

此言一出，黄员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一下子停住了话头。

苗元龙听了，似笑非笑道：“黄员外，什么叫‘这回真失窃了’？我不太明白，希望黄员外说得清楚一些。”

黄员外顿时局促不安起来，目光躲躲闪闪的，可就是不开口。苗元龙拉下了脸，厉声说道：“既然黄员外不肯说，那在下只好告辞了，只是以后可不能再乱报案了，否则……哼！”

苗元龙说完作势要走，刚走了两步，黄员外一跺脚，下了狠心说道：“大人请留步，事已至此，我就全说了吧。这个……之前第一次报案，实是我监守自盗……”

苗元龙听了，不禁大怒，呵斥道：“大胆！姓黄的，你可知道报假案该当何罪？”

苗元龙这一声断喝吓得黄员外一哆嗦，他没命地鞠躬作揖，苦着脸说：“大人息怒、大人息怒，我这不是没办法嘛。前段时间坊间传言说有盗贼盯上了我家，要暗中对我家下手，这可把我吓坏了，无奈之下，我就监守自盗了……”

苗元龙冷笑道：“监守自盗就能阻止盗贼放过你家吗？可笑至极！”

黄员外忙说：“能的、能的，因为我冒充的是青狼之名。大人想必是知晓的，那青狼作案有一个习惯，作案过后必定会在现场留下一枚铁镖，他这么做既是告知衙门作案者是青狼，同时也是在警告他的同行，这户人家已是他的肥羊，其他人不得再动念头。曾经有盗贼不信这个邪，在青狼盗过的那家又盗了一次，结果被青狼活生生砍掉两个手指头，从此青狼威名远扬，再也无人敢坏他的规矩。”

苗元龙听了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也算是难为你了。那既然是监守自盗，你今天为何又报案？”

黄员外满脸惊恐，哆嗦着说：“可……可是，昨夜失窃并不是我监守自盗，而是真的被盗。是我聪明过了头，想不到真的招来了青狼，这下我家永无宁日了……”

苗元龙点点头，安慰了黄员外几句就告辞了。待独自走到无人处，他忍不住笑出了声，原来他早就瞧出了黄家第一次报案是监守自盗，原因很简单：那铁镖是假的。

作为捕头，苗元龙见过青狼的独门铁镖，而黄员外家大门上的铁镖，虽说外形看上去差不多，可苗元龙拿回去细细一瞧，便发现了猫腻，显然是个仿品。

在断定黄家人是监守自盗后，苗元龙忽然心中一动，想起了自己的烦心事，最近债主逼得这么紧，何不冒充青狼，来个浑水摸鱼？于是，昨夜他翻墙进入了黄家。他已事先想好了对应之策：如果被黄家人发现，就说是特意过来等待作案的青狼；如果不被发现，就趁机捞一把，再插上那枚铁镖，嫁祸给青狼。最后，他如愿以偿地盗得一根金条，足够他还债了。

想到这儿，苗元龙心里头更是乐开了花，这就去债主家还债！他正大步流星地走着，忽然被人轻轻撞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个瘦削的老头，正缩头缩脑地贴着墙根走着。

当苗元龙来到债主家后，一掏褡裢，不禁傻眼了，里面的金条不见了，却多了两样东西。他掏出其中一样，是枚铁镖，但不是黄家仿制的那枚，而是真的青狼铁镖，绝不会错。

第二样东西是一封信，只寥寥几句：念你祖上对我有恩，帮你还债。迷途知返，为时未晚，否则当心小命！青狼。

苗元龙顿时吓得脸色发白：这么看来，这两样东西是青狼放进来的？又是什么时候放的呢？这时债主开腔了：“苗大人，你不用还债了，刚才有个老头替你还了。”

老头？刚才跟自己擦身而过、撞了一下自己的，正是一个老头，莫非他就是青狼？就在那一瞬间，他不但盗取了金条，还放入了铁镖和书信。这是何等身手，老头若要取自个儿的性命，易如反掌！

第二天，黄家又一次报案，这回不是失窃，而是金条失而复得。不用说，这是青狼放回去的。

打那以后，苗元龙再也不敢心生贪念了。

选自《故事会》2020.5 下

夜明珠失窃案

◇文／江贺　图／段明



巴南县来了江洋大盗啦！

天还没亮，巴南县最富庶的何家人就火急火燎地来到县衙报官，心急如焚地说昨夜他家的藏书楼被盗了，藏书楼中的大量珍宝都被洗劫一空。

巴南县知县是刚刚到任的张北望，他精明强干，才智过人，前途一片光明。但这次何家被大盗洗劫，如果不能破案，恐怕会影响他今后的仕途。张北望不敢耽搁，立即带人前往何家现场调查。

何家世代从商，财富惊人，何府内外五进的大宅院，亭台楼阁，池塘假山应有尽有。位于宅院中后部的小楼便是藏书楼，楼中陈列着何家多年收藏的各种奇珍异宝。经过清点，藏书楼除了丢失许多古玩字画、金银首饰之外，最珍贵的宝物当属那保存在水晶盒中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了。

在藏书楼内外，盗贼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和线索，也没有任何目击者。结合盗贼作案手法，张北望判断这次的盗贼应该与前不久在庆阳、崇平、回龙峡等地连续流窜作案的江洋大盗是同一伙人。

这伙江洋大盗手法娴熟，经验老到，破案抓捕难度很大。更为棘手的是，流窜作案的盗贼此时可能已经远逃，那样的话破案就基本无望了。何家掌柜也自知追回全部失物希望不大，但还是苦苦哀求：哪怕别的财物都不要了，也恳求张北望一定要帮助找回夜明珠，无论花多少钱他都愿意，毕竟那是相当于他家几代人的积蓄。

面对眼前毫无头绪的局面，破案无数的张北望也倍感压力。他屏退左右，在蒙蒙夜色中围着藏书楼一圈又一圈踱步。当鸡鸣破晓时，张北望眼前一亮，突然站定吩咐人立即取来笔墨纸砚，随即写下几行字，让何家所有会写字的人立即传抄，抄得越多越好。然后，让何家务必在天明前，将传抄的纸张贴满大街小巷。

何家掌柜听得一头雾水，询问张北望这是何意？这样做能成吗？其实张北望也无必胜把握，只告诉何掌柜有三分胜算。至于为何如此现在还不能说，只管按他说的做就行了。何家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也只好硬着头皮试试了。

天一亮，在何家夜明珠被盗的消息不胫而走的同时，巴南县大街小巷贴满了一则悬赏告示：“找到大夜明珠者赏银1000两！找到小夜明珠者赏银100两！”

随即，巴南县街头巷尾的百姓都纷纷谈论起江洋大盗如何如何洗劫何家，何家藏书楼中有哪些哪些宝物，夜明珠有多么多么珍贵，何家怎么怎么想出高价赎回夜明珠。一时间，整个巴南县都在热议夜明珠。

然而说的人多，找的人却没有。告示贴出一连3天都没有人揭榜，更没有人提供任何线索，似乎夜明珠和那伙江洋大盗已经销声匿迹，永远消失了。何家掌柜眼看悬赏找回夜明珠无望，如坐针毡，再次来到县衙求助张北望。出乎众人意料，张北望不但没有任何焦虑之色，反而颇为自信地说：“莫急莫急，现在已有五分胜算啦！”

张北望让人再次取来笔墨纸砚，挥毫泼墨，让何家人拿回去如上次一样再次传抄，然后贴满大街小巷。虽然不知道三分胜算如何在短短几天内就变成了五分胜算，更不知道张北望写的这些稀奇古怪的内容和意义，但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何家没有别的选择，也只能继续相信张北望。

第二天，巴南县满城再次贴出新的悬赏告示：“找到大夜明珠者赏银2000两！找到小夜明珠者赏银10两！”

这张告示一贴出来，全城再次沸腾，关于夜明珠的讨论再次甚嚣尘上。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前后两次悬赏中大夜明珠越来越值钱，而小夜明珠却越来越不值钱，两者差距也越来越大。于是，关于这两颗夜明珠的各种猜测层出不穷：有的说两颗夜明珠大小个头差多了，一个有鹅蛋那么大，一个才鹌鹑蛋那么大；有的说小夜明珠摔过，留下了一个坑，所以不值钱了；还有的说，这两颗夜明珠是一公一母，母的个头大值钱，公的个头小不值钱；还有更邪乎的说，原本只有一颗大夜明珠，那大夜明珠里被高人封印了妖怪来保佑何家生意兴隆，为了让妖怪安分，特意又找了一颗小的陪它……总之，各种流言蜚语越传越邪乎，不管市井小民还是商贾行人等等都热议不停。

结果嘛，和上次如出一辙，说得挺热闹，却没有一个提供情报的，又是白忙活一场！眼看半个月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那群江洋大盗可能早就跑到天涯海角了，何家人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于是，何家人再次找上张北望。出乎意料的是，张北望更加镇定自若，还给何家人赐座沏茶，信心满满地说：“莫急莫急，已有七成胜算啦！”

就在何家人听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张北望又拿出了笔墨纸砚——何家人一看便知：又继续抄呗！

第二天，让巴南县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第三张悬赏告示贴出来了：“找到大夜明珠者赏银5000两！”小夜明珠呢？告示中只字未提！

到底是什么情况？何家不要小夜明珠了？小夜明珠到底有多小呀？那大夜明珠有多大呀？再小也是夜明珠呀，说不要就不要了？何家会不会以后连大夜明珠也不要了？夜明珠是不是假的呀？……各式各样的流言猜测充满了巴南县每个角落，所有人恨不得都想看看这两颗夜明珠到底长什么样！

俗话说得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第三封悬赏告示贴出的3天后，何府就来了一个年轻壮实的汉子，怀揣着一颗硕大的夜明珠来领赏了！

汉子被请进何府，何家掌柜欣喜万分，亲自迎接。何家掌柜手捧夜明珠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地反复好一阵端详，给那本想拿钱走人的汉子急得够呛。何掌柜刚开始还一脸兴奋，但谁知越看脸色越沉，越看笑容越少，最后干脆变成一张怒气冲冲的面庞，然后说出一句让汉子惊掉下巴的话：“你拿着这珠子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吧！这是假的！”

假的？假的！汉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拿着夜明珠的双手不禁颤抖起来，还没来得及分辩，就被何府赶了出来。呆立在何府门外的汉子，抬头看看何府巍峨的匾额，又低头看看手中夜明珠，一脸茫然，不知所措。许久后，汉子怒气冲冲地将夜明珠揣入怀中，飞快地跑走了。

汉子一溜烟地跑回了住处，踹开门便破口大骂，随即屋内吵闹起来。正在此时，房门被“咚”地撞开，乌压压的一大片官兵涌了进来，将几人统统拿下。

结果，江洋大盗悉数落网，夜明珠等财物物归原主，夜明珠盗窃案顺利结案！

原来，何家根本就没有两颗夜明珠，而是只有一颗夜明珠！

张北望让何家听从他的安排，先后贴出3次大、小夜明珠的悬赏告示，就是为了迷惑众人。一方面，江洋大盗团伙看到告示后顿时心生疑云，明明偷了一颗夜明珠，怎么突然冒出两颗大小不同的夜明珠？随着悬赏价格差距越来越大，盗贼更是不知所以，相互猜忌，疑虑重重。为了打消疑云，他们必定会留在巴南县打探消息。如此一来，这些流窜作案的江洋大盗就被圈在巴南县，不会立刻逃往外地。

另一方面，越来越悬殊的大、小夜明珠悬赏告示，也让各个珠宝商、典当行心生疑虑。盗贼手上只有一颗夜明珠，根本没法分辨大小，这种情况下哪个商人也不敢收夜明珠，毕竟万一收到小夜明珠岂不是赔死了！如此一来，盗贼的销赃渠道被彻底堵死了。

日渐猜疑焦虑又无处销赃的贪婪盗贼，看着随时可能没有的5000两的赏银，除了搏一搏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于是便派一名同伙冒险来领赏银，却不料吃了闭门羹！

当然，这也是张北望的安排。为了将江洋大盗团伙一网打尽，他事先命令何家遇到拿夜明珠前来领赏银的人，务必先稳住、拖住，再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与此同时，立即通知官府。

当张北望看到前来报信的何家人，他喜笑颜开地说：“莫急莫急，现在是十成胜算啦！”

选自《故事林》2020.4上

你发火我发力

◇文/张军霞

张子祥是清末画家，他一辈子痴迷于画画。

有一天，张子祥在画室里忙碌，妻子忽然走进来，说厨房里用来炖汤的一个锅不见了，问他是否借给了邻居。张子祥从来没有注意过那个锅，更没有借给邻居，正沉醉于作画的他，只是摇了摇头。妻子见丈夫竟然这样敷衍自己，勃然大怒，不由分说把张子祥的画具全都丢到了地上。



这时，张子祥看到一盒红色的颜料溅在了空白的画纸上，星星点点，煞是好看，当场就着这些红色，挥笔画了一幅天竹图。这幅画画风独特、别有意境，水平反而远远超过平时的画作，看过的人都称赞不已。从此，向张子祥求购天竹画作的人，竟然络绎不绝，他的名气也比从前更大了。

事后，有人调侃张子祥，说他真是有涵养。张子祥听了哈哈一笑：“吵架什么时候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如她发火时，我悄悄发力，把更多的心思用在画画上……”

选自《故事会》

四菜一汤

◇文／朱西岭　图／段明



亡国之兆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平定四海，统一了全国。这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带着一名侍卫偷偷溜出皇宫微服私访，他想看看眼下百姓的生活。两人去了京城西南郊，四处闲逛中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朱元璋心中十分高兴。

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庄，刚一进村，就发现不远处一户人家门口站着两个官差，他们正跟一个老人说着什么，老人好像很不耐烦，连连摆手，示意两人赶紧走，还拉架子要关门。两个官差却不愿走，低头哈腰，态度十分谦恭，看样子像是求老人做什么事。

朱元璋十分好奇，急忙走过去看个究竟。高个子官差再次向老人深施一礼，祈求道：“刘老伯，您就行行好，把家里的鹅卖给我们吧。我们多给您点银子还不行吗？”说完就去掏钱。矮个子官差也随声附和：“您就看在您儿子的面上，把鹅卖给我们，不然，回去县太爷肯定饶不了我们。”

“我喂鹅是为了下蛋，现在还没开始下蛋，说什么也不会卖！你们两个来买鹅，肯定是听了我那不成器的儿子的话。不是我有意为难你们，我儿子纠缠了几次，都没让他把鹅带走，你们也就别想了！”老人的话说得十分坚决，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矮个子官差一咬牙，说：“刘老伯，我们给您双倍的价钱，您看总行了吧？”老人依然不为所动：“你们赶紧到别处去买吧，我是绝对不会卖鹅的，除非你们把我抓进县衙大牢！”看到两位官差可怜兮兮的模样，朱元璋心有不忍，拱手劝道：“老人家，何必这么固执呢？两位官差买您的鹅肯定是有急用，再说人家给了双倍的价钱，何不卖个人情，帮一下忙呢？”老人细细打量了朱元璋一番，叹了口气说：“我不卖鹅给他们，因为这其中隐藏着亡国之兆啊！我们这些百姓还没过几年安稳日子呢。”

一心希望大明朝千秋万代的朱元璋听后，心中甚是奇怪：“卖不卖鹅，怎会藏着亡国之兆呢？”他不再劝

老人卖鹅，而是对两个官差说：“既然老人家不愿卖，你们就去别的地方买吧。”两位官差只得摇头叹气而去。其中一个嘴里还嘟囔着：“方圆几十里的鹅差不多都被买光了，还到哪里去买呢？”

为了弄明白老人所说的亡国之兆，朱元璋便借故留在老人家吃饭。饭桌上，老人感慨道：“一个朝代的灭亡往往出在官员的贪污腐败上，官员们贪腐又常是从挥霍浪费开始的。官差买鹅，是因为县太爷爱吃鹅掌，每天都要几十只鹅，除此之外，他每顿饭都要一大桌菜。一个县官就如此奢侈，何况别的官员？官员挥霍成风，必然贪腐，盘剥欺压百姓，时间一长，百姓困苦，难免天下大乱。前朝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啊！”

四菜一汤

回到皇宫后，朱元璋细细思量，觉得老人说得十分在理，于是决定进行一次整治，防止官员们奢靡成风，确保大明王朝长治久安。不过，眼下天下初定，手段不宜过猛，毕竟很多官员都是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功臣，享点富贵也是应该的，因大吃大喝问题治罪，着实有些小题大做。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忽然，朱元璋想到老人招待他的四菜一汤，眼睛一亮，有了好主意。

三天后八月初八，恰好是马皇后的生日，根据宫里的规矩，要给皇后娘娘祝寿。群臣们怎能放过这个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纷纷供奉厚礼，以期得到青睐。

不过这一次令大臣们感到奇怪的是，皇宫中一点喜庆的意思也没有，没有舞乐，甚至连大红灯笼都没挂。虽然他们心中满是疑惑，可谁也不敢胡乱议论。

午时到了，依据惯例，皇后应该宴请群臣，可大家左等右等，迟迟不见皇上和皇后的身影。群臣就这样干坐着，不敢议论也不能问，大家面面相觑，谁也猜不准皇上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群臣们都饿得饥肠辘辘，皇上和皇后才姗姗来迟。行过礼后，朱元璋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道：“众位爱卿，前段时日，朕微服到城郊的村庄走了一遭。午时在一户农家吃到了一顿鲜美的饭菜，时隔多日，依然口齿留香。今日皇后过寿，大家平常吃腻了山珍海味，朕想请大家换换口味，一起品尝品尝这人间美味。”

大家听皇上这么一说，纷纷来了兴致，有的口水都流出来了，眼巴巴地期待着这顿美味佳肴。很快第一道菜上来了，大家细看，不禁大失所望，这不是一盘炒萝卜吗？怎么算得上美味佳肴呢？朱元璋扫视了群臣一眼，朗声说道：“众爱卿可不要小看这道菜，萝卜又名‘小人参’，是上品良药，常吃可长命百岁。”接着第二道菜也上来了，是一盘炒韭菜。朱元璋清清嗓子，继续说道：“韭菜养胃，又青葱可人，正如这做官是兴国为百姓啊。”接着又上了两盘菜，一盘青菜，一盘蘑菇。朱元璋脱口而出：“青菜、蘑菇一样香，两袖清风做丞相。”最后是一碗葱花豆腐汤。他望了一眼目瞪口呆的众位大臣，喝了一口汤说：“小葱豆腐一清二白，公正廉明民心所向。”然后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这四菜一汤，让朕想起了当年义军的初衷，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天下太平，大家不能只顾着吃喝玩乐，挥霍浪费，而不顾百姓的死活！”群臣这时终于明白皇上的意思，纷纷叩首言明：谨记教诲，节俭从事，清白为官。

目的达到了，为了让群臣谨记，朱元璋板着脸厉声说道：“众位爱卿，今后宴席，无论是自家吃饭还是迎来送往，‘四菜一汤’就是标尺，如果违反，严惩不贷。”虽然大家很饿，但吃惯了美味佳肴，这样的四菜一汤确实难以下咽。吃不下去也得吃，皇上就在眼前看着，谁也不敢不吃，那场面怎一个尴尬了得！

铁血反腐

接下来，朝野上下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四菜

一汤”运动，看到节俭之风盛行，朱元璋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为了防止官员们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偷偷派遣两拨人明察暗访，得到的全是令人欣喜的消息。

朱元璋为自己的聪明沾沾自喜，这一天，他心情舒畅，再加上朝中无事，便又带着随从微服私访去了老人家。这次，他要亲耳听一听老人对朝廷节俭运动的赞誉之词。

为了不让老人起疑，朱元璋故意午时走进老人的家门，他要在饭桌上跟老人拉家常，这样才可听到老人的真心话。老人对朱元璋的到来甚是欢迎，一个人忙里忙外张罗饭菜。等菜上齐后，朱元璋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这次的“四菜一汤”全都变了样，素菜一个没有，全都变成了荤菜，不仅有山珍锦鸡，还有海味鲜鱼，汤也成了黄鳝甲鱼汤。这些菜吃上一顿不下十几两银子，老人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奢侈了呢？

朱元璋问老人哪来这么多珍稀菜肴，老人苦笑一声说：“这么贵的菜，老朽如何买得起？这些都是县太爷家吃剩的，赏赐给我儿子，他拿来孝敬我的。你们来得正巧，尝尝县太爷府中的美味。”“你儿子在县太爷府中做什么？为何赏赐他吃剩的饭菜？”朱元璋不解地问道。老人幽幽地说道：“他在县太爷府中做厨子，因为把家里的三十只鹅献给了县太爷，县太爷一高兴就赏了他一些吃不了的山珍海味。”

朱元璋越听越不对劲儿，急声问道：“朝廷颁布命令，要所有官员节俭而为，这个县太爷还敢如此铺张浪费？”老人呵呵一笑说：“朝廷的命令到下面就变了样，官员们照样花天酒地海吃胡喝。听我儿说，官员们吃饭常见的有两种花样，一种花样是‘大盘套小盘’，桌子上只放四个大盘子一个碗，而每个大盘子中都放好几个小盘子，还有一种花样叫‘轮转宴’，每次上菜都是‘四菜一汤’，吃完之后再上一套不同的‘四菜一汤’，哪里有什么节俭之心？可惜皇上高居朝堂，对此一无所知啊！”朱元璋听后，气炸了心肺，可恨这些官员阳奉阴违，不知悔改。可他又不能当着老人的面发作，只得强压怒火，吃过饭便匆匆而去。

回去之后，朱元璋便开始拿出铁血手腕，整治奢侈贪腐的官员，因两拨调查官员隐瞒实情，他不再轻易相信官员们说的话，并着手创建了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上。

选自《乡土·野马渡》

鹞鹰之死

◇文／戴希　图／戴清胜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鹞鹰。

贞观四年的一天，鲜花盛开、风和日丽，有人给唐太宗送来一只鹞鹰。这只鹞鹰形态俊美、毛色漂亮。

唐太宗甚喜，就在内官赏玩。他把鹞鹰放于肩头，向前平伸出左臂，让鹞鹰在自己的肩头和手臂上翩翩起舞。

“咱大唐啊，一年判死刑者仅20来人，百姓安居乐业。到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四海一统、天下和谐。这种盛世景观，中国几朝几代有过？”唐太宗一边欣赏鹞鹰舞之蹈之，一边扬扬自得，“嘘，嘘，嘘”地吹起口哨。

正在兴头上，忽报谏臣魏徵已到门前，有事奏请。

俨然顽童要见严师，唐太宗龙颜惶惧。四顾无处可藏，便将鹞鹰隐蔽于怀，然后正襟危坐，清清嗓子，准备接受魏徵禀报。

这一切，魏徵看得分明，却佯装不知。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



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礼毕，魏徵就大讲特讲治国安邦之道，还列举尧舜、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中国古代君王详加说明。用心阐述有的皇帝就因贪图安逸享乐、沉醉声色犬马，最终导致丧国灭身……

奏请之时，还不动声色地偷窥唐太宗怀中的动静。

魏徵滔滔不绝，唐太宗心急如焚。怀中鹞鹰的气息已越来越弱，唐太宗欲暗示魏徵下次再奏，想想，又觉不妥。因为向来敬重魏徵，只好耐心听他进谏。

结果，魏徵得寸进尺、没完没了，直讲得喉咙干燥如十年未下雨的旱地，嘴角淌出的白沫沾满胡须像初冬的霜挂。

“皇上玩鹞鹰，我就玩皇上！”魏徵暗下决心。“既然我都口吐白沫了，鹞鹰不口吐白沫才怪！”他又使劲儿给自己打气。

继续天南地北口若悬河，直到唐太宗的怀中毫无动静，估摸那鹞鹰已一命呜呼，才心满意足地退下。

魏徵一走，唐太宗就迫不及待从怀中掏出鹞鹰。一看，那宝贝早已气绝身亡。心疼之余，不禁火冒三丈。

“朕一定要诛杀这个乡巴佬！”唐太宗怒吼。

正巧长孙皇后轻轻走进，便问：“谁冒犯了二哥呀？”

“除了魏徵，还能有谁？简直肆无忌惮！”唐太宗气不打一处来。

长孙皇后一愣：“魏徵？他又说了些什么啦？”

“乱七八糟讲上一大堆，还指责我杀兄弟于殿前，囚慈父于后宫……说什么当皇帝就是赎罪的，当知耻而后勇。你看你看，我不就玩了一下鹞鹰，犯得上他如此大做文章？”

“哦，这个——”长孙皇后略一思虑，便默不作声地退下。换上朝服后又匆匆折回，毕恭毕敬地给唐太宗行大礼。

“观音婢，你这是……”唐太宗一头雾水。

“恭喜陛下！陛下有福、大唐大吉啦！”长孙皇后满面春风。

唐太宗皱眉：“此话怎讲？”

“臣闻君明臣直。只有皇上圣明，大臣才会正直……所谓魏徵者，为政也；世民者，世世代代济世安民也……古人云，玩物丧志。魏徵只是想奉劝陛下励精图治、心无旁骛呀！”

唐太宗终于转怒为喜。

长孙皇后也窃喜。

原来是长孙皇后听说唐太宗在玩鹞鹰，便悄悄派人给魏徵通风报信，再和魏徵里应外合……唐太宗被蒙在鼓里。

从此，唐太宗再也没有玩过鹞鹰。

选自《特别赏赐》

秦八碗

◇文／迟子建　图／周欣欣

宣统二年（1910年）的冬天，傅家甸的鼠疫，从巴音的死拉开序幕，仅仅十天时间，死亡人数竟然攀升至四百多！人们怕死时穿不上寿衣，睡不上棺材，棺材铺和寿衣店的门槛，快被人踏平了。

有没有不怕死的呢？当然有了。一贫如洗的，重病在身的，鳏寡孤独的，他们倾其所有，买酒买肉，狂吃纵饮；买绸买缎，装扮光鲜；买柴买炭，将屋子烧得从未有过的暖和。肉铺、烧锅和柴草铺的生意，因了这些人愈发红火了。

傅百川经营的生意七八种不止，投入最大和最为看重的，是烧锅。烧锅是酿制白酒的，大多以高粱为原料。傅家烧锅之所以好，在于它有个好师傅。此人姓秦，绰号秦八碗，山东人，他连饮八海碗酒，面不改色心不跳。

秦八碗在山东时，就是酒坊的师傅。他爹死得早，母亲靠着造丧葬用的“还魂粗纸”把他抚养成人。秦八碗长大后，靠着酿酒的技艺养活母亲。有一年秋天，财主胡四爷家的大狼狗咬伤了秦八碗的母亲，秦八碗为了给母亲报仇，毒死了胡四爷视如亲爹的大狼狗，连夜带着母亲逃了。在途中遇到了傅百川，来到傅家甸，成了傅家烧锅的师傅。靠着秦八碗秘而不宣的酿酒术，傅家烧锅一路旺相。

秦八碗是个大孝子，比如早晨煮好了粥，母亲说馋面条了，他立刻和面擀面；母亲晚上睡觉时咳嗽起来，秦八碗立刻翻身起来，下菜窖取来萝卜给母亲祛痰。他到傅家甸后，娶了个老婆。秦八碗不在家时，她端给老母亲的是剩饭，打的洗脚水也没有热乎气，秦八碗一怒之下把她休了。秦八碗的母亲虽然享福，但有两件心事，一个是秦八碗的婚事，一个是她的老骨头最终能不能归乡。秦八碗答应母亲，她百年之后，一定让她魂归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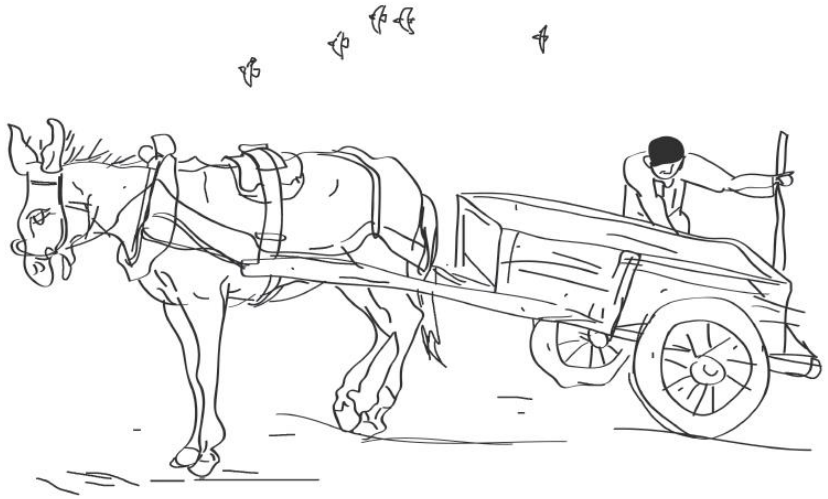
新年将至时，秦八碗他娘死了。

秦八碗为了圆老母亲归乡的梦，求到赶马车的王春申，要雇用他的马车，扶灵回乡。王春申敬佩秦八碗，秦八碗求的事儿，不能推辞，哪怕路途遥远。

王春申套上黑马，将家中的仓房和马厩锁好，朝秦八碗家驶去。

秦八碗家与傅家烧锅只隔两条街，是两间宽敞的青砖瓦房。他家的门楣插着灵幡，院子停着棺材，棺材前的供桌摆着馒头、苹果、香炉和长明灯。秦八碗披麻戴孝，一身素白，看上去像个雪人。马上要举棺回乡了，他还舍不得烧锅，嘱咐着前来抬棺送行的伙计该注意些什么。此时，傅百川来了，他对秦八碗说，估计马车出城不那么容易了，因为疫情日重，朝廷派了一名姓伍的医官来哈尔滨，伍医官说所有尸首必须就地掩埋，不得出城。秦八碗说：“俺娘又不是得鼠疫死的，她是老死的！昨晚她吃完一碗馄饨，还在灯下补袜子呢。人上了岁数，就是熟透的瓜，说落就落。不信让他们开棺看看俺娘的脸，笑模笑样的，不紫也不黑！”

傅百川说：“走走试试



吧，要是出不去的话，也别强求。”他斟好了酒，为秦八碗送行。秦八碗喝光酒，摔了丧盆子，泪涟涟地叫了声：“娘——”呼唤着她跟自己上路。

马车驶出秦八碗家，是午后三点多。街上的行人，大都没精打采地袖着手走路。他们见秦八碗举着灵幡，不是往坟场方向走，都明白这个有名的孝子，是举棺回乡。载着灵柩的马车刚经过庆丰茶园，就与另一辆马车遭逢。一看那辆车就是官府的，那马车停下来，门帘掀开，闪出一张清秀的脸。他冲王春申说了句什么，却是洋话。随从的人翻译说：“伍医官问你，马车上拉着棺材，怎么不往坟场走？”

秦八碗说：“俺娘没了，这是送她回关里老家。”随从把伍医官的话翻译过来：“疫病期间，是不能扶灵回乡的，就地安葬。”秦八碗说：“俺娘得的要是鼠疫，俺哪敢让人帮着拉棺材走这么一路？那不是坑人吗？俺娘是老死的！不信你们打开棺材看看，俺娘的脸是啥色儿的，得了鼠疫死了的人又是啥色儿！”伍医官又说了一些什么，他们上了马车，飞快地离开了。王春申继续赶路，快到田家烧锅的时候，巡警快马追上他们，说死者只能就地掩埋，不得违抗。

秦八碗仰天长叹一声：“娘，儿子不孝，赶上鼠疫，不能送娘回乡了。”他跪倒在地，向着关里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起来的时候，泪流满面。

王春申问秦八碗想把母亲葬在哪片坟场。秦八碗说，哪里都行，反正傅家甸的土地，没有他娘喜欢的。王春申说：“那就葬在俺家祖坟吧，那儿不像窑厂的坟场，尽是鼠疫死的。”秦八碗说：“谢谢王大哥，俺娘一准儿愿意跟你娘做邻居。”王春申说：“俺娘要是和你娘熟起来，得见天儿唠孙子的事儿。你娘没孙子，要是急眼了，还不得用烧火棍把俺娘赶跑呀。”

秦八碗哀哀地笑了一声，说：“不能。俺给她娶一个，让她早点抱上孙子。”王春申说：“你纵是给她添了孙儿，跟你娘是两世隔人，她也见不着。不像我儿继宝，被俺娘招去了，跟她是真的在一起了。唉！”王春申本意是劝慰秦八碗的，没想到自己倒难过起来了。

走到傅家烧锅时，秦八碗吩咐王春申停一下，进去喝碗酒，暖暖身子。伙计见秦八碗推门而入，知道他是被阻拦回来了，赶紧取来一摞碗，在柜台上一字排开，哗哗往里斟酒。秦八碗对伙计说：“两碗就够了。”

秦八碗和王春申走出烧

锅时，星星出来了。秦八碗说晚上掘墓，得回家取锹镐和照明的马灯。王春申把马车赶到秦八碗家门口，秦八碗下了车，解下一条腰带。出远门的男人，往往扎着两条腰带，一条束腰，一条束的是盘缠。秦八碗把那条束盘缠的腰带给王春申扎上，说："没回成关里，钱省下了。一会儿埋俺娘，光咱俩不行，你再帮我吆喝两个人。埋完了，跟弟兄们找个地方喝一顿，钱归你支配。"王春申说："还是放在你身上吧，用多少朝你要。"

秦八碗说："我信得着你。剩下的明儿还我就是了。"

王春申不再推辞，扎着这条腰带找人去了。待找了两个人，还没走到秦八碗家，先听到了黑马的叫声。他们走到马车跟前，发现棺盖被人启开拿下了，靠车轮侧立着。王春申以为是盗贼干的，冲的是死者身上的饰物。因为秦八碗他娘，平素戴着个明晃晃的金手镯。可他探过头朝棺材里一望，吓得抱着脑袋，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颤着声说："秦八碗呀！古往今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孝子啊！"

秦八碗大概怕母亲独自在异乡入葬，孤单得慌，剖腹陪伴他娘去了。

选自《白雪乌鸦》

画在纸上的暴力

◇文／李谦　图／黄胜

潘玉走进教师办公室，一眼看到了坐在椅子上的爷爷，脸立刻红了。坐在潘玉爷爷对面的，是潘玉的班主任刘颖，她注意到潘玉脸红的这个细节。

潘玉粗声粗气地对爷爷说："您怎么又来了？我都说了，学校没人欺负我，没人！您快回去吧！"

刘颖脸一沉，心说：这孩子，长得挺清秀，对自己的独腿爷爷居然如此强势，真是看不出来。

潘玉爱画画，班里的黑板报都是他带着同学们一起出的。这段时间，学校成立了一个绘画兴趣小组，刘颖第一个就想推荐潘玉当组长，现在看来，要再观察观察了。

潘爷爷哆嗦着嘴唇，说："你同学的家长告诉我，昨天你们班那个姓牛的小霸王踢了你几脚！"

原来，潘爷爷昨天听村里人说潘玉被踢了，昨晚问过潘玉，潘玉却一口咬定没人欺负他。可昨天夜里，潘爷爷听见潘玉在睡梦中呻吟了两声，开灯拉开被子，看到潘玉的右肋有两块乌青。没办法，潘爷爷只好找到学校来，想跟刘颖说一下情况。

这时候，潘玉急了："别听他们瞎说，我挨没挨欺负自己还不知道？"

刘颖说："潘玉，你把衣服掀起来，给我看看。"潘玉一愣，双手抓紧衣角，不肯动。潘爷爷为了向老师证明自己没说谎，强行拉过孙子，掀开他的衣服，果然，的确有两块核桃大的乌青。

刘颖轻轻触了那乌青一下，潘玉就是一抖。刘颖的脸色凝重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真是牛壮干的？"

"不是的，老师，是……是我昨天放学时，有条野狗追着我咬，我一跑，绊到路边一块石头上，硌的。"潘玉垂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小声地说。

刘颖又问潘爷爷，是从哪个同学的家长那儿听说孙子



被人欺负的。不等爷爷回答，潘玉抢着说：“老师，同学们一起玩警察抓坏人的游戏，可能有人误会了，瞎传的。我爷爷太惯着我了，村里那些人就爱跟他开玩笑，逗他着急。”

刘颖想想也是，如果真遭到校园霸凌，家长来学校告状，受害者本人为什么急赤白脸地不承认？潘玉是单亲家庭，他爸爸在外地打工，一年难得回来一趟，潘玉是爷爷带大的，三代单传，老人溺爱孙子，听见个风吹草动难免紧张，也在情理之中。

刘颖客客气气地送走了潘爷爷，返回办公室时，看见自己班的班长在门口探头探脑，对上刘颖的眼神，又缩回了头。她叫过班长，问班长有没有听说过牛壮欺负潘玉的事儿。

班长欲言又止，迟疑着摇了摇头。刘颖严厉起来：“不管是谁欺负了谁，都要来报告老师。我们是优秀班级，决不允许霸凌现象出现！你是班长，得帮老师盯着点儿！”班长点点头。这时候上课铃响了，刘颖摆摆手让她回去上课。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眼看要期末考试了，组织学生复习、给后进生补课、参加模拟考……刘颖忙得脚打后脑勺。

没想到仅仅隔了三天，班长拎着一个小塑料袋来办公室找刘颖，小声说：“老师，绘画暴力，算不算霸凌？用向您报告吗？”

绘画暴力？刘颖很奇怪，她第一次听说这么个词儿。

班长从塑料袋里拿出一摞皱巴巴的画纸，说是昨晚值日时在班里的废纸篓里捡的。刘颖打开一张一张地看，越看越惊心。班长说得没错，还真是用绘画的方式表达暴力。每一张画上，都有一个男孩子或被人踩在脚下，或被狮虎等猛兽撕咬，这个人的画功虽然稚嫩，但依稀还是能认出那个男孩子有几分像牛壮，而那个将他踩在脚下的霸凌者，长得很像潘玉！

“这是怎么回事？潘玉画的？”刘颖问。她挺喜欢潘玉的画，熟悉他的画风。班长看了看窗外，操场上同学们正在嬉笑打闹。“是，是潘玉画的。老师，有些事儿，我们都不敢告诉您……

同学们都说，告诉了也没用。”

被叫到办公室的潘玉看上去很平静，刘颖伸出手，说：“你的图画本带来了吧？给我。”潘玉捏紧了本子，一动不动。刘颖一直保持伸手的姿势，潘玉咬着下嘴唇，慢慢把本子递给她。刘颖打开图画本，没错，差不多都是她刚才看到过的画纸上的暴力内容，只是线条更清晰，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

“你每天就用这种方式获得复仇的快感？”刘颖问。潘玉的眼睛有点儿发红，沉默着。

“你不是说，牛壮没欺负你吗？你爷爷来反映，你还一直否认！为什么骗老师？”潘玉的上牙几乎埋进下唇，头沉沉地垂在胸口，还是一声不吭。

刘颖的声音缓和了一些，“我很感谢班长鼓起勇气用特别的方式举报牛壮的霸凌行为。刚才我也调查了很多同学，他们说，牛壮给你起外号叫潘金莲，还带着一群男生扒你的裤子，你反抗，他就踹你。这些，都是真的？”

两大滴泪瞬间跌落在潘玉脚旁。刘颖的心一痛，声音变柔和了，“为什么瞒着老师？我教你们两年多了，你就那么不信任我吗？”

潘玉突然抬起头，眼眶发红，瘦削的肩膀绷得像一块薄铁板，尖削坚硬。他说：“我怎么相信您呢，老师？您让我们借书给班级，充实咱们班的图书角，我借的是《水浒传》，书角都磨破了。那是我最喜欢读的书，我每天都要读几页，可我愿意借给班里。每次有同学翻看这本书，我都感到很幸福，很骄傲。可牛壮呢？他爸爸开车拉来的是半车新书，您为了好看，把新书放在最外面一排，那以后，再也没有同学翻过我的《水浒传》……

“我怎么敢相信您呢，老师？班容班貌大检查，各班号召学生从家里拿花。我爷爷陪我去市场买了一盆文竹，只有茶杯那么高，我配了一个新花盆，一共花了九块钱。听说有些花从市场买回来，到家就死了，我在家养了三天，才拿到班里——正赶上牛壮的爸爸开车送来了一车花，那棵大文竹，比我都高。放学后，您让我把我的文竹拿回去，说班里的花已经够了。您还邀请其他班的老师来咱们班看牛壮家的文竹，那些老师都羡慕极了……

“其实他不光欺负我，还欺负过咱们班别的同学，我们都不敢告诉您。尤其是您把他的座位调到您眼皮子底下以后，更不敢说了。”

“可是……你们都没试一试，就确信老师不会公正处理？”刘颖有点儿震惊，似乎不相信这一切。

“我们知道，告状只会带来更大的报复。不过，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有本事，牛壮再欺负我一次试试！”潘玉的肩膀轻轻抖着。刘颖拍拍他的肩膀，感受到了潘玉的颤抖，“一会儿放学，老师去你家，给你爷爷道歉。”说完，她掏出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喂，是牛壮的爸爸吧？您好，我是刘颖。请您来学校一下，把借您的书和花都拉回去，我们在做轮换，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不不，我不喜欢花，我家里的书柜也早都满了，一本书都放不下。我还有件事儿要和您谈一谈。是的，非常重要，事关孩子的健康成长。”

潘玉绷紧的肩膀突然松懈下来，轻轻啜泣着。刘颖摸摸他的头发，继续说：“我让牛壮坐我眼皮子底下，是为了更好地监督他，集中注意力听课。请你相信，老师有能力净化班级环境，有能力保护我的每一个学生不受到伤害。”

“知道了，老师。”

“咱们高年级有个绘画小组，老师一直想让你来当组长，有信心胜任吧？”

潘玉慢慢抬起头，眼睛亮亮的，使劲儿点头，“有信心，老师，您放心吧。”

选自《民间文学》

偷来的书

◇文／卢树盈　图／周欣欣



敲　诈

一间黑暗的地下室里，李科又盗了一个QQ，钱包里只有几元钱。李科编织了一个生病的谎言，进行群发，不一会儿，就接到一个回复，说要在他的卡上打一万元钱。

李科等了半天，手机短信才响起，是银行通知。李科打开一看，气得咬牙切齿，对方打来一元钱，实在可恶。

QQ消息响起，有很多人发来红包。李科打开一看，气得吐血，每个红包都是一分钱。李科好奇，这个QQ的主人到底是谁？为何都是吝啬的朋友？

就在李科沮丧的时候，有人发来消息：“我是QQ的主人顾大海，请把QQ还给我。”

李科盗过无数QQ，经验丰富，有人把偷情照片放在相册里，曾经让他敲到一大笔钱，看来这次要发财了。

打开QQ相册，里面有几千张照片。李科一张张照片看完，全是花花草草，没有女人照片，那就没有艳照门可敲诈了。

顾大海好像很着急，发来很多消息，想要回QQ。从他的语气来看，这个QQ里肯定有他最重要的东西。

为了试探顾大海，李科直接开价一千元。顾大海讨价还价，只给五百，两人成交。

不一会儿工夫，李科的短信铃声响起，银行卡上收到五百元。看来这个QQ里真

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值得挖掘。

从QQ空间到QQ邮箱，李科进行地毯式盘查。发现顾大海是作家，投了无数稿，还有编辑回复过终审的消息，难怪顾大海急着要回QQ。有了筹码，李科再次敲诈，要两千元钱。

顾大海耐着性子磨了很久，砍价到八百元，再次成交，打来八百元钱。

就在李科想把QQ还给顾大海的时候，无意中点开记事本，发现一个星标记事，里面有一本书稿。李科看到书名就被吸引，一口气读完。这真是一本好书，写得荡气回肠，肯定能卖不少钱。

李科贪得无厌，这次狮子大开口，要价五千，才还QQ。顾大海急了："我花了五年时间才完稿。就在准备投稿前，电脑出了故障，文档里的书稿丢失。我想记事本里有备份，就把破电脑卖了。没想到你盗了我的QQ。我和出版社已经谈好出版，你快把书稿给我，不然我就去报警！"

"只要你报警，我就删了书稿，让你五年的心血都泡汤。"顾大海沉默了很久，又开始砍价。李科已经知道顾大海的底细，一分也不少。

顾大海在屏幕那边恼羞成怒："你这个天杀的坏蛋，我要让你为今天的事情付出代价。"

这样的恐吓，李科见多了，不惊不乍。顾大海发来几个炸弹的表情，就消失不见了。最可恨的是顾大海设置了十二个小时到账，已经转到李科账上的一千三百元钱，又被顾大海收了回去。

接下来的几天，顾大海很安静。李科憋不住了，一再降价，只要一百元，可顾大海还是不理不睬。李科怀疑顾大海已经找到旧电脑，把里面的书稿找回来了。

出　版

就在李科想放弃这个QQ的时候，QQ邮箱里收到一封邮件：顾大海老师，你的书稿已经拿到书号，下个月就能出版。请你把完整稿件发给我。

李科的心一下就活络起来，要是这本书写上自己的名字，那就成了知名作家。想当年，李科也是文学青年，作文总拿高分，还在报刊发表。只可惜父亲突然离世，他离开学校，开始流浪，就干起了这见不得人的勾当。要是能借着这本书成为知名作家，那就能结束蜗居地下室的日子，走在阳光下，挺直腰板。

李科越想越开心，就给出版社回了电子邮件，这本书我用的顾大海是笔名，现在想改回本名李科。对方很快回复邮件，只要没出版前，你都可以进行修改，但是你要重新签一个合同。

李科发邮件问，出版书给多少钱？对方很快回复，我们不是谈好的吗？两万三千元。

李科大喜，改了作者简介、电话号码，还留下家庭地址，配上一张帅气的照片，与书稿一起发给了出版社。几天后，出版社就寄来合同，李科看也没看，签字后就快递过去。

三天后，李科就收到封面设计，特别满意。出版社的美女打电话来，说一个月后就能出书。李科大喜，把这个QQ加密，还用人脸认证。不管顾大海找了多么好的黑客，也要不回这个QQ了。

一切俱备，就等时间完成李科的作家梦，他就能投入到激烈的游戏中。直到一个月后，李科接到出版社的电话，才如梦初醒，书竟然出版了。

可对方不但没给李科稿费，还让他给一万八的出版费。李科傻眼了，我们不是谈好两万三吗？

"对呀！你以前交了五千元钱的定金，还差一万八。"

李科怎么也想不到，顾大海辛辛苦苦地写了五年书，还自费出版，花这冤枉钱。

“我有你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如果你不按合同把钱转给我们，就找律师起诉你。”

李科暗叫不好，为了当作家，他用的真地址、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要是律师找上门，那就麻烦了。

“你的书写得这么好，每本定价四十八元，要是这一千册卖出去，你就赚发了。还有人想买这本书的影视版权，你就等着发财吧……”

出版社美女的一番话，让李科高兴起来，到处去找狐朋狗友，筹到一万八千元，转到出版社的卡上。

半个月后，妈妈打来电话：“科儿，我收到一本书，上面有你的照片。我找人看了，他们说你是大作家。我家祖坟冒青烟，你的父亲在地下也该瞑目了……”

妈妈说了很多很多，都是喜悦。李科大喜，他要离开这阴暗的地下室，以大作家的身份回村，为妈妈长脸。

谁是赢家

踏进三年没有回过的家，墙上已经发黄的奖状，一尘不染，狭小的屋子里挤满了来贺喜的亲戚朋友。

妈妈在厨房忙活，一脸喜气：“科儿，你怎么才回来？省上来人，已经等你很久了。”

看来人怕出名猪怕壮，自己刚出书，连省上都来人了。李科整了整衣服，走进里屋，窗前站着一个气度不凡的人，看起来有点面熟。李科热情地握住他的手：“你好，我是作家李科。”

“你以为作家那么好当吗？辛辛苦苦码字几年，还要倒贴钱。”

“你是谁？”

“我是顾大海。”

“你怎么找到我的？”

“那个出版社的邮件是我发给你的，就是为了套出书稿。”

李科冷笑道：“你套出书稿有什么用？这本书我已经出版了，作者是我。”

顾大海拿出手机，翻出几张照片，书中的作者都是顾大海。

李科傻眼了，“你竟然骗我！”

“是你先骗我的。我这个穷作家正好没钱出书，就将计就计，让你花钱为我出书了。”

“你已经达到目的，还来干什么？”

“我想看看你这个骗子是什么模样。”

李科抓起桌上的水果刀，面露凶相。妈妈端着一盘水果进来道：“你们别站着，快坐下吃水果。”

李科抓起一个苹果，用水果刀削着。顾大海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妈妈：“这是省里对李科的奖励。”

“小科这孩子从小就聪明，年年拿第一，在很多次作文大奖赛中获奖。只可惜他爸爸去世得早，我没钱供他读书，他十六岁就出去流浪……”

妈妈泪流满面，用袖口擦着眼泪。李科泪湿眼眶，“妈妈，家里来了最尊贵的客人，你快去做饭。”

妈妈把信封递给李科，高兴地出去了。李科打开信封，里面有一万八千元。李科很激动，“你为什么不拆穿我的谎言？”

“因为我相信你良心未泯，才会写出那么好的序言，你肯定是认真地读完我写的书，算是知音了。”

李科眼含泪花说：“我曾经梦想当作家，可爸爸去世把我击垮，我就沉迷网络游戏，干起了偷QQ的勾当，维持生计。”

“我看你很聪明，应该醒醒了，为了你的妈妈，要迷途知返。”

“我明天就去自首，重新做人。”

选自《乡土·野马渡》

不一样的生日歌

◇文／陶文进　图／戴清胜



在十年前的上海徐家汇，衡山路上有一幢三层楼的红色小洋房，这里是上海唱片厂的旧址。随着时代的变迁，唱片厂的业务也转移了，现在这里仅保留着一家门市部，兼做录音录像制作业务。

今天是店长阿拉五十岁的生日。老婆和儿子为他庆生，特地在杏花楼订了三桌酒席。早上出门时，老婆关照阿拉下午调休，在家接待亲戚朋友，当时阿拉一口答应。谁知店里两个年轻人，一个生病休息，一个拍外景去了杭州。这天店里又特别忙，阿拉前后奔波，忙碌得不可开交。

现在是下午四点五十分了，阿拉准备打烊。正在这时，一个穿裙子的年轻姑娘推开店门，朝里探了探身子。

阿拉想起来了，从早上开始，这姑娘一直在店周围徘徊。曾经两次推门进入，当阿拉迎上前去时，姑娘满脸绯红，逃到了门外。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了。姑娘怯生生地问："你们这儿……录音吗？"

阿拉笑脸相迎，说来这儿录音是找对门了。他打趣说，姑娘一定喜欢唱歌，将来要当个大歌星！姑娘则否认想当歌星。

阿拉笑起来："有梦想是好事，应该大大方方。"

姑娘说自己的嗓音有点哑，不适合唱歌。阿拉却说，哑有哑的味道，这叫特色。他还告诉姑娘，他这里可以调节声音的高低，客户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但是今天不行，请姑娘明天再来。

听到明天，姑娘的神情变得暗淡，甚至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明天不行。因为……因为我等不到……明天了！"

阿拉怔住了，他不知道姑娘为什么会这么悲观。姑娘泪水涟涟，告诉他说，因为声带上长了一个肿瘤，明天将要进行摘除手术，从此自己不能说话，更不能唱歌了。另外今天是姑娘的十八岁生日，所以她想录盘音带，留住美好的回忆。

阿拉惊叫起来："太巧了，今天也是我

阿拉问：“你歌还唱吗？”

姑娘一字一拍地说道：“唱，我一定唱，一定把歌唱好！”

音乐重新响起，姑娘的嗓音圆润甜美——“如梦如烟的往事，散发着芬芳，那门前美丽的蝴蝶花，依然一样盛开……”

一曲终了，阿拉热情地鼓掌：“唱得好！非常好！”姑娘热情高涨：“大叔，我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录音吧！”

奇怪的是阿拉站在原地没有动，只是轻声说了一句：“不需要录音了。”他按了一下播放键，机器里传出了姑娘悦耳的歌声。他笑着说：“我已经录下来了，我没有错过最有激情的瞬间！”

任务完成了，姑娘催阿拉赶快去杏花楼，但是阿拉摇摇手，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没有完成。他拨通了广播电台的电话。“请问，是生活歌坛节目组吗？我想为一位素昧平生的外地姑娘点一首歌。哦，她叫什么名字？”

姑娘说道：“我叫李红。”

阿拉对着手机说道：“为李红姑娘点一首歌。什么？要预约的？只能等下次了？不行，非现在不可。今天是我生日。我儿子为我点了一首生日歌。我宁可把那首生日歌拿掉，换上我为李红姑娘点播的《明天会更好》。”

李红激动万分，她拉住阿拉的手，喊道：“大叔！”

阿拉的话在继续：“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今天下午，一个陌生姑娘李红走进唱片公司来录音，这是她最后一次唱歌。明天她将被摘除声带，她需要勇气，需要支持！”

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被阿拉的电话感动了，更改了节目的安排，播出了阿拉为李红点播的《明天会更好》。

第二天，李红声带上的肿瘤经医生确诊是良性的，手术后对声带没有影响。出院后，她第一时间奔向了衡山路……

选自《上海故事》

不钓“阳桥鱼”

◇文／姚秦川



有一年，宓子贱即将赴任单父县的县令。临行前，他专程去拜访以智慧著称的朋友阳昼，向他讨教为官经验。听了宓子贱的问话，阳昼回答：“我喜欢钓鱼，可以将自己钓鱼的经验送给您，行吗？”

宓子贱不明白钓鱼和为官之道有什么联系，但他谦恭地说：“请讲！”

于是阳昼讲道：“我在钓鱼时，每次安好鱼饵垂下钓丝，立刻会有一种鱼来争相吞食鱼饵。这种鱼叫‘阳桥鱼’，口感不佳，就算钓到，我也会弃之不食；还有另一种鱼，会绕着鱼饵游来游去，欲食又止，这种鱼叫鲂鱼，它肉肥味美，深受大家喜欢。”宓子贱顿时领悟到话中深意，不禁连连拍手叫好，拜谢阳昼后满意离去。

几日后，宓子贱赴任。他还没到单父县，一些官员便守在半路上夹道欢迎。见此情景，宓子贱催促手下：“不要停留！”手下不解地问原因，宓子贱答：“这些人是阳昼所说的‘阳桥鱼’，不堪重用。”

到达单父县，宓子贱真诚地请出那些有才能的人，与他们一起共事。不久后，单父县在宓子贱的治理下逐渐变得富强起来。

选自《故事会》

捡金



◇文／燕芷　图／段明



父亲有一项工作，“捡金”，这在乡间是被称作“仵作”的下贱行当。亡者以薄木材料为棺，浅埋入土一二尺，以使尸体快速腐朽。三五年后（只取单数），子孙在八月初一这一天请人揭坟开棺，将尸骨腐肉洗净，按坐姿置骨架于高约二尺、直径一尺的陶瓮内，俗称陶瓮为“金坛”，称装骨于金坛内为“捡金”。金坛内以朱砂撒于骨上，并书死者姓名、生卒年月，封盖深埋于家族墓地，立墓碑，我们村将这种风俗叫“亡人起身”。除了“捡金”，父亲还去做“八仙”（即抬棺材，由八个男人抬起来，象征先人早登极乐归为神仙）。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个男同学唱歌一样地嘲笑我：“千金的父亲是埋人的，抬死人的……”那天，我趴在课桌上哭了一个下午。

后来，几乎每天都会有几个调皮鬼阴阳怪气地笑我。只要有老人去世，他们就会对我说：“又死人了，你阿爸又有事情做了……”这些刺耳的话让我非常尴尬受伤，我曾不止一次找父亲理论，他不吭声，拿起竹鞭就要打我。

“你打啊！打死我啊！”我像个受伤的小鹿大声嚷嚷，父亲的竹鞭狠狠抽打在我的身上，留下一道一道红色的血痕。

“这么小就已经开始

造反了是不是？看我不打死你！”父亲悲愤交加。

“你就打死我好了，你除了会打我们还会干什么？整天抬棺材、埋死人、捡金，发穷恶……”我口无遮拦地反抗着。。

他扬起的巴掌突然停在半空又颤颤地落下，然后对我说，以后不去了。那是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败下阵来，悲伤弥漫在四周的空气中。

他嘴上虽是答应了，可是暗地里还是会悄悄去，每次去都找许多借口，遇见熟人千叮万嘱不要告诉我。我恨他不守信用，但我开始明白了生活的不容易。后来，我看见父亲抬着棺材，就会绕路走，怕父亲看见了难堪。再后来，即使有人告诉我，甚至有同学笑话我，我也假装不知道，回到家里和往常一样默默做家务，能做多少做多少。

那天中午放学回家，看见父亲才回来，满脸疲惫。父亲撞见我，面露惭色，谎称去上寨打山猪去了，守了一夜。我知道其实是住在上寨的明仔爷爷去世了，上寨来回要六个钟头，父亲是在那里过夜了。我听过父亲和别人闲聊，在亡人家里过夜就像乞丐一样，蹲在门角落直到天亮。夏天蚊子多，冬天又冷，但是熬一夜会多加20块人工钱，给亡人换衣服上棺木再多20块……他还“吃过杠”，在山路上行走，下坡，所有的压力突然一下子转移到他肩膀上，人一下子站不起来，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差点滚到山下去。

每年八月初一，父亲都接很多活。至少要帮十个亡人“捡金”。他从早上五点钟出发，每个山头都是“起身”的尸骨，有时候下点小雨，让整个村子都变得阴森森，那天，孩子们是不准出去的，怕撞到邪气，会鬼打墙。每年的这一天，我都害怕父亲会遇见鬼打墙，回不到家里来……

铁头母亲癌症晚期，弥留之际，家属找父亲做伴，让父亲帮忙换衣服，甚至换尿垫子……咽气后，是父亲帮忙换的衣服。那天，隔壁家的大爷过来，和父亲闲聊：“你怕什么，那么能干，帮人家换套衣服就有几十块钱了。”满脸的嘲笑。父亲坐在门口抽着烟丝，沉默不语。那个高大的父亲低着头，显得矮人一截。这工作实在是让父亲丢尽了尊严，而作为他闺女，我也曾和别人一样嫌弃他的职业，为他的职业感到丢脸。可是他忍辱负重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我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他？想到这里，我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不知道是委屈还是懊悔——我到底不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那年的八月初一，我和弟弟跟着父亲来到爷爷坟前，三个人用锄头把土堆铲平再刨开，直到露出褪了油漆的棺木，我把头别过去，有些害怕。

待棺木打开，里面破旧的蓝色衣服上有一堆白蚁。父亲说：“它们把阿公的肉都吃掉了，只剩下了骨头。”我们看到爷爷的头颅骨，吓得想哭。父亲已经把破旧的蓝色衣服撩到一边，正在一块一块地收拾白骨。

“这些骨头每一块都要按照顺序完整地放在‘金坛’里，不然就是‘跪金’了。”父亲说。

“‘跪金’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居然不害怕了，一边问一边帮着父亲把骨头一块一块捡到缸里。

“‘跪金’就是把膝盖上的那块骨头放反了，本来是坐着很舒服的，变成跪着很辛苦的，那家子的风水就不好了。捡金的人一定要看清楚，不然就是害人，就是做了缺德事……”父亲说得头头是道。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和学问，我开始有些崇拜父亲。

拾掇完毕，我和父亲抬着装有爷爷骨头的“金坛”往另一个山岗走去。弟弟跟在后面，一路撒着纸钱……那天早上的风凉飕飕的，将纸钱吹得满山都是。

选自《故事会文摘版》



厨王寒厨

◇文／孙兴运　图／段明

清晨，雪在寒风中飞舞。

寒意透骨。衣衫单薄的他冻得脸色发青。

和他一起在风雪中等待的还有十七人——确切说，十七个厨师。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张财主每年一度的赛厨、招厨。

张财主好吃，也吃精了。菜肴被他瞧一眼、尝一口，他就能说出用料的缺憾，能道出烹制的纰漏。所以，张财主极少吃到十分满意的饭菜。

张财主常说，人生在世，吃穿二事。穿衣为人看，吃喝自己乐。于是，吃精了的他便不惜重金聘请高厨。

为聘得高厨，每年灶王节时，张财主家都会举行厨师比赛。所有应聘者须同台竞技，张财主只择优聘用八人，薪酬也会依次序而定。

难得吃饱饭的年月，加上重金诱惑，周边的厨师便蜂拥而至。

雪中的张宅白茫茫一片，愈发显得幽深庄严。管家已经命人清扫了大院内的积雪，在空旷处布好了十八座灶台。

过了半个时辰，用完早膳的张财主被家人搀扶了出来。堂檐下摆好了桌椅，张财主在太师椅上坐定，悠然地品起了香茗。

少顷，管家跑过来请示。张财主摆了摆手，沉重的大门便在吱呀声中打开了。

门外久等的村民如潮水般挤进了大院。

一切就绪，管家嘶哑着嗓子宣读了赛厨规则。激烈的赛事便开始了。

其他厨师已经开始洗菜、淘米，紧张地备料了，他的心里却泛起一丝不安。

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厨艺，御厨之王绝非浪得虚名。他只是担心露一身绝技，东家会

少聘多人。

自出了皇宫，他一路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屡次投身豪门，惹得数人差点儿被辞退。这些人虽身怀绝技，但不得不与饥民争食，他感到惭愧不安。

于是，他又开始了漂泊。

漂泊也非长久之计。于是，身心疲惫的他又一次来张家应聘。以张财主的富有，多聘一人理应不难。他安慰着自己。

管家嘶哑着嗓子报了菜名，惊醒了正出神的他。别人已忙于烹制了，他才动手。凝神静气之后，他将刀舞成了一团白光。白光跳跃了片刻，菜就成了片、丝、末，整齐地码放在盘中。院内的气息顿时凝固了，人群呆立相望，满脸的惊讶和仰慕。

炉火映红了他的脸。加料、翻炒，瓢中的菜如蛟龙出海般腾起落下，矫健、优美，协调、流畅。

菜熟了，满院飘香。张财主看见他的菜时，略微愣了一下，夹口菜尝了，眼中满含赞叹的笑意。

管家面无表情地宣读了名次，末位的厨师黯然离开了，留下一声重重的叹息。他知道，每道菜评完，都会淘汰一位厨师，直到剩下八人为止。

管家继续报着菜名，依旧冷冷地宣读着名次。他的名字总排在首位，但他却没有喜悦之情。他的眼前不断浮现出离去厨师的忧伤眼神，那眼神刺得他的心隐隐作痛。

惭愧和不安再次袭来，他想退出。但这或许是他摆脱苦难的最后机会。能多聘厨师吗？他抬起头看着张财主，满眼的期望。

张财主读懂了他的心思，目光却极为冷漠。

雪愈下愈大，赛场只剩九人。雪花穿过青色的油烟，融化在沸腾的油锅中。噼里啪啦的声响过后，沸油顿时四溅开来。

随着一声惊叫，一个厨师捂着被烫伤的手，痛苦地低下了头。盘子碎了，遍地是滚落的生肉丸。接着，人群中一老妪突然跌坐地上，恸哭道，天啊，这以后咋活呢？她身旁一个小女孩满脸是泪地跑到受伤的厨师身边，扯着厨师的衣角不停地喊，爹，俺饿。

再望张财主。张财主将头扭了过去。

他的心抽搐着，酸楚的泪珠滚落了下来。犹豫了片刻，他捧了盘焦黄酥香的丸子走了过去，一颗一颗地喂给了小女孩。

随后，他站起身，向四周拱了拱手便默然离去了。单薄的身影在雪地里消失后，留下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

选自《啄木鸟》

喝脏水喝出绝艺



齐白石成名前，曾在湖南湘潭的黎威圣家做工，见其兄弟二人皆好刻印章，他便向他们求授方法，黎氏二人不理。

有一天，齐白石又去请求，黎威圣正在抽水烟，便开玩笑说：“你若能把这水烟袋里的水喝干，我就教你。”结果，齐白石真的把水烟袋中又臭又辣的脏水喝干了。

黎威圣大为惊讶，被他的至诚感动，于是尽心传授齐白石篆刻治印的方法，几年之后，齐白石习成绝艺。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奇赌

◇文／陆涛声　图／段明



民国初年，江南毗陵城里有个姓李的富商，开了五家当铺。他爱热闹，常约朋友来家里喝酒谈天说地，还喜欢开玩笑打赌。趁酒兴打赌，他还赢过人家一个漂亮的小妾。

这年腊月，雪下得特别大，天特别冷，天井里水缸中的大半缸水竟冻到底，把缸胀破了。李老板身穿皮袍躲在屋里不出门都觉得冷，只能手捧铜手炉脚踏铜脚炉，却又觉得无聊，便差伙计去请锦货店王老板、米行周老板、银楼朱老板三位酒友来小聚。

四人喝着聊着，兴致正浓，管家进来禀告说："大门外有个叫花子，上身只裹着一件空壳破棉袄，下身穿着破单裤，脚上一双单鞋都破得裸露着脚趾，求施舍一双旧鞋子和一条旧裤子。"

天冷到这种程度，叫花子身上那点儿衣裳能熬得住？李老板忍不住放下酒杯到门口去看。

门外那叫花子三十多岁，真的是……破棉袄裹在身上，腰里用草绳紧扎着，两手相拢在袖管里，一只破陶钵捧在手里，一根打狗棒夹在腋下，身子蜷缩着，不停地跺着脚。李老板问他冷不冷，他说还好。再问他在哪儿过夜，他说在对面巷子一茅厕里。又问他盖多厚的被子，他说没有被子，只有三个稻草把子。李老板说："吹牛，我才不信。"叫花子说："不信就打个赌。"

李老板本来就好打赌，这时酒已喝到三分醉，听叫花子一说，好似突然打了鸡血，兴奋得大声喊好，就说："我给你一捆稻草一条被子，今天晚上你真能在那个茅厕睡一夜？"

"不用被子，只要三个稻草把子。"叫花子说，"如果我这样过了一夜，赢了，你能给我什么？"

"我就输给你两爿当铺，让你也当老板。"李老

板一冲动，兴致大起。

叫花子说："李老板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取笑我！我赢了只要一身棉衣棉裤、一条棉被，让我吃顿热乎乎的饱饭。"

李老板心里一咯噔。旁边看热闹的米行周老板插嘴说："李老板从不开这种玩笑，说话绝对算数。"锦货店王老板也紧跟上："就是。"李老板也说："是的，我从来说一不二。你愿意赌，就写个赌约，请这三位老板做证人。不过也得有言在先，你若冻死，也与我无干。"

叫花子将信将疑，说："那是当然。"

当时便立下字据，双方及中人都按了手印。

黄昏，李老板让叫花子吃饱喝足，叫花子便抱着三个稻草把子去茅厕。这茅厕左、右借两边人家的墙，顶盖茅草，后靠和门是用竹子、芦草编成的，外边风多大里边也多大，外边有多冷里边也有多冷。三个草把子，叫花子拆散一个铺到茅厕里一侧地上，一个当枕头，一个散开当被子盖在身上，睡下了。四位老板看他睡下，便各自回家了。

夜里又下了一场大雪。

第二天一早，按照前夜约定，四个老板一齐来到茅厕边。

茅厕的茅草顶和芦扉都被积雪压塌了。

李老板说："肯定死了。"

话音刚落，被积雪压塌的茅草顶和芦扉忽地被掀开，叫花子猛地坐起，揉着眼睛说："你们来得这么早呀！"

叫花子姓吴，有了两爿当铺，由地狱升入天堂，成了毗陵小城里数得着的吴大老板，与李、王、周、朱四老板平起平坐，也住高厅大屋，也娶太太纳了姨太太，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夏天有人给打扇，冬天穿裘皮捧手炉踏脚炉……

眨眼三年过去，又到寒冬腊月，又是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吴老板闷得慌，便邀请李、王、周、朱四位老板来喝酒闲聊。酒过三巡，周老板旧话重提，对吴老板说："三年前李老板和你打赌，你赢了两家当铺，如今你俩敢不敢再赌一赌？"

吴老板心想，若再挨一夜冻，能再赢两爿当铺，多容易呀，便应道："好！"

周老板又问李老板。李老板输了两爿当铺后悔不已，萎蔫地摇了摇头。

周老板问："你不想赢回那两爿当铺？"

李老板说不想。

周老板忽然端起一盅酒一仰脖一饮而尽，把空酒盅往台上重重一放，带着几分醉态大声嚷道："吴老板，你再到那茅厕睡一晚，我的米行就归你，赌不？"

吴老板欣然答应，忽有一瞬迟疑："还穿当年那种破棉袄单裤吗？"

周老板豪爽地说："不用，你就穿这身皮袍子吧。"

于是又一份赌约签成，这回李老板也和王、朱两位老板一起成了证人。

李老板虽没有参赌，却寻思：他上次破棉袄单裤都没冻死，这回穿皮袍、棉裤还戴皮帽，哪会冻死！暗暗为周老板担心。

第二天一早，李老板和王、朱两位跟着周老板，踏着雪冒着刺骨寒风来到茅厕前，茅厕里根本没有吴老板的人影。四人随即赶到吴老板府上，得知吴老板因为夜里冻得受不了逃回了家，正在发高烧。

周老板赢了两爿当铺，吴老板又变成了叫花子。

周老板邀李、王、朱三位喝酒，笑着对李老板说："其实我断定他这回一定会输，才劝你赌的。你不敢了，就让我捡了便宜，哈哈！"

"周老板怎么就能断定他会输呢？"李老板想不明白。

周老板没正面回答，沉重地叹道："这也是对你我的警示啊……"

选自《金故事》

陈州猫王

◇文／孙方友　图／黄胜



陈州这地方儿憋邪，家家不爱养猫。原因有二：一是怕猫脏，在屋里又屙又尿，吃了老鼠，三下五除二抿几下胡须，便钻人的被窝儿，无论大姑娘小媳妇，概钻勿论；二是怕猫叫春，发情期来了，叫声如恶鬼，耽误自家人睡觉不说，还影响了别人。后来又听说猫能传染狂犬病，更使陈州人不敢恭维。当然，这是后话。清末，陈州人大概是不懂得这些的。

不养猫并不等于不用猫。耗子横行起来，就去租猫。租上一天两天，等消灭了耗子，又物归原主。有人租猫，就有人专养猫。城东关的贺老七，就专干这种营生。

贺老七年近七旬，身板还算说得过去。年轻时候，他在县衙里当狱卒，专看死囚。由于活恶，竟没有娶下妻室。上了年纪，县衙里把他撵了出来。为了生计，他就当上了猫王。

贺老七养了很多猫，加起来有一百多只。而且他多养山猫，说是山猫个儿大，出口凶狠，杀伤力强，一百多只山猫分开装在几个猫笼里，白天不让它们出来。有人租，需要提前打招呼，一天不喂，等猫们饿得齐哭乱叫了，便叫人把猫笼抬回家，放了十多只猫一起上阵，如饿虎出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能把耗子们杀得落花流水。猫吃饱了，就把掐死的老鼠叼出来，放在一堆。天明贺老七来索猫领赁钱，连死鼠一同拿走。回到家，把老鼠扒皮剔肉，放在一个暗房里，喂那些租赁不出去的猫。

贺老七喂猫极为神秘，从不让人知道猫们是如何抢吃老鼠的。猫吃饱了，自动走出来，伸伸腰，然后就钻进笼子里念猫经。

因而，一到午间和晚上，贺老七的小院里就响起一片诵经声。

由于贺老七的猫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所以前来租赁的人也多。逢着大户人家清仓，能把一百多只猫全租去。等仓门打开，猫笼也同

时打开，百只猫倾巢出动，如狼号虎啸，如万马奔腾，其波澜壮阔之势真真令人咋舌！

生意如此之好，贺老七从不漫天要价，只求天天进几个，够吃够穿就得！所以，贺老七的人缘也特别好。

这一年，陈州遭了水灾，田野里的老鼠一下聚集到县城里成了一大灾难，连县衙里都成群结队。有的竟能爬到知县的牙床上，在灯下明目张胆地与县长大人大眼瞪小眼儿。知县大怒，第二天便命衙役去租猫。衙役和老七相熟，对老七说："老七哥，恭喜呀，连县太爷也要租赁你的猫了！"

贺老七笑笑，问："租几笼？"

来人答："全租！而且出高价！"

贺老七又笑笑，说："三天以后吧！"

那衙役走后，贺老七开始关门谢客，说是猫已被县太爷租去，等几天再来！接着，他开始给猫禁食，连禁三日，直饿得猫们在笼里乱窜乱跳，双目如灯，对着贺老七龇牙又咧嘴，直到三天的最后一个晚上，贺老七用黑布蒙严猫笼，让人抬到县衙里。

那时候县太爷正在暖阁里抽大烟，听说贺老七的猫队来了，急忙命人说："让他把猫抬到这儿来，先杀杀这院里的耗子！"猫笼抬进了暖阁。十几笼一拉溜儿排开，很是威武。

贺老七进屋拜见了知县，说："大人，马上就要放猫出笼，人员不得乱动，以免惊动了耗子！另外，您老千万不可掌灯！"

"为啥？"知县不解地问。

贺老七说："猫为夜眼，有灯光反而减了视力，越黑越能逮耗子！"

知县赶走众人，然后吹了灯，暖阁里一片漆黑。

贺老七这才走出来，急促地打开了十多个猫笼。一百只饿猫如黑箭般蹿进暖阁，只听知县一声惨叫，接下来便是猫们的撕咬声……

贺老七笑笑，四下望一眼，倒剪手走出了县衙。第二天，暖阁里出现了一副白森森的骨架！猫们竟活活撕吃了一个"大耗子"！

消息传出，惊动朝野。古时候有五鼠闹东京的传说，而眼下竟出现了百猫吃知县的事情！朝廷急忙派人到陈州查办此案。

这钦差姓王，叫王直，官拜刑部尚书，到达陈州，就开始了审案。他命人带上贺老七，问他为何让猫吃了知县。贺老七说："我的猫只吃耗子，从不吃人！"王大人一拍惊堂木，呵斥道："事实俱在，还敢狡辩，打！"

贺老七上了年岁，又被关了几日，没打几下，就直直地咽了气。

王大人觉得极扫兴！

主犯身亡，王大人只得到贺老七的小院里走一番，为的是给皇上有个交代。小院儿不大，靠城湖。一百多只猫还在，关在笼里没人管，早已饿红了眼。见到王大人，个个眼放凶光，又嚎又叫，在笼里扑来扑去，吓得王大人瑟瑟发抖，忙命人把猫全部击毙。

残杀过后，小院里静了下来。

王大人这才走进贺老七的卧房里。卧房里很简陋，破衣破被，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王大人失望地走出房门，突然闻到一股股死鼠的恶臭。四下寻找，最后发现那股恶臭来自靠山墙的一个暗房里，便命人打开。暗房极暗，王大人掩鼻进去好一时，才看清室内的物什。这一看不打紧，吓得王大人连连后退了几步！

室内是一尊泥塑，头戴官帽，形如真人。王大人怔了片刻，走过去掀开官服，才发现泥塑的肚腹里放着几只剥了皮的死鼠，散发出阵阵恶臭。

选自《雅盗·神偷》

磨刀滴水脆

◇文／任万杰　图／段明



南宋时期，建康府（今南京市）一派繁华，手艺人齐聚于此，特别是北街的磨刀匠张一手，牌子挂着“磨刀王”，更是大家公认的磨刀界第一名，老百姓要磨菜刀，士兵要磨大刀，砍头的要磨鬼头刀，因此，张一手生意好得不得了。

可是，城里又来了一位刘半炷，无论什么样的刀，他都能在半炷香之内磨好。

磨刀界有磨刀界的规矩，那就是比赛，谁磨的刀好谁就是“磨刀王”。比赛当天人山人海，大家都想看看张一手与刘半炷谁的技术高超，公证人是商会的赵会长。

赵会长带来两把缺口的破菜刀，这非常考验磨刀人的戗功。磨刀人不怕钝菜刀、锈菜刀，只需要戗薄就可以了。可是缺口菜刀，锋利只是一个方面，还需要封口，让刀完好如初，对火候的把握要恰到好处。

赵会长宣布比赛开始，张一手迅速拿起一把菜刀，又从身旁拿过一根尺把长的铁杆，两头有横扶手，铁杆中间镶一把戗刀，暗暗用力将缺口菜刀的两刃刮薄封口，然后放在自己的磨刀石上磨锋。

刘半炷也是拿起一把菜刀，在地上放上一块磨刀石——这块磨刀石不简单，前部粗砂，后部细砂，同石不同砂本已难得，且整体圆润、滴水发出清脆响声。张一手偷眼一看，不觉倒吸一口凉气，这是磨刀石中的极品“滴水脆”，自己更不敢马虎。

刘半炷磨刀的角度是15度，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角度越小刀锋越薄，越锋利，但也越容易磨损变钝。15度是磨刀最低角度，刘半炷开始磨上了。

规定时间内两个人都磨好了刀，贴上自己的名字，将刀放在了赵会长面前，赵会长特意带来自己的厨子李师傅，两把刀分别切20斤精肉，比的是刀的断力。切后，两把刀不分上下。

随后是分别切20斤软骨，比的是刀的脆力。切后，两刀也是不分伯仲。最后是20斤骨肉相连，比的是刀的耐力，切到最后张一手磨的刀出现了卷刃，而刘半

灶磨的刀完好无损。

张一手看着自己的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刘半灶的刀没事，而自己的刀会损耗这么大，他拿起刘半灶的刀看了看，用手试了试刀锋，用指头弹了弹刀背，长叹一声，说："我输了。"最终刘半灶得到了"磨刀王"的称号。

回到家，张一手的儿子张皋不明白地问："爹，你为什么认输啊？"张一手说："儿子，你不知道，我磨的刀是拉伸铁弥补缺口，因此时间一长刀会损害，而刘半灶磨的刀，是把刀背不用的铁挪到刀刃上，用暗力让刀得到重新淬炼，这样的刀完好如初，经久耐用。"

张皋试探地问："爹，你不能这样做吗？"张一手气愤地说："我当然能，可是这需要'滴水脆'，爹没有，因此才输了，但爹不服，什么'磨刀王'，投机罢了。"不服归不服，刘半灶得到"磨刀王"的称号，开了半灶磨刀铺，收了很多徒弟，生意红火。可毕竟建康府很大，虽然张一手家生意不如以前，但还是可以的。

几年后的一天晚上，一个神秘人来到张一手家，递上5万两银票，想磨10万把刀，说完神秘人又放上一把大刀，张一手一看，这把刀已经锈迹斑斑，身体一颤，立刻明白了，这是军队来的人，就说："对不起，我不与军队来往。"

神秘人说："你是大宋子民，就任金人凌辱？"张一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什么也说不出来连连摆手，神秘人长叹一声走了。几个月后，突然听说刘半灶劳累过度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半灶磨刀铺也宣布关门，徒弟都走了。没了竞争对手，张一手有些高兴。

一年后，前方传来消息，岳飞带领岳家军往北不断收复失地，打得金人连连败退，皇帝让岳飞退兵，岳飞不听，最后被皇帝用十二道金牌召回，要在风波亭斩首。

行刑当天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张一手也去了，法场上在岳飞旁边还有一个人绑在柱子上，张一手感觉这个人很面熟，想了好久突然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那晚来的神秘人。他赶紧问旁边的人，这个人是谁？旁边人告诉他，这个人就是岳飞的儿子岳云。

听完，张一手感觉浑身无力，踉踉跄跄回到家不住地叹息，岳飞满门抄斩不久，一队官兵把半灶磨刀铺围上，带走了奄奄一息的刘半灶，不久也被问斩了。

这天晚上，张一手正在想刘半灶的事，儿子张皋领着刘半灶的大徒弟铁牛来了，张一手赶紧把铁牛带到密室，问："铁牛，你来的正好，我有些事弄不明白，前段时间，你师父为什么突然病了？"

铁牛带着哭腔说："有一天晚上，岳云找到我师父，要磨10万把刀。原来是岳元帅想出兵，皇帝难为岳元帅，从库存中挑出10万把锈刀，岳元帅没有退缩，拿来5万两银票，让岳云带来求我师父磨刀，我师父带着我们不分昼夜，磨了好几个月刀，完成时师父累倒了，最后还被株连。"

先前张一手已经猜到八九分，听完也不感到奇怪，虽有几分敬意，但还是带着一些埋怨道："你师父是好样的，能为岳元帅磨刀，不过人为财死，5万两要了你师父的命和那门好手艺，不值啊！"

铁牛愤愤地说："张师傅您可不能血口喷人，我师父根本没拿那5万两，连钱带刀都交给了岳元帅，他老人家还把自己的所有积蓄拿出来，分给了我们，让我们快走，等我们走后，他就关了铺子。"

张一手身体一颤，问："铁牛，那你为什么不走啊？"铁牛从怀里拿出"滴水脆"，递到张一手手中，说："师父说等他没了，让我把这块磨刀石交给您，他说这块磨刀石只有在您的手中，才能发扬光大。"

张一手拿着"滴水脆"举过头顶，泪水涟涟地说："我不如他，我不如他……"

从此，张一手堂前放着一块磨刀石，后面是刘半灶的画像，上面写着三个字"磨刀王"，磨刀前张一手都要带着所有弟子进行跪拜。

嫁 妆

◇文／李永生　图／段明



九姑娘嫁到申家的时候，那丰厚的嫁妆，令人咂舌。

九姑娘的娘家门第显赫。祖辈出过文秀才，也出过武举人，到九姑娘这辈，她的两个哥哥现在就在张大帅跟前效力，一个当旅长，一个做团长。

先前，申家托媒说亲的时候，九姑娘爹娘犹豫过。申家是涞阳大户，申公子当时十八岁，风流俊雅，又念过洋学堂，九姑娘全家都满意。尤其是九姑娘，也是念过洋学堂的，就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如意郎君，自打见过申公子，心里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但爹娘有些担心申家老太太，申少爷的父亲死得早，现在是老太太当家。申老太太也是名门闺秀，她爹是武将，当过北伐军的团长。申老太太脾气大，打小喜欢舞枪弄棒，会打盒子炮，功夫得家父真传，即便到现在五十岁的人了，吼一嗓子仍能镇住一片。九姑娘爹娘就怕女儿嫁过去受婆婆的气，挨欺负。不过，既然女儿一百个愿意，申家最终答应了这门亲事。

申家合计，九姑娘的陪嫁一定要丰厚。姑娘出嫁，嫁妆好赖那可关系到门面，谁不是看人下菜碟？寒酸了在婆家会觉得低人一头，甚至一辈子被人轻贱，而丰厚的嫁妆，自然让新媳妇高人一等。嫁妆，关系到一个媳妇未来的命运呢。

况且九姑娘要嫁的是申家，而申家又有那么个强悍的老太太，一定要在气势上先压住申家。只要是能想到的，都置办了。美人榻、罗汉床、杭州真丝面双铺双盖被褥、西洋穿衣镜、镀金小座钟、铜蜡扦、白瓷茶具、挂镜挂瓶、金银首饰、珊瑚玛瑙，连刚时兴的留声机也备了一台，足足装了十辆马车。其实，九姑娘对这些不是多么看中，倒是那几百本她平常读的书，一本也舍不得丢在娘家，她把书装进两只大木箱，也当成了嫁妆。两个在军队里当官的哥哥觉得还不够牢靠，便以“保境安民”为借口陪送了妹妹一挺机关枪，并派一个班的士

兵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送亲。

结婚那天，送亲的队伍和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朝新郎家浩浩荡荡进发。围观的乡邻很多，人们看新郎，也交头接耳议论轿子里的新娘子是怎样地妩媚动人，但更多的还是把目光投向那挺披红戴花的机关枪。那机关枪就支在第一辆车的木箱上，乌黑的枪口斜指着天空，威风凛凛地显示着它战无不胜的骄傲。那些大兵们，虚晃着马鞭吓唬围观的人们："别挡路，叫你别挡路，机枪不长眼。"

队伍拐进申家大院，高高胖胖的申老太太以及所有的宾客都在兴高采烈地等待。新娘的嫁妆一件件行云流水般搬入洞房。最后，只剩下那挺机关枪留在车上，大家觉得把这个凶巴巴的东西放在温馨的洞房里终究有些不妥，但又不知道应该摆放在哪里。

开始拜堂了，申老太太端坐在太师椅上，接受了儿子媳妇的叩拜。司仪"送入洞房"的声音一落，早已按捺不住的申老太太便踮着双小脚快步走向那挺机关枪，一下抄起，把枪口对准了天空。

院子里的人一见这阵势，吓得纷纷退后，大家以为老太太要"哒哒哒"打上一梭子。只有九姑娘的两个哥哥和几个大兵不以为意，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为了安全起见，机枪弹夹里压根没上子弹。老太太比画了一下子就把机枪放下了，呵呵笑着说："这大喜之日，哪能动枪弄炮！"老太太拍了一下枪把儿，赞叹道，"这玩意好，带劲儿。"

送亲的九姑娘家人这时开始琢磨，光知道机关枪厉害，想震住点儿什么，可是，这是不是反而让老太太多了个称手的家伙呢。

人嫁过去了，九姑娘家里时不时派人打探消息，传回来的话都是"婆媳和睦，姑娘好着呢"，大家的心才踏实下来。

其实，申老太太也的确想给儿媳妇一个下马威的，只是她不管怎样刁难，知书达理的九姑娘都能够应对自如，把话说得丁是丁卯是卯，把事做得方是方圆是圆。申老太太觉得，儿媳妇手里就像捏了根绣花针，时不时在她的肚囊上轻轻点一下，那股火气竟慢慢泄了。

阳光好的时候，九姑娘把从娘家带来的两大箱书拿出来晾晒，以防虫蛀或是受潮发霉，然后分类整理。这时候，老太太往往也正坐在院中的太师椅上打着盹晒太阳。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媳妇蹲在那里把那些宽宽窄窄的书摆来摆去，想：机关枪和书，两样嫁妆，哪样更厉害呢？

街坊四邻们和申老太太一样也在琢磨，起初，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那挺机关枪，后来大家又说起申家儿媳妇那铺了一院子的书。

人们说这话的时候，刚刚过完蜜月，本就不想憋在大宅门里浪费青春的九姑娘和夫君双双到涞阳小学教书去了。

选自《大观·东京文学》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电话：0311-87065018。

茅房边上开面馆

◇文／张迪　图／段明



北宋宣和年间，苏州府拱辰门南面有一条西塘街，街东头靠河有一个小面馆，巴掌大个门面，经营苏式素面。别看品种简单，老板张阿福祖传的手艺，小小一碗汤面清而不油、鲜而不腻，口味令食客赞誉有加，加上靠近城门的优势，生意很不错。街西头有一家经营苏帮菜的酒楼叫聚贤楼，掌柜的是人称刘半街的地痞刘老二，之所以叫作刘半街，是因为他家大业大，加上其人性格霸道，心狠手辣，这西塘街一半的店面基本上都是他家的。

刘老二眼红张阿福的生意，三番五次要聘请张阿福去自己的酒楼当厨师，想着有了张阿福汤面的手艺，自己酒楼的生意肯定会红火。张阿福知道刘老二的意图，他断然回绝了刘老二，与其去受刘老二的管制不如自己经营小面馆自在。刘老二对张阿福的不合作很是不满，另外张阿福有个年方二八的闺女，模样极标志，已经娶了正妻的刘老二三番五次找人上门提亲。去给刘老二当小老婆，自然是墙上挂帘子——没门儿。为着这件事，张阿福和他的小面馆就成了刘老二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一天，张阿福开门做生意，听得店后人声嘈杂，跑去一看，原来一群工匠在屋后又是锯木头，又是平地基。

“你们这是干什么？”张阿福很是奇怪。

“盖茅房。”

“这茅房怎么盖我面馆后面？”

“那您如厕可不就方便了。”

张阿福知道事出蹊跷，细细打听才知是刘老二要在此处建一所茅房。刘老二并非善人，把公用的茅房建在张阿福面馆后面，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张阿福无权无势，有苦没处诉，毕竟刘老二买下了自己面馆后面的那

块杂草丛生的荒地，怎么使用那是刘老二的自由啊。

茅房盖起来了，比张阿福的面馆还要大，由于疏于打扫，那刺鼻的味道使得路人皆掩鼻疾走，谁还肯移步面馆呢。张阿福愁容惨淡，有空只好去清扫茅房。一个经营小吃的又兼着打扫茅房，面条谁人愿吃，慢慢地小面馆越来越冷清。张阿福没有其他产业，靠着之前的老本勉强敷衍，加上金兵从北方打到皇城汴京了，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张阿福盘算给女儿寻一门忠厚人家，自个儿跑到南边去要饭算了。

这一日，天快黑了，因为没有生意，张阿福在店里收拾锅碗，嘱咐女儿去关店门。忽然，听女儿“啊”的一声尖叫，张阿福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出门瞧，却见女儿紧张地指着树下一个模糊的影子，张阿福壮胆一看，原来是个倒在地上的男子。

张阿福也不多想，和女儿将男子扶进屋，男子气若游丝、奄奄一息，眼睛直勾勾盯着张阿福身后盛着面汤的面盆。

“赶紧，盛一碗面。”兵荒马乱，饿死人的事情不少。

这男子看来确实是饿坏了，连吃三碗。吃完后他恢复了一些精气神，眼睛熠熠发亮。张阿福细细打量，这人衣服虽破旧，但质地上乘，刺绣精美，举手投足隐隐透着一股贵气。前阵子金军洗劫了皇城，宗室贵族、豪门巨子流落民间的不少，这人大约也是非富即贵。

吃完面的男子冲着张阿福的女儿一笑，张阿福的女儿乖巧，又去盛了一碗，这人头摇得像拨浪鼓。

“茅房就在屋后，我掌灯带你去吧。”张阿福知道男子的心思。“茅房建在面馆后面，这生意——”面馆和茅房紧挨着，男子听了很是纳闷。

“哎……”张阿福叹了一口气。“老人家，如今天下大乱，您还可以守着面馆，就不要烦恼了。”男子安慰道。

男子稍整衣衫就要辞别父女俩，“您的面味道绝美，我身上一文不名，我看您的面馆没有招牌，要不题个招牌就当面钱了如何？”男子问道。

张阿福本就不打算收钱，听男子说要写个招牌，自然满心欢喜。张阿福粗通文墨，家中有纸有笔，他忙让女儿磨墨润笔。男子提笔沉吟一会儿，“奥灶面馆”四个遒劲朴拙的大字映入张阿福父女眼帘。

“奥灶谐音懊糟，奥秘在灶头，管它在不在茅房边上。”男子抱拳道了声珍重，自去了。

金兵南下后，宋廷又和金人重修旧好，宋朝皇帝建都临安，时局稍微稳定了些。时局混乱时张阿福和女儿避难乡下，如今见转危为安，又重返家乡，找人照着男子的四个字做了个布招牌，挂在店门外的树梢上，面馆又开张了。茅房年久失修，臭气如旧，张阿福也没钱修。但奇怪的是，张阿福的生意竟然好起来了，吃面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多。来人大多是书画爱好者，自然不是奔着面而来，而是来品评店招牌上的字，据懂书法的人说此字深得米黄真传，与被金人掠走的皇帝赵佶相比，可谓不分伯仲了。张阿福算是时来运转了，心里老是惦记写店招牌的男子，落难的贵人也是贵人，张阿福总想找到这个男子当面感谢一番。

就在张阿福数钱数到手软的时候，县太爷把张阿福连同他女儿抓了起来。说是刘老二家有个略知天文地理的老掌柜，去官府告发张阿福以下犯上，亵渎当今圣上。这从何说起呢？原来问题就出在店招牌上，店招牌上左下题名是永康殿，永康殿是当今皇帝赵构做王子的时候住的寝殿，永康殿自然也是赵构的代称，此事往大了说，可是要掉脑袋的。

张阿福苦不堪言，字不是他写的，会不会就是流落民间的赵构写的还是谁开了个玩笑也不得而知，这脑袋算是摇摇欲坠了。

果然过了几日官府就下告示，查封了张阿福的面馆，拆掉了招牌，张阿福和女儿一并押赴刑场正法，因为事关皇家体统，没有示众，秘密处决了。这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从此没人敢提奥灶面馆，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

大约过了二十多年，刘老二早已是风烛残年，聚贤楼生意还算红火。这天，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说自己小时候流落外地，如今赚了些钱回乡做生意。他一来就马不停蹄修缮西塘街东头的茅房，并派专人打扫，然后在茅房边，当年张阿福面馆附近一处开阔地界盖起了楼房，这是一幢三层小楼，雕梁画栋，气势派头直压刘老二的聚贤楼，取名依旧是奥灶面馆。

有好心人告知张阿福冤死之事，男子微微一笑，“张阿福是我师傅，他老人家在临安西湖边开面馆呢，身康体健着呢。”

这就奇怪了，二十几年前官府不是对外宣称张阿福被处以极刑了吗？原来当年题“奥灶面馆”四字的正是赵构本人，也就是如今的太上皇，赵构书法独步天下，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奥灶面馆四个字备受文人骚客推崇的原因。县太爷将此事上报苏州府，苏州府直接呈报到赵构本人那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暗地里赵构将恩人张阿福和他女儿接到都城临安，赐田宅金帛，安顿好他们的生活。至于为什么对外称斩首，主要是赵构刚登基，南宋偏安一隅，江山不稳，自己狼狈出逃，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经历自然不想别人多提起。如今南宋政权稳固，歌舞升平，已为太上皇的赵构对落难之事早已不介怀，甚至还帮张阿福在临安的面馆重提了“奥灶面馆”四个字。

八百多年过去了，如今西塘街边上确实有一家奥灶面馆，来这里观光旅游的人必定要来此品尝其味。面馆旁边有一个公厕，公厕一墙之隔是一个经营煎饼的早餐摊，吃客如堵，生意和奥灶面馆一样红火，你说奇怪不奇怪。

选自《民间文学》

小偷儿子

◇文／张嵚



李氏出身书香门第，嫁给一位名门进士，夫妻恩爱，育有六男二女。

其中的二儿子，却极不让人省心，调皮也就罢了，胆子还贼大，祸常越闯越多。终于有一天，二儿子干出件十分出格的事：偷了别人家两只鸭子，然后炖了美餐了一顿。他事后也觉得祸闯大了，成天担惊受怕。

精神严重紧张的儿子找到母亲坦白，她听后既没有姑息，也没有责打儿子，而是一声不吭地拉上儿子下地干活。她用行动告诉儿子，犯了错不可怕，重要的是能不能补救。到收获的时候，李氏用儿子干活挣的钱，买来两只鸭子外加七个鸭蛋，找到失主赔礼道歉。多年后，儿子回忆说，那一刻真好像有千斤重的石块突然从心头卸下，说不出地舒服。

这段童年回忆，成了儿子一生的鼓舞。儿子入仕为官，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却也因多次签订卖国条约，而遭受举国唾骂。每次儿子都是一样的解释：小时候母亲说过，丢了东西不可怕，重要的是还回来。于是就在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期间，他卖力练兵干实业，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军工体系和近代陆海军，并自嘲说：干了一辈子裱糊匠。这位裱糊匠，就是李鸿章。

选自《大河文摘报》

堆婆家

◇文／戴智生　图／段明



浙岭、羊头岭位于江西婺源和安徽休宁交界处，峰峦相连数十里。一条逶迤的石板古道，是饶州与徽州互通的必经之路，商旅行人、贩夫走卒，往来如织。山里人家淳朴，秉承“岭岭茶碗设”及“募化烧茶偈”的古老遗风，五里一路亭、十里一茶亭。炎热的夏天，挑担负重的路人大汗淋漓，遇茶亭歇脚消乏，一口粗茶，不啻于甘露。

相传，山道设摊供茶起始于方婆，那是更久远的事情。

方婆生在纷乱的晚唐时期，休宁县茶商之女，十五岁许配给了婺源一户方姓人家。两家世交，都很殷实。

丈夫从小读书，也习武，婚后不打理家业，混迹江湖，最后竟然跟人一同起兵反唐，担纲重要角色，攻城略地，杀人如草芥。丈夫彪悍了两年，被朝廷捉拿斩首，头颅悬挂在竹竿上。消息火速传了回来，整个村子大乱，一夜之间，方姓人家全部逃之夭夭，各奔东西。

可怜方婆无儿无女，公婆毫不顾及，让她自寻生路。娘家肯定不能回，她也担心娘家受牵连，再则自己新寡，晦气不能带回家。方婆盲目地奔命，翻山越岭，撞见了一座寺庙，万善庵。

万善庵在浙岭山顶上，徽饶古道旁边。方婆一路担惊受怕，饥肠难忍，实在走不动了，心想不如干脆削发为尼。那会儿，寺庙院门半掩，庵堂庄严肃穆，方婆油然敬畏，站在门口犹豫不决。丈夫伤天害理，自己也一定罪孽深重，又岂能投入空门一了百了。

她退到寺院门前的菩提树下，哀伤地哭了好一会儿。

方婆终于没有跨进寺院的门槛，也没有离去，她请人就近搭建了一间小茅屋。草草安顿下来，方婆每天随寺庙的晨钟暮鼓而起居，听到院子里诵经、敲木鱼的声音也打坐，默念南无阿弥陀佛。

她生活相当简单，一日两餐米汤野菜，滴油莫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从夫家出逃，公婆没有打发盘缠，她只裹了几件换洗衣裳，路上她把衣裳及身上的首饰典当了，搭茅屋添用具，所剩铜钱不多了，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

方婆当然年轻，人称方婆，那是后来的事情。方婆不仅年轻，还有几分姿色。为避节外生枝，她不与生人说话，也不以真容示人，换了补丁粗布衣，解开如意髻披头散发，脸

上抹层锅底灰。

除了打坐，方婆也努力开垦自给。只是荒山野岭，农作物很难长成，满山的茶树，倒是可以换点零钱。她从小在作坊里长大，有采茶制茶的经验。茅屋的矮檐下摆个小摊位，方婆卖茶叶也出售竹笋。有人询问：

“几文钱？”

方婆和蔼一笑，伸出三根手指头。

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在她摊位前歇脚，有讨水解渴的，也有借锅造饭的，偶尔有人照顾生意，方婆打心里感激，千恩万谢。她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生水容易腹泻，为何不煮点茶水供人饮用，或许这也是一种自我救赎。

此后，方婆每天一大早去山涧提新鲜的清泉，架火煮沸，抓把自制的茶叶，盛在小缸里，备三两只洗净的小竹筒，摆在摊位上，任人自取，分文不收。转眼到了冬天，方婆把煮好的茶水倒在锡壶里，用破棉衣保温，茶水永远是温热的。

“茶香闻十里，善行传四方。”想不到做了一件好事，方婆的名声传开来。

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方婆不曾挪窝，一辈子守在浙岭上，一辈子设摊供茶水。

方婆活过了花甲。她生前有遗愿，死后葬在茅屋后面的山坡上。

路人深感方婆的恩惠，为报其德，再次行走徽饶古道，都会提前捡块石头，安放在方婆的坟茔上。方婆的坟茔越堆越高，以至丈许，成了一处有名的标识，人们叫它“堆婆冢”。

明朝有诗人感叹：乃知一饮一滴水，思至久远不可磨。

时至今日，徽饶古道稀有人烟，万善庵也早已失修倒塌，少有痕迹，而“堆婆冢”依然寂静地屹立在山坡上。

选自《金山》2020.4

冒雨赴约

◇文／赵盛基



一次，魏文侯与一个掌管森林的小官约好，几天后去森林里狩猎。

约定的时间到了，这天，魏文侯与文武百官开怀畅饮，为打猎壮行。正待出发，天公不作美，下起瓢泼大雨。左右官员劝说魏文侯：“下这么大的雨，您今天别去了，我们继续喝酒吧。”

魏文侯说：“那怎么行呢？我已经与人家约好了今天去打猎，怎么能失约！”

左右官员认为这是一件小事，对下属失约不必当回事，就又劝说：“您是一国之君，何必在意一个小官？再说，下着大雨也没法打猎。”

魏文侯正色道：“一国之君更应该守信，如果不能赴约，应该提前通知人家，免得人家苦等。不论发生了什么情况，都应该守信。守信，是对人家的尊重。”

说完，魏文侯终止了宴席，带领部下前往森林。那个小官已经在雨中等候，见魏文侯到来，迎上前去说：“天降大雨，没想到君主还能如约前来，卑职十分感动。”

魏文侯对小官说：“雨太大，没法打猎，今天的活动取消了。”

小官不解地问：“既然活动取消了，您为什么还来啊？”

魏文侯说：“你都没失约，我怎能失约呢？”说完，高兴地笑了，并对小官的守信大加赞许。

选自《今日柯城》

崖山海战灭南宋



元军在襄樊之战大破宋军以后，直逼南宋首都临安，德祐二年（1276年）宋朝朝廷求和不成，于是5岁的小皇帝宋恭帝投降。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即宋朝二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文天祥等会合。接着进封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元军统帅伯颜继续对二王穷追不舍，于是二王只好逃到福州。不久，刚满7岁的赵昰登基做皇帝，是为宋端宗，改元“景炎”，尊生母——宋度宗的杨淑妃为杨太后，加封弟弟赵昺为卫王，张世杰为大将，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陈宜中为丞相，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并组织抗元。

过了两年，疲于奔命的宋端宗病死于广东湛江碙洲岛。随即，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小皇帝赵昺继位。这时候，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南宋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二十万不甘亡国的南宋军民在陆秀夫和张世杰的率领下辗转来到崖山。与碙洲岛不同，崖山更具地理上的优势。这一点，明代《崖山志》说：“崖山在大海中，两山对峙，势频宽广，中有一港，其口如门，可藏舟，殆天险也，可扼以自固。”

在崖山，南宋军民伐木建屋，并为小皇帝和杨太后修建了一座名为慈元殿的行宫。一时间，小小的崖山一带，三千余座房屋连绵起伏，形成集市。

景炎三年（1278年）

十二月，文天祥正在五坡岭吃饭，张弘范的军队突然出现，众士兵随从措手不及，都埋头躲在荒草中。文天祥匆忙逃走，被元军千户王惟义抓住。

被俘后，文天祥立即启动紧急预案：自起兵勤王与元军周旋以来，他身上就备有一种名为冰片的毒药。

尽管文天祥火速吞服了二两冰片，却没能如愿自杀，只是接连拉了十来天肚子。

自杀未果，元军主将张弘范下令把文天祥押送到自己驻扎的潮阳。其时，张弘范正在为进攻崖山做最后准备。当张弘范从潮阳赶往崖山时，特意把文天祥也带上了。

文天祥既是南宋丞相，又是状元出身；既是南宋最具人望的知名人士，也是抵抗运动的主要领袖。如果能让文天祥投降，并令其说服张世杰等人也放弃抵抗，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船队还航行于海上时，张弘范令手下逼文天祥写信劝降。文天祥的回答却是一首诗——《过零丁洋》。

感动是感动，张弘范却不可能因感动而对文天祥网开一面。恰恰相反，他要从精神上摧毁文天祥，以便文天祥为元朝所用。

1279年农历二月初六，元军向宋军发动总攻。其时，为了备战，宋军已在张世杰的指挥下，烧毁了才居住了几个月的房屋——包括小皇帝和太后的行宫，全体军民搬到几千条船上。这些船在江阔水深、受潮汐影响的潭江口，形成了一座雄伟的水上城市。

张弘范要让文天祥亲眼看到南宋的毁灭。他把文天祥押到他乘坐的大船上，从远处观看这场声势浩大的海战。涨潮时，元军战船随着海潮向崖门进攻，张世杰令人意外地没有坚守崖门，而是让战船排成一字长蛇对敌。

战斗无比惨烈，元军船上的文天祥痛不欲生。他眼睁睁地看到宋军溃败，士兵被元军杀死或被逼跳海。其时，陆秀夫护驾于帝舟中，帝舟比一般战船大，紧急间难以突围。陆秀夫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先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一一推下水，从容对小皇帝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而后，他背负年仅七岁的赵昺跳进大海。张世杰突围后遭遇飓风，溺水而死。这样，宋末三杰就只剩身为俘虏的文天祥了。几天后，崖山海面浮出十余万具尸体，绝大多数是南宋军民。杨太后在听说小皇帝遇难的噩耗后，大哭说：“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随即跳水自尽。

对这场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亡国之战，文天祥的悲痛难以自抑，他先后有多篇诗文记录此事。他自陈：“崖山之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无以胜堪。”当是时，他也想跳海，但被元军所阻。崖山战后，胜利者张弘范大摆宴席，再次劝降。他对文天祥说，你效忠的大宋已经灭亡了，作为臣子你该问心无愧了。你一心求死，可即便死了，又有谁记得你呢？如果你能像事大宋那样事大元，大元的丞相，非公莫属。

文天祥流着眼泪回答说，国家灭亡却不能施救，做臣子的简直死有余辜，哪还能为了偷生而事二主呢？商朝灭亡了，但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是为了尽到自己的忠义，绝不会因国家的存亡而改变。

张弘范听了，深为动容。对这个敌对阵营的高级官员，他竟生出强烈的同情与理解。以后，他不仅在生活上优待文天祥，还把与文天祥失散的仆人想方设法找回来，送到文天祥身边。更重要的是，他向忽必烈上书，详细说明不能杀文天祥的诸种理由。

得知文天祥不肯受降后，忽必烈感慨地说，谁家无忠臣！

选自《往事与旧闻》2020.5

图／段明

华盛顿纪念碑里为何有汉字碑文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和林肯纪念堂的轴线上，有一座为纪念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而建造的华盛顿纪念碑。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断断续续花了41年，于1885年建成的高达169米的建筑，内部竟然藏着一段和中国清朝民间有关的故事：在华盛顿纪念碑的第十层，有一块刻有汉字的神秘石碑。

这块石碑是1853年，浙江宁波人张斯桂赠给美国华盛顿纪念馆的，上面刻着一段汉字：“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而这段汉字来自晚清名臣徐继畬（yú）所著的《瀛寰志略》。

徐继畬出生于1795年，山西五台县（今山西忻州）人。他19岁中举，31岁中进士，后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徐继畬已经改到福建做官。深受西方的影响，他开始思考清朝国运衰败的原因，并留心收集资料，研究西方为什么那么强大，能把大清朝打得一败涂地。博览群书后，他于1848年完成了亚洲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共有10卷，其中对美国的介绍分量很重，在那个时代徐继畬就能对美国的立国史、政治制度进行较为详尽的研究分析和总结，其思想之超前可见一斑。

徐继畬特别认同华盛顿的功绩，他曾写道：“华盛顿建立国家后，就交出了权力而去过平静的生活。众人不肯让他走，坚决要拥立他为帝王。华盛顿就对众人说，‘建立一个国家并把这种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这是自私。你们的责任就是选择有才德的人担任国家领导职位’。”

徐继畬认为，像华盛顿这样率众夺取“天下”却完全放弃君王一统、实施民主政治者，乃旷古所未见。

但徐继畬因此被免去福建巡抚一职，接着被调进京城，做了个近乎弼马温的差使——太仆寺少卿；第二年，他连弼马温也干不成

了，被削职撵回老家，成了一介平民。

说来也巧，宁波人张斯桂知道了此事，由于他熟读过《瀛寰志略》，尤其叹服书中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论，每每颂之，感慨良深，于是把这事告诉了他的美国学生丁韪良。

丁韪良本是美国的传教士，对徐继畬也很感兴趣，他知道美国政府正在海外征集与华盛顿纪念碑有关的物品，于是找来一块上等石碑，将《瀛寰志略》中有关华盛顿的评论文字刻在上面。

1853年，丁韪良等人把这块汉字石碑送到美国，赠给了美国华盛顿纪念馆。1862年，徐继畬的遭遇被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后，美国人对徐继畬大感兴趣。1867年，美国第17任总统约翰逊特意请画家临摹了一幅华盛顿的肖像，托当时的驻华大使赠予了徐继畬。

驻华大使在赠予仪式上说："华盛顿与中国人民一样，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徐继畬答辞如下："欣羡之余，弥殷钦佩。"

这就是这块神秘汉字石碑进入美国华盛顿纪念碑的前因后果。徐继畬的故事也在美国广为流传。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图／戴清胜

"镇远"舰铁锚回归记

◇文／刘中刚　图／段明

甲午耻辱

"镇远"舰是德国制造的铁甲巡洋舰，是清政府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之一，曾在黄海海战中立下战功，与北洋海军的"定远""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和"平远"舰，并称为北洋"八远"。

遗憾的是，甲午海战中，"镇远"舰在威海被日本海军俘获，此后，该舰编入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此舰被拆解。为纪念甲午海战的胜利，日本把"镇远""靖远"两舰舰锚竖立于东京上野公园，又将"镇远"舰主炮弹头10颗置于舰锚周围，弹头又焊上"镇远"舰锚链20寻，以环绕陈列场地，同时在一旁立碑向世人炫耀。

寻找法理突破口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海军当局产生了收回"镇远"舰和"靖远"舰舰锚的想法。

1947年2月，海军少校钟汉波受中国政府委派赴日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参谋。行前，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向钟汉波交代，让他抵日到职后，立即将"镇远""靖远"两舰索还，以除耻辱。

钟汉波到任后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他终于搞清楚为什么以往数次申请索回舰锚，均被盟军总部驳回。原来，就索还被日本掳夺资产一事，盟军总部曾规定：所谓日本在战时掳夺盟国军民资产，只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为日军所抢夺者为准。所谓"战时"，即从对日宣战时至终战之日止。对美国而言，战时是指从1941年12月"珍珠港



事件”起至日军投降止；中华民国从1931年9月18日起至1945年9月9日日军在南京受降为止。因“镇远”“靖远”两舰舰锚一事发生在1894年，不在此“战时”之内，因此盟军总部依规定不予受理。

与此同时，盟军总部还规定：各盟国对日事宜，一定要通过盟军总部办理。

针对此症结，钟汉波冥思苦想，想从法理上找突破口。于是，钟汉波请教团内日本政情顾问龙佐良先生，以及第一组学法律的军中雇员魏先生，研究出一套法、理、情兼顾的交涉资料：一、盟军总部所发出之命令与规定毕竟不是国家法律，可以用后予以补充增删。其实，索取甲午舰锚一案盟总是否接受办理，与一般各国申请归还案并无关联和影响，盟总如肯接受以个案处理，只需以一纸行政命令通知日本政府，即凛遵无违，依限期将舰锚归还中国。二、盟军总部若仍以战争期限为由夹杀此案，势将迫使我国另寻非官方方法进行沟通，以求物归原主，以除耻辱。三、自从美军进驻日本后，盟总即开始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镇远”“靖远”两舰舰锚、炮弹及锚链等被陈列在东京上野公园达30余年之久，对其本国人民是一种军国主义的“教育”“启示”与“鼓励”。我国索回的是舰锚等物，绝对符合盟军总部政策，并有助于彻底消除日本人军国思想之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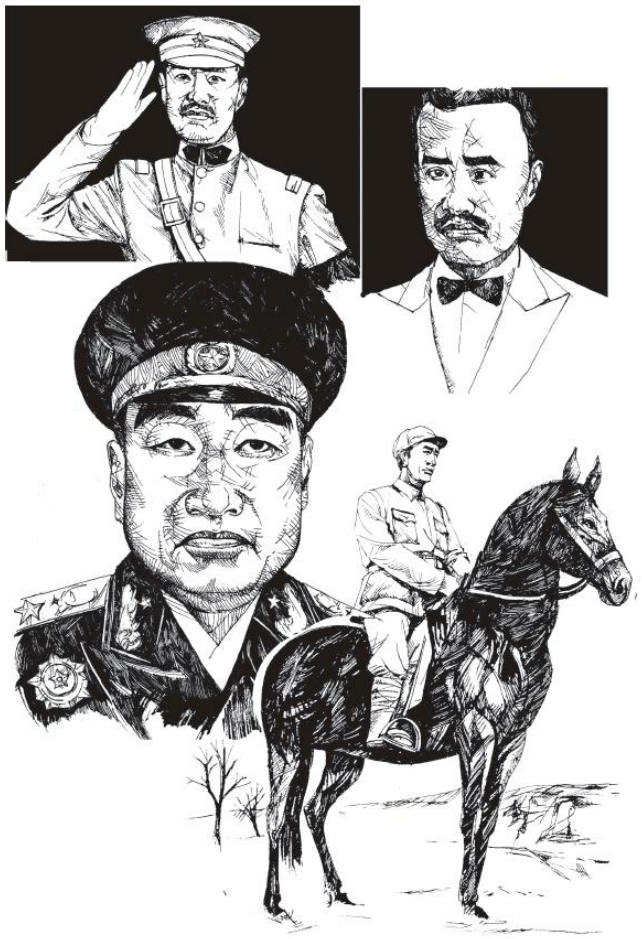
舰锚等物终回国

经过充分准备后，1947年3月28日，钟汉波拜晤柏斯上校。经简短礼貌性寒暄之后，钟汉波提出：自己此行的重任是奉本国政府之命，来重新提出索回舰锚一事。柏斯上校一听此言微显不悦地说：我曾数次宣称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限，致不能受理此事。钟汉波早有思想准备，非常耐心地与他讨论盟总法令问题，提出我方不同的见解。对钟汉波的陈述，柏斯上校颇感兴趣，虽没有完全应允下来，但却主动约他下周再谈。

4月4日，钟汉波再度前往盟总第二组面见柏斯上校时，柏斯上校随员室值日官对他讲：您已不必再见柏斯上校了，舰锚归还案已经受理办妥。备忘录正本已送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内容是归还“镇远”“靖远”两舰舰锚2个、锚链20寻、炮弹弹头10颗，于1947年5月1日上午9时，在东京芝浦码头举行交还签字仪式。

选自《湘潮》

卧底英雄



◇文／刘继兴　图／黄胜

朱德少年时代在下田劳作之余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长途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朱德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进步杂志。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朱德意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寻找中国共产党。同时，他也打算外出学习，去“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1922年7月初，朱德买好去德国的船票后，就去北京找好友、时任北京《民报》主笔的孙炳文。孙炳文与陈独秀认识且有工作上的来往，他将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介绍给朱德。

这年8月中旬，朱德和孙炳文同到上海，寻找共产党。他们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孙中山对朱德的来访，十分高兴，希望朱德回云南去重整滇军，再讨伐陈炯明，并愿先付10万元军费。他们坦率地把出国考察革命真理的心愿告诉了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他的要求。孙中山也表示赞同。几天之后，朱德跟随孙炳文悄悄走进上海闸北一所简陋的小屋，即党中央的处所，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任的陈独秀。朱德坦诚地叙述自己的经历，并满腔热情地提出了入党的申请。但陈独秀认为像朱德这样从旧军队过来的人申请入党，还需要考察，同时朱德也没有要孙炳文和自己作为入党介绍人。所以，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朱德不免有些失望。

然而，朱德并没有放弃，他加入共产党的愿望非常强烈。1922年9月，朱德到德国留学后．找到了周恩来并提出入党申请，周恩来也没有立即答应他的入党要求，而在同他作了彻夜长谈，听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经历及对共产党的认识之后的两个月，周恩来对他有了深入了解后，和张申府一起介绍朱德入党。此外，由于朱德不是工人，依据党章的规定，他的入党必须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方可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陈独秀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又有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所以陈独秀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朱

德的入党申请，但朱德党籍对外是保密的。这是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党很难接受一个像朱德这样曾在旧军队身居高位的人入党，在群众中将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时，陈独秀考虑到朱德的党籍对外保密更为有利于革命。所以，对朱德采取了“秘密党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陈独秀的一个创举，为日后中共历史上吸收秘密党员开了先河。这些秘密党员都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起初朱德党籍的对外保密，确实有利于党的工作，在策反旧军阀易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国。他一到上海，陈独秀就在上海闸北区党中央处所会见了他，同他作了两次交谈后，立即委以重任，并以秘密党员身份派他到四川军阀杨森处做统战工作，争取杨森支持北伐。与此同时，朱德在上海逗留期间，陈独秀又要他利用在滇军中的老关系去调查军阀孙传芳的实力。接着，朱德又赶往四川，经他努力，原先想勾结吴佩孚的杨森，终于宣布易帜，并于是年11月2日发表通电，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2军军长。这时，朱德才以公开的党员身份任党代表。

朱德在旧军阀中秘密工作的这段经历，使他成为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

选自《读者报》2020.5.1

鼠疫催生新中国六大生研所

◇文／江永红　图／段明

疫情离北京仅200公里

似乎是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成立的当月，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察哈尔省（旧省名，辖境包括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延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东部）暴发了鼠疫！

1949年7月中旬，察哈尔盟（旧盟名，盟府在今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的一个村，先后有4个人突然得病，症状为高烧，打寒战，淋巴肿胀、剧痛，其中1人症状较轻，另外3人却全身出血，昏迷，于20日死亡。后来调查疾病源头，方知上述4人感染的是腺鼠疫。当时，牧民不知是什么病，没有上报。到10月初，竟然一天之中就死了6人。并且，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接下来的调查发现，此时的疫情已经升级了，从腺鼠疫变成了更为凶险的肺鼠疫，并且疫情传到了省会张家口。

张家口离首都北京不过200公里，对鼠疫的传播来说。这点距离不过就是咫尺之间。

1949年10月27日，中央得到察哈尔省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根据东北解放区防治鼠疫的成功经验，决定自10月28日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一、严密封锁交通。由聂荣臻负责，调动部队并动员各地党政军民对疫区进行封锁。

二、加强疫区的防疫力量，紧急调动医疗、防疫队伍和药品赶赴疫区。

三、紧急下拨防疫经费。

四、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反对迷信活动。

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防疫力量相当薄弱，药品和资金无不缺乏的现实，10月28日，毛泽东主席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帮助防治鼠疫。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疫苗、血清等药品，并于10月29日回电给毛泽东。

同时，在东北完成任务后已在回国火车上的苏联医疗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换车掉头，赶往察哈尔。

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强有力领导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下，很快就有1186名防疫人员赶到了疫区，展开工作，充分显示出新生政权的言出必行、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旧中国临事推诿、以邻为壑的腐朽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一个多月扑灭鼠疫创造奇迹

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但最后扑灭疫情必须要靠疫苗。

疫苗在哪里呢？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可谓手中空空，毛泽东向斯大林求援的疫苗还没运到，心急火燎的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当面对北京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交代任务：务必尽快生产出100万人份的鼠疫疫苗。

汤飞凡对贺诚说，他手中有从国际上得到的两个鼠疫无毒菌株，第一个是“欧藤”（Otten，来自印度），第二个是“E.V”。两相比较，“E.V”是当时国际上认为最安全的疫苗，所以决定采用“E.V”实验生产无毒疫苗，得到贺诚首肯。

实验的第一步是给小白鼠注射“E.V”活疫苗。这一步没有什么危险，最危险的是实验的第二步，即在已经注射了活疫苗的小白鼠身上注射强毒鼠疫菌，然后安静地等待小白鼠的反应，一天一天地抽血化验，如果整个潜伏期的化验结果都是阴性，就能证明活疫苗确实具有免疫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刻都充满了危险。但是，汤飞凡每天都是笑容满面地走出实验室。

实验完成了，证明“E.V”无毒菌苗对鼠疫杆菌有很好的免疫作用，于是开始批量生产。到11月中旬，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无毒活疫苗900万人份，是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倍。

有句老话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防疫工作来说就是手中有疫苗，心中就不慌了。随着苏联疫苗和东北疫苗的及时运到以及天坛疫苗的超额生产，察哈尔疫区及相邻地区的人民都享受到了注射疫苗的福利。

12月初，中央防疫委员会宣布，察哈尔省鼠疫被彻底扑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防疫第一战，取得圆满胜利。从接到察哈尔省的疫情报告到宣布彻底扑灭，仅用了一个月零几天，即使新中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

“六大生研所”格局的形成

察哈尔鼠疫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被扑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防疫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察哈尔的鼠疫只不过是众多传染病的冰山一角。

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染病肆行无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危害甚烈。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报告说，当时，“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传染病如此之多，流行范围又如此之广，而当时的医疗条件又非常之差，差到很多县连一所公立医院都没有。人民看病，全靠民间医生。要战胜传染病，当然要加强医院的建设，但光靠收治，即使有再多的医院，也是被动的。要打主动仗，唯一的办法是加强预防。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全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六个大区各建一个生物制品研究所，专事研制疫苗等防疫用品，形成了“六大生研所”的格局，同时在县以上行政单位均建立了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自此，我国便有了完整的疾病预防体系。

“六大所”中，北京所的前身就是天坛防疫处，卫生部赋予它的任务是“以研究为主”。事实上北京所是六大所的龙头，担负着人才培训，起草条例、规程的重任；长春所以东北卫生技术厂为基础组建，是东北地区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研究中心；兰州所则是从头做起、白手起家，从1953年开建，一直到1957年才建成；成都所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也是一个调集全国优势力量建成的新所。1957年，成都所首先投入卡介苗生产；上海



所成立之初只有不到3000平方米的厂房，后搬迁到延安西路（原美国海军的哥伦比亚俱乐部）才有所改善。由于上海私营企业众多，经过整合，上海所逐步壮大，形成了一个人才仓库，光是一、二级教授就有十来人，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调到兄弟所作为技术骨干，为新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做出了贡献。

武汉所：建成“东亚第一楼”

武汉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筹建的。因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生物制品机构，所以没有历史遗产可以继承。找谁来筹建呢?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从上海找到了杨永年教授。他是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著名专家和奠基人之一，有留日、留美的经历，曾担任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率队带着药品赴延安，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

武汉市提供了好几个地方供杨永年选择，他转了一圈下来，最后选择了武昌沿江大道的一块地方。他觉得这里紧靠长江，从水路运输比较方便，另外与繁华市区有一段距离，

可减少污染。武汉所于1950年动工兴建，次年6月主体工程竣工。这是一个综合配套的建筑群，建筑面积9025平方米，生物一楼、生物二楼、生产辅助楼和行政楼用天桥相连，浑然一体。一块块保温隔热的双层钢化玻璃占据墙面，室内宽敞明亮，地面是带花纹的白色水磨石，还安装了电梯。大小工作间、冷库、超净台、无菌室安排得科学合理。竣工时，著名微生物学家林仲杨和陶三明专程从上海赶来参观，惊叹地说："只有在欧洲才能看到这样的生物大楼。"来武汉参加援建的苏联建筑专家称它是"东亚第一楼"。

武汉所的基建经费国家拨款才170万元，杨永年凭什么像变魔术一样，变出这栋楼？这是因为他以前工作期间，认识了很多洋行的人。武汉解放后，在汉口江汉路的很多洋行怕被"共产"，便匆忙处理剩余货物。杨永年趁机低价购买优质建材，包括意大利的瓷砖，德国的水龙头，英格兰的门锁，法兰西的灯具，印度的红木等。研究所建得这么"豪华"，可170万元预算只用了70万元，剩下的钱购置了进口的显微镜、离心机、冰箱、干烤箱等设备，基建完成即可展开工作。

原武汉所所长、研究员周坚对杨永年深怀崇敬和感激之情，他说："杨永年把先进理念引进来，造出来当时号称是'东亚第一'的科研大楼。这个楼建筑结构非常好，到现在所有的墙、门、窗都不变形。当时整个楼的通风、空调都是中央空调，在20世纪50年代来说是很先进的。在这里，冬天可以穿单衣、穿无菌衣进无菌室操作。"

除此之外，杨永年还从上海、江西招来了30多人。这些人成为武汉所的骨干，如江先觉成为全国知名的疫苗专家，是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的主要研制者之一。

自此，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建立一一完成，这标志着新中国在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发和生产上有了"国家队"、主力军。

选自《中国疫苗百年纪实》

烤片面包骗日军

◇文／佟雪辉



一次次"扫荡"的扑空，让日军意识到消息可能被事先泄露。于是，日军出动大批宪兵特务，对上海进行搜查，寻找发报电台。

一次，日军在巡查时发现沪西一家药铺的屋顶有电台信号。这个电台，就是潘汉年在一年前设的一部秘密电台。潘汉年在望远镜中发现了装有天线的吉普车，果断命令停止发报，协助发报员将发报机和天线藏在墙壁的夹缝中，又在外面糊上墙纸，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烤面包炉移到隐藏电台的墙边。

他们刚处理好，日军就冲了进来。潘汉年一面烤面包，一面与日军周旋。潘汉年见领头的日军会说中国话，就对他说："皇军如想尝尝这法兰西面包，你什么时候来，我都热情接待。"烤炉中的面包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日军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带头日军吃了一块后，其他人也跟着吃，之后他们随意翻了翻，就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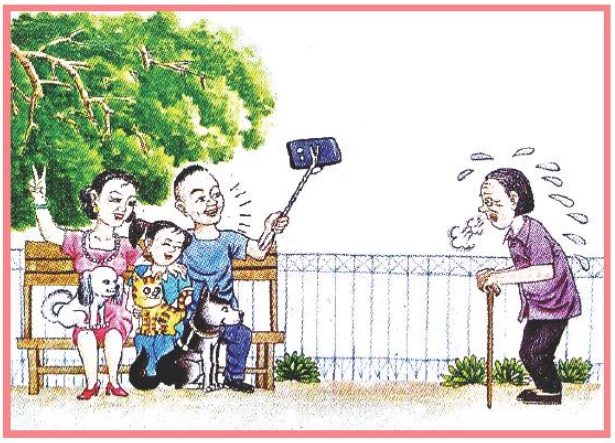
第二天，那个日军头目又来敲门，说要再尝尝潘汉年烤的面包。这个日本军官入伍前在东京工作，非常喜欢吃面包，于是潘汉年烤了不少面包，让他吃了个够。从此以后，这个日本军官为了吃烤面包经常来电台所在地，但其他日军再也没来搜查过。

选自《人民政协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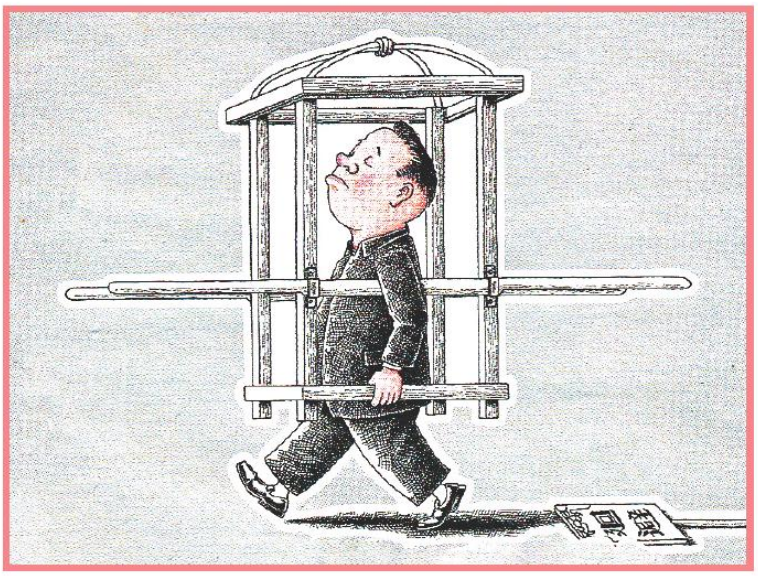
★漫画吧★



人生如戏 / 马菁海



妈，我们拍张全家福 / 陈志春



架子难去 / 孙德民



拼爹时代 / 李景山



真爱 / 于海林



父行千里儿担忧 / 孙学性

（摘自《幽默与笑话》）

小小说月刊

小程序



即扫即读 无需下载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18>